

世界文學名著

傲慢與偏見

(上)

奧斯登著
楊緒譯

PRIDE AND
PREJUDICE

By
JANE AUSTEN

Translated by
YANG HSIU-FEN

世界文學名著

傲慢與偏見
(上)

序

英國奧斯登女士 Jane Austen (1775-1816) 所撰「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 小說，夙稱名著，學校多採用為課本，以此書造句工細，能以繁密複雜之意思，委曲表達之極為明顯，學生由是得所模倣，且能啓發其心靈也。奧斯登女士歿逾百年而名益盛。近年英國文學批評者尤稱譽之，至謂「傲慢與偏見」一書，以結構論，因凌駕一切小說。按奧斯登女士作此書時，年僅二十二，生平未出鄉里，其執筆構思，均在茶餘飯後，與家人共坐敘談之時，或針黹烹飪之暇。處如斯煩囂忙亂之境，而能成此名作，此英國現代小說大家武魯夫夫人 Mrs (Virginia Woolf) 所以極推許奧斯登女士，而以「假我」室 (A Room of One's Own) 名其書也。(該書係論小說作法一九二九年出版。) 燕京大學英文系學生楊續女士於四年前即譯完此書，近又細加改正。予聞國中擬譯此書之人士甚多，未見出版，喜楊女士譯事之先成也，乃為重覆校閱而序之。至奧斯登女士

之生平，此書之內容及其命名之意，均見楊女士所爲評傳，不更贅云。民國二十一年春，吳宓序。

擷茵奧斯登評傳 Juno Auston (1775-1816)

文學形式中，小說一道可說是後起之秀。即在英國，那文化淵源由來久遠的國家，也莫不然。伊利沙伯時代為英國文學開始發光的時期，一時詩歌戲劇，綺麗精深，人謂後世所不及。可是小說一體仍然缺少光輝。彼時僅有簡單故事的敘述，既無結構，又無人物描寫，很難擔當小說的稱呼。十八世紀中葉，阿狄生（Addison）主辦「旁觀報」*Spectator*，繼以短篇論文的形式發表了幾篇文章。文章雖是單獨的篇幅，可是其中脈絡線索依人物個性的表現而聯成一系。一方面類似乎故事結構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有比較生動的人物描寫。從此這種以人物為主材的文章，便開了英國小說的先河。最明顯的就是阿狄生的「*Rogor do Coverloy*」那幾篇文章了。

小說為什麼特別在十八世紀纔興起來呢？這個原因我們只能從歷史上去找。到回答。大抵英國自從伊利沙伯時代以來，國際地位增高，爭得了海上自由。從而國內外貿易一天天發達。國富增

高，國內階級關係也發生了變化。除了貴族、地主、鄉村紳士和農民以外，又產生了一個新的中等階級。他們是商人，是手工業手工工場的主人。因為商工業發達，他們的數目增加了，同時社會地位也就提高。他們和鄉村紳士，也有相當的聯絡，與之構成了一個很大的中等階級。他們和其他的份子一樣有要求，有情緒。他們之希望得着表現，也當然和貴族地主們是一樣的了。

中等階級的情感，的倫理，需要在文學上表現，取了一種新的形式走出場來，這便是小說的呈現。因為別種形式到了這個時候，已經不能充分的表現新起者的普遍要求，和平民化自由化的情調了。詩歌發展到了當時，被蒲伯 Pope 拿去加上了許多規律許多限制。戲劇又已經過了她的盛世——伊利沙伯時代——而正在沒落的途中。十八世紀的中等階級怎能不另闢自己表現形式的前途？恰好散文的，注重個人人格生活表現的小說，乃就此應運而興。

阿狄生既開了先河，於是狄孚 (Defoe)、費爾丁 (Fielding)、戈斯密 (Goldsmith)、理查生 (Richardson)等繼之而起。始而是理查生他們那一派的感情小說 (Sentimental Novel)。他們所表現的是中等階級的倫理：主張正義，要求誠實。一些清教徒嚴格的教條在他們的作品中充分

的表現。他們的取材範圍注重家庭生活，觀點則是女性的。其次是狄孚那一派的冒險小說。主要是在表現當時商工業中間份子冒險經營的實況與要求。至於費爾丁，他可以說是寫實主義的先導。他因為不滿意感情小說中那種過分的感情的呼訴，與那種近乎偽善的墨守教條。於是主張實地生活，實地表現一種自然的道德要求和從心湧現的為善觀念。他們一反感情派之所為，而把取材的範圍，從狹小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來，命筆多以男性興趣為中心。這時文風算是稍稍一變。

寫實派小說雖代感情派小說而起，可是牠自身不久也和後者合了流。二者同流，於是產生了接踵而來的家庭諷刺小說(Domestic Satire)，而以插茵奧斯登為中心。寫實派的生動活潑，切於實地生活，健全穩重的情感表現，構成新派的風格。感情派的取材範圍——家庭生活，女性興趣，以及他們所主張的清教徒教條，則構成了新派的骨骼。在這種兩重遺產的條件之下，插茵奧斯登可以說走到了家庭諷刺小說的頂點了。

插茵奧斯登女士，生於一七七五年。她的生長地方是漢浦縣(Hampshire)一個小小地方，名叫司蒂芬屯(Steventon)。父親喬治奧斯登，是本地教堂的牧師，比較起來自然是個有學問有聲

望的人物了。母親卡珊德拉 (Cassandra) 是位有名的諷刺家笑話家的姪女。插茵少時秉承叔祖的習慣，對於她將來那種爽利的諷刺筆調，當然有相當影響的。

她一共有七個兄弟姊妹，她是最小的。當她的哥哥們有的出去當兵，有的出繼給別人，有的或者出外去了的時候，她就和她姐姐卡珊德拉（護用母名）親親愛愛的在家中侍奉父母，照管家事。她雖然秉賦了文學的天才，談諧諷刺的態度，可是對於家庭瑣屑，仍然抱了非常之大的興趣和很鄭重的態度。她除了管家之外，還作女紅。據說她的女紅針黹，作得精巧美麗人所不及。在一個以文字筆墨為最大興趣的人，能夠這樣，真是難得的。

除了管家事和女工針黹之外，插茵把她主要的時間都拿來讀書和寫作。她學了法文和意大利文，但不見得怎樣好。她讀了很多的小說。「旁觀報」是她時常瀏覽的。李查生的小說，她也很仔細的閱讀。詩人中，她愛讀考伯 (Cowper) 的作品，尤其崇拜克拉伯 (Crabbe)，甚至打算着自己假如出嫁，便要作克拉伯太太纔好。晚年她又喜歡司各脫 (Scott) 的小說。在她的瀏覽界中，以上是一般人所常稱道的。此外費爾丁，戈斯密等的著作，她自然也都詳加領略的了。

十六歲以前，她就開始寫作。當時所寫，多半是故事敘述，短篇的東西，寫來供給家庭夜會談笑之用。她一生沒嫁，老是住在家庭裏小環境中。與家人父子一同生活談笑，一同參預米鹽瑣屑。她的寫文章，也就是在這種晚會朝餐後的時間寫出來的。同時文章內容，也正是這些家常材料，而以十六歲以前的短篇故事開其端。

生活的前二十五中，攝茵與家人同居，沒有離開司蒂芬屯，除了有時上巴什浴場（Bath），那也只是很短的遊散罷了。一八〇一年，全家搬去巴什，在那兒住了五年。一八〇五年父親去世，她們又搬到掃桑屯（Southampton）去住。那兒是偉大的劇作家莎士比亞曾經住過而且排演過他的腳本的地方。攝茵在此住了四年，其於不世文人莎翁的遺跡，必然啓發了很多的觀感。後人評論她的作品時，說她的人物描寫，繪影繪聲之處，有莎翁的遺風。由此可見攝茵與斯登藝術的高妙必有許多淵源的了。一八〇九年全家移住喬屯（Chawton）一間鄉村小屋裏。在這兒她一直住下去，就不會再行搬動。一八一六年她開始患病。次年又到溫采斯特（Winchester）去就醫。就在那年七月卒於溫采斯特寓所。葬於溫采斯特大禮拜堂。後人崇拜她的著作，要為她立紀念碑，不果。

奧斯登頗人其願，身材窈窕，可說是個黑美人。褐色的眼睛，棕黃的卷髮，眉目精緻美好，非常引人注意。她待人非常之好，絕無一般文人那種傲岸的故示特別的態度。小孩子尤其喜歡她。這也是她天性活潑善於諷笑的緣故吧。

她的文字生涯始於很小的時候，那時差不多還是兒童時代，其時寫的多半是頑笑故事而已。到一七九六年她開始寫她的名作「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一七九七年完成。此書就是我們現在這部譯文的原本。其後她又寫成了「識見與感覺」*Sense and Sensibility*，「北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一七九八年，三部書都寫成了。可是到處都找不着出版處。奧斯登因此頗受打擊，略現灰心。此後自一七九八至一八〇九年，十年間她只寫了「華生家」*The Watsons*，並且也不會寫完。「一八一一年纔發表了「識見與感覺」。一八一三年發表了「傲慢與偏見」。於是她又鼓起氣來寫作。自一八一一至一八一六年間，又成了三部晚年著作。「曼殊菲兒園邸」*Mansfield Park*，一八一四年發表。愛瑪(*Emma*)，一八一六年發表。「追求」*Persuasion* 與舊作「北桑覺寺」則在奧斯登死後一八一八年纔出世。她這六部著作，除了「北桑覺寺」結

構太簡單人物太單調之外，餘都無可指摘，而尤以「傲慢與偏見」為最著，一般推為奧斯登的代表傑作，列於文學的不朽名著裏面。

奧斯登生時不大受人注意，死後卻備受文人讀者的讚揚。英國文學批評家劉偉士 G. H. Lewes 說她以表現社會生活為目的，恰到好處。換言之，即她的形式與她所表現的內容恰好配合，無畸輕畸重之弊。馬考萊勳爵那位著名的散文家，則說她比任何作家都更近乎莎士比亞。司各脫的評論更精細的指出來，說她那幾筆精妙的描寫和情感的真實，把日常平凡的瑣事和普通的人物都弄得非常有趣起來，自己是趕她不上的。奧斯登在名家中都這樣被尊崇，其聲價可知了。

她的小說內容，以表現人物為主。取材則多是中等階級的生活，上不沾貴族王公，下不逮農夫平民。注意的是日常瑣事，家庭生活，中等階級中尤其顯明的是鄉村紳士的生活。他們這班人只講究彼此拜會拜會，野餐，散步。再不然，就坐了車出去兜風，穿上晚禮服出去跳舞。他們有時也有點小煩悶或情緒上的不安，可是絕對不會有什麼極端的感情爆發，同時也決不會作出什麼驚人的舉動。這班人可說是一批閑逸份子，男男女女都是以消磨時間為職務的。即如本書「傲慢與偏見」

當中那批人物，無論什麼時候跟他們接觸，你會發生一個疑問：他們這些人是幹什麼的呢？賓格雷姊弟們爲什麼要上雷則爾場去住？伊利沙伯姊妹們整天坐在家裏到底幹些什麼？你就無從去答覆。他們中間沒有那一位有什麼奇特複雜的品性和驚人的舉動。誰的才學，也不會比誰要更高。在這班人的日常生活裏，是決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浪漫過分跑出來的。

拿這樣的一層人物及其生活來作對象，奧斯登抱着純藝術表現的態度去行文，不帶一點道德教訓的觀念，也不作一點知識啓發的企圖。生活是平靜的，感情是平靜的，同時作者的態度尤其是平靜的，沒有一點訴之於感情的表現。在「傲慢與偏見」中，這種情形就數見不鮮。伊利沙伯，書中主角，在雷則爾場跳舞中，極度的盼望和魏克翰見面。可是結果呢，她失望了。魏克翰不能來，且是爲了她所最恨的達綏的緣故。以常情而論，伊利沙伯在這種情況之下，怎樣還能夠和達綏環臂舞蹈呢？怎樣還能夠和他平心靜氣的稍帶諷刺口吻來談話呢？作者雖然給了我們一個解釋，說伊利沙伯爲人如此，但作者根本上情威的節制與穩重，可以思過半矣。

奧斯登寫這種生活的時候，主要是以表現人物爲目的。故其書中人物無論好壞，無聊的蠢貨

與敏銳的達人，都是盡情盡理，活潑新鮮。她表現的方法，決不採取報告式的解說，而主要的是從對話行動上把一付人格一層一層一面一面剝給我們看，使我們對於某個人物，有一個活生生的了解。同時，她表現一個人格的時候，把他的多方面都寫出來，並不因為她喜歡誰，就把誰寫成了一個典型。為此伊利沙伯那樣的一個聰明人兒，偏會因為魏克翰的和善，和對達綏的偏見，就十分的相信魏克翰，把他當了一個受難的羔羊而對他發生一種後來使她自己為之羞愧的愛感。因為惟其如此，纔是伊利沙伯的人格，而不是個簡單的聰明人啊。

奧斯登表現人物，非常之有分寸。依當時的社會階級關係，屬於某階級的人格，應有某種行為和態度，她是清楚微細的了解。按當時的社會信條，某種態度算是不好，她也很微妙的表現出來。「傲慢與偏見」中的兩位主人翁：一位是個每年進款一萬鎊的世家子，達綏。一位是個鄉村紳士的聰明伶俐的姑娘，伊利沙伯。世家子依其身分，充分的表現了瞧不起人的尊貴態度。下層階級中所表現的那種俗氣粗野，在他看來，簡直不可嚮運的污濁，同時也得不着他的什麼原諒。可是在他同社會層中，有什麼需要幫助，或者他認為是他的責任的時候，他也能夠寬大為懷，一面欣賞着自

己的能力和重要性，一面去幹那種愛護和幫助的事情。所以他簡直受不了彭太太那一家子（除了攝茵以外）的出場。而同時呢，在魏克翰口中，他對他妹妹愛護的心理，又說明了他的另一面。比較起來是小家碧玉的伊利沙伯的態度，則又完全不然。根據她的社會關係，她對於那世家子的尊嚴態度，起了一種所謂「窮人志氣大」的反抗心理。但是一方面雖然反抗，一方面還是有一種潛在的要接近那種尊嚴貴重的要求。所以在雷則爾舞會中，她會莫名其妙的應許和達綏跳舞。在舞場中和他對立的時節，她會震於自己的重要性，同時也注意到衆人驚訝的表現。

奧斯登在她的人物中，對於那些蠢俗粗頑的人們，是儘量的開頑笑，諷刺，毫無一絲好感。有時這種諷刺會令人感覺過於尖刻。但是當我們一想那種腳色的無聊，馬上又覺得這種諷刺，是應該有的，一點兒都不曾過分。她對哥林斯先生，彭乃特太太，以及彭乃特太太的兩位小姑娘，都是一貫如此的。讀者當能於書中找得。

她的人物與她的結構是打成一片了的。即令一個很不重要的腳色，也是不能去掉。倘若去掉了，那麼不是書中少了一點精采，便是缺少一點聯繫。因此她的故事簡單，結構卻緊嚴，沒有一點鬆

懈，沒有一點多餘和缺少。每個人物，每個人物行動的發展，故事的變化，都有助於整個結構的穿插和進行。這種情形，尤其在「傲慢與偏見」中，我們可以充分的找到。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哥林斯的恩主撒琳夫人。結構的發展，使她一步步的作了達綏與伊利沙伯的撮合山。然而她開始卻是那樣並沒有什麼關係的走出場來，好像是個附屬品的樣子。

奧斯登的風格，主要的是談諧諷刺。爲了這種活潑的談諧，使得她的筆調非常生動，非常有趣。她的文字永遠是明白流利，適於表現那種日常生活的題材，善於引用暗示和埋伏引線的办法。她的對話，表現一種伶俐的機智，這在她的小說裏女主角的口中常常可以聽到。

奧斯登寫小說有時喜歡把書中主要的題旨拿來命名。譬如「識見與感覺」「傲慢與偏見」都是如此。（一）傲慢（二）偏見是書中兩位主角的主要性格，這種性格又是由於二人的社會關係來決定的。達綏一個世家子，處在那種重視門閥的時代中，天然的就會傲慢。伊利沙伯一個鄉紳姑娘，個中翹楚，是受不了這種傲慢態度的，因之，對於他就起了一種偏見，認爲他故意瞧不起人，賣弄身分，就立志給他打擊，加以訕笑。其實他們雙方都是很有意的，尤其是那位傲慢大家。傲慢家

因爲不願委屈了自己的傲慢，而努力壓迫自己的感情。偏見家不知道，以爲他成心，無所不用其極的隱瞞不起，甚至連他對她表示的好感都含有惡意。因此雙方忽離忽合，依結構的發展，到底由世家子把傲慢的武裝解除，鄉紳姑娘緣因感激而把偏見也頓化，一對有情人終於成了眷屬。

本書全部的立場差不多都是伊利沙伯的觀點。雖然如此，作者即就伊利沙伯所注意的，所喜歡的，以及她所厭惡的，來把她的心理她的人格在我們的面前解剖出來。這純是一種高度藝術的成功。

以上簡單的分析，也就如此而止了。因爲篇幅所限，我們不能把她其他的著作，也加以介紹和分析。同時又因爲不願意把本書的內容，通通都說出來，分解出來，所以這篇文字只能說是拋磚引玉，其餘還是讓大白去尋味罷了。

本文參考書籍：

楊 續

(1) 劍橋大學英國文學史。

(2) 大英百科全書。

(3) 英國名人傳略。

(4) 英國文學簡史 (英國 F. Fantshury 著)

(b) 燕京大學十八世紀文學班講義 (美國 Miss Grace Boynton 編)

傲慢與偏見

Jane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

第一章

這是普遍的真理，一個有錢的單身漢，一定想要位太太。

這樣的人物，初入一個鄰里，那地方上的人，因為腦筋充滿了這種真理，不管對於他的情威和見解是怎樣的莫名其妙，總把他看成他們的女兒們當中，不是這一個便是那一個應得的寶貝。

「親愛的彭乃特先生」一天他的太太對他這樣說——「你知道雷則爾場園終於租出去了嗎？」

彭乃特先生說不知道。

「真的呢，」她說，「郎奶奶剛纔在這裏，她把一切都告訴了我。」

彭乃特先生不作聲。

「你難道不要知道是誰租了那房子嗎？」他的太太煩死了。

「你要告訴我，我又沒有反對去聽你的。」

這已經夠得請教了。

「噫，親愛的，你要曉得，卽奶奶說那租雷則爾場園邸的，是位很有錢的青年，從英格蘭的北邊來；又說那天禮拜一他坐了一輛四馬車來看房子，一看就中意，當時就和莫里斯先生租定了；還說他打算在麥克爾節（按卽九月二十九日譯者註）前搬進來住，下禮拜先發幾個僕人來。」

「他叫甚麼名字？」

「賓格雷。」

「結過婚嗎？」

「呵！單身漢，親愛的，一定一定。單身又有錢，每年有四五千鎊進款，這對於我們的女孩兒們，是多好的事呵！」

「怎麼這和她們甚麼相干？」

「我的彭乃特先生，他的太太說，『你怎麼會這麼厭煩？你要曉得我正在想到他和我們女兒中的一個結婚呢。』」

「他打算長住在這裏嗎？」

「打算！說，你怎麼能這樣講！但是十分作興他會愛上我們女兒中的一個，所以他一來，你就要去拜望他。」

「我找不出甚麼理由好去，你和那些女孩兒們可去。或者你叫她們自己去更好。因為你的漂亮，也不亞於她們，作興賓格雷先生會愛上你呢。」

「親愛的，過獎哪。自然我也有過我的漂亮，不過現在我並不裝出了不起的樣子了。一個婦人家到了有五個成了人的女兒的時候，應該把自己爭妍比美的心思息了。」

「這樣看來，一個女人簡直不能常常有多少美貌可想。」

「但是，親愛的，賓格雷先生撥來時，實實在在存你一定去看看他。」

「這我做不到，老實對你說。」

「可是爲你的女兒們想想看，只想這對於她們中的一個是怎樣的一筆進款。威廉爵士和盧克斯太太都決意去，就只爲這一點緣故，你曉得通常他們是不拜望甚麼新鄰的。當真的，你一定要去，你不去我們就不能去了。」

「你太過細了，當真的。我敢說賓格雷先生一定會很高興見你；將來我會寫封信給你帶去告訴他無論他選上了我那一個女兒，我都從心坎裏答應，雖然我總得替我們的小麗綏（註：麗綏即伊利沙伯本齊女主人）特別吹噓吹噓。」

「別那樣吧，麗綏沒有一分兒比那幾個強的，我真曉得她沒有攝茵一半的標緻，也沒有李底亞一半的性情好，可是你總更喜歡她。」

「他們沒有一個有甚麼值得吹噓的，」他回答說，「他們都有些傻，一點甚麼都不知道，和普通的女孩子們一樣，但是麗綏卻比她的姐妹們要伶俐些。」

「彭乃特先生，你怎麼能這樣編派你的女兒們！你是逗我生氣好開心呵。你一下也不顧念到

我這衰弱的神經。」

「你錯了，親愛的。我非常想念你的神經的。牠們是我的老朋友。至少這二十年來，我就常聽得你念念不忘的道及牠們。」

「噢！你不曉得我受的甚麼罪。」

「但是我希望你會好起來，長命百歲地看許許多多每年有四千鎊進款的人來和你做隣居。」

「就是二十個來，你不去拜望他，也是枉然。」

「相信吧，親愛的；要是二十個來，我會一個個去拜望。」

彭乃特先生真是個古怪的混合體，機警，談話，有含蓄，任情，竟使他的太太以二十三年的經驗，都還不夠懂得他的品格。她的腦不大容易開發，她的智力很弱，又沒有受過甚麼教育。脾氣是沒有定的。有時她覺得不滿意了，她就以為她有了神經病。她一生的任務就是把幾個女孩子嫁出去；至於她生命中的慰安，就是拜望拜望人家，和聽聽新聞。

第二章

第一批去看賓格雷先生的人們中，彭乃特先生也是一個。他對他的太太雖然始終總說他不去，其實他常常打定主意要去。直到他去了的那一天晚上，她還不知道他已去過了。事情是這樣說出來的——看見他的第二個女兒在滾帽子邊，他忽然對她這樣說：

「我希望賓格雷先生喜歡牠呢，麗綏。」

「賓格雷先生喜歡甚麼，我們也無從知道，」——她的媽不耐煩的說，「我們又不去拜望他。」

「但是，媽，你忘了，」伊利沙伯說，「我們會在會場中看見他；郎奶奶說了給我們介紹的。」

「我不信郎奶奶會做這樣的事。她也有兩個姪女。她爲人又自私又假冒爲善，我是不大復願得起她的。」

「我也不會，」彭乃特先生說，「你不靠她幫忙，我很高興。」

彭乃特太太打算不理他，可是她又按捺不住自己，只好拿一個女兒來出氣：

「加撒琳，不要總是這樣咳嗽吧！求你看菩薩的分上，憐惜憐惜我的神經。你差不多把牠們震的粉碎了。」

「咳嗽都沒有分寸，」她的爸爸說，「她來的時機太不好了。」

「我又不是咳來好頭，」加撒琳惱不過的回答，「麗梭，跳舞會幾時開呀？」

「從明天起還有兩個禮拜。」

「噯呀，原是呀，」她的媽叫起來，「直到跳舞會的頭一天，太郎奶奶纔能回來，她自己都不認識他，怎樣能介紹我們呢？」

「那麼，親愛的，你可估你朋友的上風，把賓格雷先生介紹給她。」

「不行，彭乃特先生，在我還沒有和他弄熟的時候，不行，你怎麼能這樣的開玩笑？」

「我很佩服你的謹慎，兩禮拜的交誼自然算不了甚麼，人總不能在兩禮拜之後就認識甚麼人。不過這樣的事我們若不去冒險嘗試一下，別人就會幹的；並且說來說去太郎奶奶和她的兩位姪

女一定要有她們的機會的。所以爲的要使她將來會感激我們的好處，你不管這事，我就來幹。」

女孩子們都光眉光眼的瞪着她們的爸爸，彭乃特太太口裏只講「胡說胡說！」

「這種的歎息，到底是甚麼意思？」他叫起來了。「你以爲介紹的形式，和爲此而有的努力是胡說嗎？這我是不能十分贊成你的。瑪麗，你說呢？你是個思慮很深的姑娘，我曉得，大本的書籍你讀了好些，而且還有筆記。」

瑪麗很想說些通達的話，可是不知怎樣說好。

「趁瑪麗在配置她的意見的當兒，」他接着說，「我們再來談資格雷先生吧！」

「聽說資格雷先生，我就討厭，」他的太太叫起來。

「這話叫我聽了很難受。但是你爲甚麼不早告訴我？假使我今天早上聽到了，我當然就不會去找他。這真倒霉。可是我的的確確的去探望了他，現在我們免不得要來往了。」

那些女人們的驚喜自是他的意中事，就中彭乃特太太的驚喜尤其與衆不同。不過，一陣喧笑之後，她就說這是一向所求之不得的。

「呵親愛的彭乃特先生，你多麼好！我知道最後終能說服你的。我曉得你是多麼愛你的女兒們，不會不注意這種交結的好，我真快活並且這還是個很好的笑話呢，你今天早晨就去了，可是偏偏一聲兒也不言語，一直到現在。」

「現在，加撒琳，儘管隨意的咳嗽吧！」——他一邊說一邊走出房去，他太太一陣子的吵鬧，弄得他厭煩了。

「孩子們，你們的爸爸多好啊！門關了之後，她說：『我不知你們將來怎樣去報答他的好處。就是我也是一樣。我告訴你們，像我們這麼大的年紀，天天去交新朋友，是沒有甚麼開心的。但是爲你們的原故，無論幹甚麼我們都情願。』李底亞，我的寶貝，雖然你是頂小的，在跳舞會裏賓格雷先生會和你跳舞呢。」

「呵，」李底亞勇壯地說，「我不怕。你瞧，我雖然頂小，可是我比他們都高。」

他們一邊想像着他幾時會來回看彭乃特先生，一邊打算幾時請他吃飯，這一夜就這麼過去了。

第三章

彭乃特太太夥着他幾位姑娘的幫助，盤問彭乃特先生一些關於資格雷先生的事，可是總不能從他的丈夫口裏得到一點很滿意的描述。她們向他進攻，直接的問題，聰明的揣測，和不相干的猜度，各式各樣的法子都使盡了；但是他總會躲過她們的這些巧門徑，後來她們沒法，只好向她們鄰人盧克斯太太去間接請教。她的報告實在滿意。威廉爵士歡喜他，他很年輕，非常俏皮，極其和藹可親，並且最可喜的是，他打算帶多人來赴下次的跳舞會。喜歡跳舞的人，一定容易墮入情網。資格雷先生的那顆心，准可屬於此間的了。

「假使能夠看到我女兒中的一個快快活活的在雷則爾場成了家，」她對她的丈夫說，「其餘的幾個也是這麼稱意的嫁出去，我就心滿意足了。」

過了幾天資格雷先生來回拜彭乃特先生，在他的書房裏坐了十分鐘，他很想見見那幾位姑

娘，因為她們的豔名他是早就聽說的了。可是他只見着了她們的爸爸。倒是那些姑娘奶奶們着實比他走運，她們利用她們的樓窗，竟看清楚他穿的是藍色大衣，騎的是黑馬。

沒有多天，他們就送了請帖去請他吃飯。彭乃特太太計畫了許多樣可口的菜，以便爲她那主婦的好身手傳名，正在預備的興興頭頭的當兒，卻不料回信一來，竟把全盤的計畫完全打消了。原來賓格雷先生恰好那天要上城裏去，不能來，這實在叫彭乃特太太大失所望。他來到赫得福縣不過幾天，她想像不出他有甚麼公幹就要上城去。她怕他是跑來跑去毫無定居的人，不會按他的本分在雷則爾場安居樂業。幸虧盧克斯太太以爲他是上倫敦去邀朋友來赴跳舞會，這纔使她的心安了一點。接着聽說賓格雷先生預備請十二位女客六位男客來赴會。那些女孩子們聽說有那麼一大羣女客，起先很着急，到開會的頭一天她們都釋然了，聽說他只請了六位來——五位姊妹，一位老表。及開會時，走進會場的男男女女，合起來卻一共只有五位——賓格雷先生，他的兩個姐姐，他的大姐夫，還有另一位青年。

賓格雷先生很好看，又有一副貴人相。春風滿面的態度，又中和，又天真。他的姐姐和妹妹都是

很好的女人，有一種自以為是的風度。他的姐夫赫思得先生看去倒像個上流社會的人。但是他的朋友達綏先生可就惹人注意了，他有文秀高高的身材，漂亮的臉孔，高貴的態度，而且他每年有一萬鎊進款的事，已經在五分鐘之內就傳遍了在座的人，男客們都稱讚他的文秀的體格，不愧為一個男子，女客們都說他比賓格雷先生還要漂亮，差不多半個晚上，他一直是受着尊崇，可是後來他的態度表現出一種嫌惡，竟把湧潮般的人望都逼退了。因為人們發現了他是傲慢，他們是在他們之上，他們夠不上使他開心喜歡。為此就是他那德爾比縣的財產邱第，也不能叫他沒有那種可嫌可厭的臉面，並且他更比不上他的朋友。

賓格雷先生馬上就和在座的要人們都熟習了。他又活潑又直爽，沒有一次跳舞少了他，並且赫思得會閉得太早了，很是不痛快，說他將來要在雷則爾場自己開一個。這樣可愛的品質簡直用不着人家幫他去傳名，牠們自己就不脛而走了。他和他的朋友是多麼相反的一個對比啊！達綏先生僅僅跳舞了兩次，一次和赫思得太太，一次和賓格雷小姐，以後人家介紹別的奶奶姑娘們和他跳舞，他就不來了，只管在會場中走來走去，有時和其他同來的幾個人講幾句話。他的品格也就決

定了。他是世上最驕傲最可惡的人，人人都巴不得他以後再不到這裏來。就中最激烈反對他的是彭乃特太太，因為他曾經藐視過她的一個女兒，她對他那一般行爲的不高興，爲此竟轉成了特別的嫌惡。

因爲男客少的原故，伊利沙伯彭乃特不得不空坐了兩次沒跳舞。有一會兒達綏先生離她很近的站着，她可以聽得見他和賓格雷先生對話。此時賓格雷先生正從跳舞中抽出幾分鐘跑到他面前來，要求他去加入跳舞。

「來，達綏，」他說，「我一定要你去跳舞，我不歡喜看你獨自一個人呆頭呆腦的樣子站在這裏。你還是跳舞去好吧。」

「我一定不肯的。你曉得我本就不大喜歡這個，除非我有特別的對手。但在這種會場裏，是找不出的。你的姐姐和妹妹，她們都有了對手了。其餘在這裏的女人們，只要和她們站在一處，我就覺得像在受罪似的。」

「就是爲了一個南面王的位置，我都不會像你那樣苛求。」賓格雷叫起來了。「我拿名譽擔

保，像今晚這樣多的歡欣鼓舞的女孩子，我一生都沒有見過，就中有幾位，你看，竟是非凡的標緻。」

「和你跳舞的那一位，滿屋子裏只有她標緻，」達綏先生一邊說一邊看着彭乃特大小姐。

「啊，她真是我生平所見的第一等尤物！不過在你身後坐着的一位是她的妹妹，也非常好看，我敢說她是可人心意的。讓我的對手給你介紹介紹吧。」

「你說那一位？」他一邊說一邊回頭看了看伊利沙伯，直到碰着她的眼光，方始掉轉頭來，冷冷的說道：「她總算可取吧，不過她的美麗還不足以動我呢。而且那種被人漠視了的女子，現在我卻沒有與會去擡舉她。你最好還是享受你那對手的巧笑去罷！在這裏簡直是空廢時間。」

賓格雷先生依了他的話。達綏先生也自己走開了。伊利沙伯仍然在那裏，對於達綏，不用說是沒有好氣的，她很興奮的把這事講給她的朋友們聽了。因為她的性質本來就是活潑潑的好尋開心，凡是討嫌的事，都可以使她開心，有興致。

這天晚上對於全家人體都是很快樂的。彭乃特太太親眼看見了雷則爾場的人們都羨慕她的大女兒。賓格雷先生竟和她跳舞了兩次，他的姐姐和妹妹也都把她青眼相待。攝茵自然和他媽

一樣也是得意，只不過比他媽安靜些罷了。伊利沙伯因為攝茵快活，她也喜歡。瑪麗呢，親自聽到了人家對資格雷說，她是鄰里中最完美的一位姑娘。加撒琳和李底亞的運氣也都不錯，整晚上都有人陪着她們跳舞，在跳舞會裏她們就只要這件事，所以她們大家都興興頭頭的回到郎薄恩她們所住的村子裏，在這村裏，她們一家要算望族呢。這時彭乃特先生還沒有睡，他是只要有書在手上，就不管甚麼時間的。這一回，對於那鈎起了許多光明期盼的夜會中一切經過，他懷有極大的好奇心。他倒是指望他太太所有的對於那位生客的希望會一齊破滅。可是一會兒他就聽到了異樣的故事。

「啊！親愛的彭乃特先生，」她跨進房就這樣說，「今天晚上我們開心極了，跳舞會是再好沒有。可惜你不在那裏呢。攝茵是那樣的被人尊敬，簡直沒有甚麼可以比得上。人人說她好看，資格雷先生覺着她美，竟同她跳舞了兩次！親愛的，只想想這點，他的確確同她跳舞了兩次！並且一屋子的人中間，他就只邀請了她跳舞第二次呢。起初他和盧克斯小姐同跳舞，我看見他們倆站在一塊，就有些惱火，其實不相干，他一點也不注意她。真的沒有一人能夠，你是曉得的。可是在攝茵走去跳

舞時，他就好像爲她所驚了似的。他問她是誰，一經介紹了之後，就請她和他在一起跳舞。第三場他和金小姐跳，第四場和瑪麗盧克斯，第五場又是和攝茵跳，第六場和麗梭以及包蘭結……

「假使他對我開一點恩，」她的丈夫忍不住叫起來，「那麼就連這麼一半多的跳舞，他都不會幹的！看天老爺的分上，不要再絮絮聒聒提他的對手了吧。啊，說不定他在第二次跳舞時，就扭壞了他的腳踝筋！」

「啊！親愛的，我真喜歡他呢，他非常之漂亮，他的姐姐和妹妹也都很有動人的。我一生一世都不會見過她們那種華貴的衣服。我敢說赫思得太太那長袍上的花邊……」

說到這兒，又被打斷了。她的丈夫再不許她稱道什麼美飾。沒法兒，她只得另找關於這一類的話頭來談，於是便說到達綏先生那種怕死人的兇暴來了，說的時候，她的精神是滿含痛苦和毒恨，並且還有些過甚其辭。

「但是，我敢切實的對你說，」她又說，「麗梭決不會因爲不合他的尊意就倒了霉。他本是一個最可嫌可怕的人，簡直配不上別人去使他開心。他那麼傲然的自以爲了不得，直叫人看了作嘔！」

他這裏走走，那裏走走，好像他自己有多麼偉大似的，說漂亮還夠不上人去和他跳舞的！我恨不得你在那兒，親愛的，給他一個下馬威，我是十分的恨他。」

第四章

擷茵和伊利沙伯兩人離開了衆人的時候，擷茵雖然以前不肯輕易稱贊賓格雷，現在卻對她的妹子說她非常的佩服他。

「他正是少年人的模範，」她說，「明達的性格兒，又好，又活潑。並且我一輩子沒有見過這樣適宜的舉止！他是那樣自然，可又有那樣完美的禮貌！」

「他也很漂亮呢，」伊利沙伯回說，「那是青年應該有的，只要他的能力辦得到。這樣簡直就是個完人了。」

「第一次他請我跳舞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恭維，真了不起。我實在沒想到會有這樣的厚獎呢。」

「沒有我倒替你想到了的。這就是我倆當中一個大大不同的地方。你常常奇怪人家會稱道你，可是我卻再也不會奇怪。你想他二次請你跳舞，世上還有比這事更自然的嗎？本來比起那會場

裏的一班女人來，你要好看了四五倍，他也免不了要感覺到的。很不用爲那件事來感激他那些殷勤禮貌吧！不過他自然很可愛，我算你喜歡他是應該的。可是從前你也會歡喜些蠢東西的啊！

「親愛的麗梭！」

「啊！你要曉得，就大體來說，你是太容易喜歡人了。從來你就沒有看出誰有一點錯。在你的眼光裏，全世界的人都是好的，可愛的。向來不曾聽見你說過誰不好。」

「我不願隨便說人家不好。我心裏想什麼，嘴裏總是講出來。」

「我曉得你是那樣。這就是太怪哪。看你那麼聰明，偏偏對於別人那些益而無聊的把戲，卻老老實實的莫名其妙！愛公平的人，那兒都碰得着。但是一點點誇張一些兒，做作都沒有，只知道坦坦白白的把人的長處揚得過火，至於談到他的短處時卻一聲兒也不響，這種德性分明就是你一個人獨有的。你又喜歡他的姐姐妹妹，是不是她們的態度可趕不上他的呀？」

「一起頭自然是不會。不過同她們談起話來，她們也都是很和氣的。資格雷小姐打算和她的哥哥住在一塊兒，替她管管家。假使將來我們不會覺得她是個很可愛的隣居，那我就大錯而特

錯了。」

伊利沙伯默默的聽着，可是心裏總不相信。她們在會場中的態度，大致說來，不是令人好受的。伊利沙伯比她姐姐的觀察要敏銳些，性質也沒有她姐姐那麼柔順容易對付，她的判斷不能因為人家對她自己的任何注意而動搖，所以一絲兒都不能贊成她們。她倆個也是很文秀的貴人。碰着他們快活起來的時候，脾氣總是很好，要是她們想叫人喜歡，她們也辦得到。不過她們就會自命不凡的驕傲了。她們也還標緻。在一個第一流的私立學校受了點教育。通共有兩萬多鎊的私蓄。可以養成求過於供的浪費習慣，常常交結些富貴中人。因而在各方面都覺得自己多麼好多麼好，別人是分文都不值的。她們本是英格蘭北方的望族；這種情形，她們記得極清楚，卻忘記了她們和兄弟所承受的財產，原是由經商買賣得來的呢。

資格雷先生從他父親得的遺產，差不多十萬鎊。他父親生前的時候曾經立志要置備些田產，不過他這個志願到死也沒有達到。資格雷先生繼父而起，也是打算這樣的，他常常在他本地鄉下看地方。但是現在呢，他有了所好房子住，也有自由的田地可以使用，所以一般懂得他那平易性格

的人，也許疑着他會在雷則爾場過一輩子，購置的事恐怕要留給後人去做呢。

他的姊妹很是指望他自己面起個家業來。雖然他現在不過以租戶的資格有了些田地房屋，資格小姐也未嘗不樂於替他照管火食。赫思得太太——她已嫁給了一位時髦的窮光蛋——也只要合於她的脾胃，很喜歡把人家的家當自己的家的。資格雷先生成年之後，不到兩年，就因為人家偶然的誇獎，使跑到雷則爾場來。房子是看見了，在裏面也不過混了半點鐘——就看上了牠的坐落和牠裏面幾間主要的屋子，對於主人誇獎也是滿意，當時就成了約。

他和達綏，別看兩人性質相反，可是友誼非常膠漆。達綏本是很滿意他自己的性格的，資格雷恰好和他相反，可是爲了資格雷的平易坦白和脾氣的柔順，達綏愛他的心總是有加無減。達綏十分看得起資格雷，因此資格雷堅強的信靠着他，對於他的判斷，也是極端佩服的。達綏的理解比他更高，可是資格雷也並不是不行。不過達綏更聰明一些，他爲人又傲慢，又含蓄，又求全責備。他的舉止，雖然是大家風度，但總不叫人喜歡。資格雷無論到那兒都受歡迎，達綏處處都遭反對。

談起麥兒屯聚會的事來，他兩人的態度，很足以表現各人的特徵。在資格雷，他覺得自己有生

以來，第一次才碰見這麼和藹的人和這麼標緻的姑娘們；人人待他都極盡其好，都極其捧他；一點兒不拘形式，也不覺得生硬；他很快的就同人家混熟了；說到彭乃特小姐，他簡直覺得就是天仙也。不過只有那模樣兒。在達綏可就剛剛相反，他滿眼看去，只見一堆村俗平凡的傢伙，無論誰他都瞧着不順眼，人家誰也不跟他捧場開心。至於彭乃特小姐呢，他也說好看；但是她太喜歡笑了。

赫思得太太和她妹妹都說這倒是對的——不過她們還是敬重她也喜歡她，並且說她是個溫柔的姑娘，她們可以跟她多有來往。於是乎彭乃特小姐總算成了位溫柔姑娘。因為有了這個雅號，她們的令弟覺着好像奉了聖旨一樣，無論他要以爲她怎樣，他都可以隨心所欲了。

第五章

雖郎薄恩不遠的地方，有一家子跟彭乃特太太家非常要好。威廉盧克思爵士本來在麥兒屯作生意，很發了點財，在他當市長老爺的時候，給皇帝上了一封書，就榮膺了騎士的位分。這件事也許叫他感受了異常的榮幸。弄得他討厭起自己的生意來，也不願意住在那小小的村鎮上了。於是把兩樣都丟了，搬到離麥兒屯一英里的地方去住，從此稱之為盧家莊。在那兒他可以欣然自賞他的尊貴，同時，既然擺脫了生意的束縛，他可以專門從事社交生活。因為他雖然高發了，但是並不因此就拿架子。反之，他對人人都應酬。他的本性就不會得罪人，又善良，又殷勤，而且覩見過皇上，弄得他非常有禮節。

盧克思太太也是很好的人，她很機伶，剛剛好作彭乃特太太一位有價值的隣居，不嫌過分。他們有好幾個孩子，頂大的那個是個明達聰慧的大閨女，大約有二十七歲，是伊利沙伯的好朋友。

盧克思家的姑娘們必須和彭乃特家的幾位見面，來談論那跳舞會的事，是絕對少不了的。聚會之後的那天早上，盧克思家的幾位都跑到郎薄恩來了，又是聽又是講。

「那天晚上你開場很好，夏綠蒂，彭乃特太太尊重的對盧姑娘說，賓格雷先生頭一下就選上了你呢。」

「對了，不過似乎他喜歡的還是他第二回的對手。」

「哦，你指的插齒，我想是因為他跟她跳舞了兩次的原故吧。對了，那的確好像他在羨慕她似的。——真的，我倒相信他的確是那麼着。——我聽到了一點——不過我也沒鬧清楚——甚麼話，和魯濱先生有點關係的。」

「他跟魯濱先生談話，我倒聽了一些，或者你意思指的是這個吧。我難道告訴過你嗎？魯濱先生問他喜歡不喜歡我們麥兒屯的聚會，又問他會場裏是不是有好些標緻女人，那一個頂刮刮叫？他即刻就回答末了那問題——啊毫無疑問的，彭家大小姐。關於這點，不會有第二個意見的。」

「看呀——唔，那真是非常定規了的。——那似乎好像——不過，雖然如此，就許還是落了一場空呢，你要知道。」

「我偷聽來的比你的有用多了，伊利沙，夏綠蒂說：『比起他的朋友來，達綏先生簡直不得不聽，對不對？可憐的伊利沙——僅僅是稍有可取。』」

「求你不要說了吧，弄得麗綏因為受了他的欺負又來生氣，他簡直是個厭物，被他喜歡就是倒霉。卽奶奶昨晚上告訴我，他在她身旁坐了足有半點鐘，連唇皮兒都沒動一下的。」

「太太，您鬧清楚了沒有，沒錯嗎？」顯茵說。「我明明看見達綏先生跟她說話來着。」

「噯，那是因為她問他哪，她問他喜歡不喜歡雷爾嗎，他不好不開口。可是卽奶奶說他好像有氣的樣子，怪着人家跟他說了話。」

「賓格雷小姐告訴我，」顯茵說，「他向來就不愛說話，除非在他的熟人們面前。跟那些人一塊的時候，他是非常和氣的。」

「我一個字都不相信，孩子。假如他是那麼和氣，他就會跟卽奶奶說話了。不過我也猜得出那

是怎麼回事。人人都說他是一身傲氣。我想或者他已經約略聽得郎奶奶自己家裏沒有車子，那天赴跳舞會，是雇了單馬車來的。」

「我不管他跟郎奶奶談話，盧克思小姐說，「我只巴不得他跟伊利沙跳舞了就好。」

「下回，麗綏，」她媽說，「假如我是你，我偏不跟他跳舞。」

「媽，我相信我可以應許你，以後永遠不和他跳舞了。」

「他的傲慢，盧克思小姐說，「並不像平常的驕傲一樣叫我怎樣生氣，因為那是可以說得過去的。這樣漂漂亮亮的公子哥兒，家世錢財樣樣都滿意，他自然會自視太高了，有其麼奇怪的？如果我要直說的話，他憑他的資格，應該傲慢的。」

「那倒是不錯，伊利沙伯說，「假如他沒有傷我的話，我也可以原諒他的傲慢的。」

「傲慢，瑪麗說，——她是以思想真實自負的——「是普通的缺點，我相信。歷讀羣書之後，我更信牠真是普通得了不得。人性尤其是傾向那方面的，人們往往斤斤計算自己的某品某質，實際的或想像的，從而為之怡然自喜，不這樣的人就少極了。虛矯與傲慢原是兩件事，雖然總當是着

同意字在用。一個人傲慢，但不一定同時也虛憍。傲慢是自己對自己的見地，喬憍卻求譽於人。」

「假使我像達綏先生那樣有錢，盧家小哥兒喊他跟他姐姐們一塊兒來的——我無論怎樣傲慢，也不要緊。我先要一羣獵狗，再每天喝酒一瓶。」

「那你就會喝得太過量了，彭乃特太太說：『假如我看見你那樣，我馬上就要把你的酒瓶子提開。』」

那孩子反抗着說她不能那樣作。她卻嚷着說她定要。一場爭辯，直到他們告辭纔終止。

第六章

郎薄恩的姑娘奶奶們，不久就去趨候諾爾場的那羣。後來人家也如禮的回拜。承赫思得太和賓格雷小姐的好意，一天天看待彭乃特小姐是越來越和善可喜的。雖然那母親簡直叫人受不了，幾個小的也是不值得去理會，可是她們還是對那兩位大的姑娘表示願意多多接近。在攝茵這種招呼弄得她是了不得的高興。可是伊利沙伯老覺得她們無論待誰都是拿架子，甚至於待她姐姐也那樣，爲此不喜歡她們，其實即以她們對攝茵現有的好處，多分還是因爲她們的兄弟敬慕她的緣故纔有。在大家眼中，事情是明明白白的，無論幾時他們見面，他的確敬慕她。在伯同樣的明白，攝茵從起初就喜歡他，現在更傾向那方面。不過，她想起這種情形來覺得很高興，大家不會覺察出來。攝茵一方面感情很強，另一方面她很鎮定，態度一般的總是歡喜，這樣可以掩護牠，使人不致於疑她唐突無禮貌。她和她的朋友盧克思小姐談起來。

「這樣的事，」夏綠蒂說，「能夠欺瞞着大家，也許是有趣味的。不過有時太小心了反倒不好。假使一個女人用同樣的技巧來遮掩她的感情不令她所愛的男人知道，那她就許沒有機會把他抓住。到那時，就說幸虧世界的人都在鼓中，勉強以此自慰，也就太可憐了。大凡每一件愛情，其中總有許多的感激或虛榮心，若不肯用力，完全去聽其自然，是不妥當的。我們起頭的時候，都可以自由——些微的愛好，是自然不過的。可是有心去真正戀愛，用不着絲毫鼓勵的人卻很少。一個女人表現出來的愛，最好是比牠真正感覺到的應該要多點，十個當中就有九個要這樣。賓格雷誠然是喜歡你姐姐。不過假如她不幫他的忙，他就許止於是喜歡她罷了。」

「她也是就她的性質所喜的範圍內，在給他幫忙。連我都可以看得出她對於他的關切，他自己還不能發現出來，那麼他真是條大傻瓜。」

「記着，伊利沙，他沒有你那麼樣知道攝茵的性格呢。」

「可是如果一個女人愛戀着一個男人，又沒有故意隱瞞她的愛，那麼他一定找得出來的。」

「假使他兩人見面的時間足夠，或者他一定找得出來也不可。不過，雖然賓格雷和攝茵總

算常常在會面，可從來沒有過幾點鐘的工夫在一塊兒，而且又總是混在夾七夾八的許多人中間，弄得他們不能時時刻刻的聚談。所以攝茵於此應該聚精會神的籠絡住他，使他專門注意在她身上，一時一刻不能疏忽。等她對他的確有了把握，那時候她纔可以安閑自在，隨意的跟他戀愛，無論到甚麼地步都行了。」

「甚麼問題都不符，」伊利沙伯回答說，「只要能夠嫁個好人家就完了，你這方法倒是很妙。假使我決意要找個有錢的丈夫，或者無論甚麼樣的丈夫的話，我敢說我會照辦的。可是攝茵的情感卻不如此。她是不作興使心用計的。到於今她還不清楚她自己關心的程度，更拿不定她是否合理。她認識了他爾爾個禮拜。在麥兒屯她和他跳舞了四次。有天早上她在她家裏看見過他，從那回以後她又和他吃過了四回飯。就靠這麼一點兒，還不夠叫她了解他的品格呢。」

「你說的不對。假使她光只和他吃吃飯，也許她只不過曉得他的食量大不大罷了。可是你要記住他兩人還有四個晚上在一塊兒——這四晚上就許有很大的益處。」

「不錯，那四個晚上熬了他們一些忙，使他們的確知道彼此都歡喜這樣牌，不大喜歡那樣牌。」

不過除此以外，關於其他重要的特點，我想還沒有找出多少來。」

「好了，」夏綠蒂說，「我全心全意的指望蘭茵成功。假使她明天能跟他結婚，我想她的快樂的機會，也不會減於她用一年的工夫來研究他的品格所得的。結婚以後快樂與否，完全是偶然的。假使雙方非常的深知彼此的性情，或者彼此原先就很相像，對於他們的幸福還是一點都不能增進的。後來他們總會變着變着，弄得充分的不相像，使他們去分嘗煩惱的滋味。打算和一個人終身相處，那麼對於他的缺點越是不少知道越好。」

「你弄得我好笑，夏綠蒂，可是你這話是不真實的。你也知道是不真實，而且你自己將來也決不會照那麼做。」

伊利沙伯一心一意的觀察資格雷先生對她姐姐的注意去了，卻不曉得自己也成了他的朋友（達綏）垂青的對象。起先達綏不捨得承認她標緻。在跳舞會裏，也不用尊重的眼光去看她。第二次他們見面的時候，他望着她不過就爲的是要編派她。但是，一邊他還在告訴自己告訴朋友們說她的相貌一無可取，一邊他馬上就發現了她那對烏黑的眸子的作用，牠們那優美的表現，使她

的相貌顯得非常的慧美。此後他接連又找出了別的好幾處，都是一樣的叫他感覺得不痛快。在她的體態方面，他倒也吹毛求疵的尋出了許多不勻稱的地方，可是他不能不承認她的身形是又活潑又可喜。雖然他斷言她的態度不時髦，但是那種態度的平易和有趣，早已把他繫住了。這一切，她還是絲毫都不覺得。——在她的眼光裏，他是個到處惹人厭的傢伙，是個認為她醜到連配着跳舞的資格都沒有的人。

他開始想多多認識她這個人了。爲的想自己和她談話，他就留意她和別人的談論。他這種舉動，被她發覺了。有一次盧克思爵士家裏開會，許多人都出席。

「達綏先生甚麼意思，伊利沙伯和夏綠蒂說，『我和傅斯特大尉說話，要他跑來聽？』」

「那只有達綏先生可以回答你。」

「他要是以後再這樣，我一定讓他知道，我完全明白他的用意。他有對嘲笑人的眼睛，假使我不自己先來一點，那我不久就會怕起他來。」

過一會兒，他就走攏來了。盧克思小姐雖然不像有意似的，卻挑逗着她的朋友把這題目提出

來和他說。馬上伊利沙伯就給她激動了，她轉向他說：

「達綏先生，剛纔我和傅斯特大尉鬧笑話，要他在麥兒屯給我們開個跳舞會，你想我是不是說得非常之好呢？」

「說得很起勁。——不過這種事常常會叫一位小姐起勁。」

「你對於我們未免太利害了。」

「這該她來給人家鬧笑話了。」盧克思小姐說。「我去開琴，伊利沙伯，下文你是知道的。」

「你這種朋友是世上的奇怪東西！——老是要我在人人，無論誰的面前，彈琴唱歌！假使我想在音樂方面出風頭，你這樣的朋友真幫助我不少。但我既不想出風頭，叫我在人家一向聽慣了最好的音樂的人的面前坐下來彈奏，我實在不願幹。」不過盧克思小姐苦苦的要求着，她就說了說「好吧。假使你一定要，我就勉強來罷。」於是冷冷的瞥了達綏先生一眼，「有句很好的古話，自然人人都曉得的。——留下你的呼吸，去吹涼你的稀飯。」——我要留我的呼吸來掙起我的歌兒。」

她的演奏雖不是甚麼了不得，然而也很動人。她唱了一兩曲歌以後，有好些人請求她還唱曲，

可是她來不及開口回答，她妹子瑪麗早接着走上琴臺去了。瑪麗因為姊妹們當中只有她相貌長得不好看，所以天天用苦功，求知識和講藝能，老是急於顯顯自己的好身手。

瑪麗既無天才，又乏賞鑑。虛榮心使得她專心努力，同樣也弄得她有些掉書袋的氣派和自命不凡的態度，這些樣子，就是較比更高度的優美都要受其損害，不用說她的伊利沙伯天真而平易，雖然她彈的並沒有瑪麗的一半好，可是人家聽來卻更愜意。瑪麗彈完了一個長曲之後，又弄了些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小調，藉此博得人們一點稱贊和感謝，倒還高興。這是她的兩個妹妹的請求。她們跟盧家的幾位姑娘，和幾個軍官，熱心熱意的在房子的一端跳舞。

達綏先生站在她們的近傍，看見這樣的混過一晚上，甚麼話都不談，暗暗心裏生氣，卻腦子裏全給思想佔滿了，也不會覺察到盧克思爵士在他身邊，直到盧克思爵士自己先開口：

「對少年人這是多麼美妙的娛樂，達綏先生！總之，世上沒有甚麼可以比得上跳舞的。我想這是文明社會裏第一等的陶鍊。」

「自然的，先生。還有一層好處呢，世界上野蠻點的社會也可以充充時髦，個個蠻子都會跳舞。」

威廉爵士只好笑了笑。他停了一停，看見賓格雷先生也走來一同跳舞，便說：「你的朋友表演得非常愜意的。」又說：「我想，在這門學問中，你也一定是個熟手，達綏先生。」

「我想，你看見我在麥兒屯跳舞過的，先生。」

「對了，當真的。而且看的時候，我很得了些非常的快樂。先生，你常到皇宮裏去跳舞嗎？」

「從來沒有，先生。」

「你不覺得那兒值得去賞光賞光？」

「假如免得掉的時候，這種賞光我是無論那兒都不賞的。」

「我想你在京城裏有房子。」

達綏先生，彎彎身子。

「我有一次曾想過去京城裏去長住，因為我喜歡上等社會。可是我十分拿不準京城裏的空氣，跟盧太太合式不合式。」

他停了一停，等候回答，可是他的同伴卻好像不理會的樣子。這時恰好伊利沙伯朝他們走來，

他靈機一動，要幹件豪情的事兒，望着她高叫道：

「好個伊利沙姑娘，你爲甚麼不跳舞？——達綏先生，讓我把這位姑娘介紹給你，好作一個非

常合意的對手。眼前有這樣的佳麗，我相信你總不能不跳舞。」於是他把她的手拿起，正要朝達綏先生送，達綏雖然有些詫異，卻也願意去接她的手，可是她馬上把手縮回，有些撩亂不安的對威廉爵士說：

「當真的，先生，我一點一毫都不想跳舞。請你千萬別以爲我走過這邊來，是要找個跳舞對手的。」

達綏先生表現着莊嚴的禮貌，請求她跳舞，以爲榮幸，但是也不成功。伊利沙伯已經決定了。威廉爵士苦苦的勸她，也莫想勸她分毫。

「你跳舞得非常好，伊利沙，然而你不肯跳給我，讓我樂一樂，這就太殘忍了。雖然這位先生平常不大歡喜娛樂，但是我相信他也可以爲我們方便方便這麼半個鐘頭。」

「達綏先生一身都是禮貌，伊利沙伯說着微微一笑。」

「他千真萬確的是的。可是好伊利沙姑娘，想到目前這種勸導，他的禮貌真沒有甚麼出奇——誰還會不願意這樣的對手呢？」

伊利沙伯昂然的看了看，隨即轉身走了。她的拒絕，並沒有叫達綏討厭她。他正在想着她，心裏覺得很快活的。恰好賓格雷小姐，又來對他說話——

「我猜得到你心裏在想些甚麼。」

「我想猜不到。」

「你在想常常要過這樣的晚上，那是多麼的難堪——在這種社會裏面。真的，我跟你一樣的想法，我從沒有這樣的不快活！這些人言談無味，偏又會吵鬧。一點甚麼都沒有，偏又自以為了不得！我用甚麼來報答你，要是聽見你很很的批評他們一頓！」

「對你說吧，你猜的完全錯了。我的心倒正在比較的開心呢。我正在默想我那很大的快樂，那美人兒臉上的一雙秋水賜給我的。」

賓格雷小姐立刻用一雙眼睛釘在他的面上，問他是那家姑娘能有這樣的魔力。達綏用絕大

的勇氣說——

「彭乃特伊利沙伯姑娘。」

「彭乃特伊利沙伯姑娘！賓格雷小姐學他。」我真莫名其妙。她變成這麼個寶貝有多少時了？——而且，請你告訴我，幾時我就該祝你快樂？」

「我知道你會這樣問的。女人的想像真快。霎時間，她從敬重一跳就跳到戀愛，從戀愛又一跳就跳到結婚。我曉得你就會祝我快樂的。」

「不然，你如此鄭重其事，我就會覺得是事情是弄妥當了的。你將來會有個很嫻人的丈母娘，而且她自然要上期伯爾雷去，和你老住在一塊。」

她高興這種做法，他只好完全不在焉的聽着。他的那種鎮靜，使她相信一切並沒有危險，於是她的談鋒更是一發不可收的了。

第七章

彭乃特先生全部的財產，每年可有進款二千鎊；這個，真是他的女兒們倒霉，因為沒有兒子，按法律要歸他的一個親戚承受。她們的媽（彭乃特太太）所有的私房，在她這樣人家原不算少，可是失掉了他的那一項，這區區又有何補？原來彭乃特太太的爸爸本是麥兒屯的律師，遺給了她四千鎊。

她有個妹妹嫁給了費立普先生，這人本是她爸爸的書記，後來就接他的手幹下去了。此外她還有個兄弟在倫敦，做着很體面的生意呢。

郎薄恩村莊離麥兒屯只有一英里。姑娘們來來去去非常方便，她們每禮拜至少有三四次上麥兒屯，去看望她們的姨媽，順便就上對街一家女帽店裏參觀參觀。兩個小妹妹加撒琳和李底亞尤其往那兒跑的多。她兩個的心就比姐姐們的要閑，沒鬧兒的時候，上麥兒屯去跑跑，在她們是非

要不可的，藉此早上可以去開開心，找些材料晚上可以回來談談講講。不管這小村子裏是怎樣的難得打聽到新聞，她們總要陰謀詭計的從她們的姨媽那兒騙得一點兒。現在她們又聽見了一件新聞，叫她們很高興，原來左近新聞到了一隊民團聯隊，要在此駐紮過冬，司令部就設在麥兒屯。

拜望費立普太太的事，現在越來越給了她們許多有興味的新知識。天天她們要多學幾個軍官的姓名，也要多聽到一些跟他們有關係的事。後來他們的住宅大家都知道，不久她們自己也和那些官人們認識了。費立普先生親自去拜望那些老爺們，這簡直替他的姨甥小姐們開了個從來不曾有的幸福之門。她們除了談那些官人們之外，簡直就沒有話說。至於賓格雷先生的豪富，雖然使她們的姨媽一提起來就手舞足蹈，可是在她們眼底，拿牠和軍官的制服比較起來，簡直不值半文錢。

有天早上，聽她們像噴泉般的把這個問題談了半天之後，彭乃特先生冷冷的說：

「看你們談話的態度，你兩個一定是全英國頂蠢的丫頭。我向來就有些懷疑，現在的的確確相信了。」

加撒琳有些惶恐，便不做聲。李底亞卻如同秋風過耳毫不理會，依然在暢言她對於卡特爾長的敬仰，並且巴不得當天能夠見着他，因為他第二天早上就要上倫敦去了。

「我真不懂，親愛的，」彭乃特太太說，「你竟會這麼毫不遲疑的就說自己的孩子是蠢貨。假使我有絲毫意思要罵誰的孩子蠢，我都不會想到我自己的小孩頭上來。」

「如果我的孩子們是蠢，我就巴不得總有自知之明。」

「對的。——可是剛好卻碰着她們個個都機伶。」

「只有這一點，我自幸是我們兩人意見不同的地方。我也希望過我們兩人的情調在無論甚麼滴滴點點上都相合，但是一直到現在我不能不和你分道揚鑣，我覺得我們那兩個頂小的女兒，簡直蠢得非常利害。」

「我的先生，你千萬不要指望這樣的小姑娘們會有像她們爸爸媽媽的那種見識，等她們長大了，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她們自然會跟我們一樣的不怎麼管那些軍官們了。我想起從前我也很喜歡紅色大衣（軍官服）——真的憑心說，我到現在還是喜歡牠呢。假是有這麼個大尉，年紀青

青，又伶俐，每年有五六千的進款，假使他想要個我的女兒，我是會不肯的。那天晚上在盧克思家裏，傅斯特大尉穿着一身制服，好不起眼呢。」

「媽，」李底亞喊起來，「姨媽告訴我說傅斯特大尉和卡特爾團長上華生姑娘家去的回數，不像他們剛來的時候那樣多了。現在她和他們常是在克拉克圖書館裏面碰見的時候，立着談幾句話。」

彭乃特太太剛要回答，就見一個用人走進來，送了封信給彭乃特小姐。信是打雷則爾場來的，有人等着回信。彭乃特太太喜得目光四射，攝茵一面讀信，她就一面喊起來：

「喂，攝茵，誰寫來的信？關於甚麼事？他說的些甚麼？喂，攝茵，快些看了，告訴我們吧。快點，寶貝！」

「賓格雷姑娘寫來的，」攝茵說，隨大聲念下去：

「好朋友！

假使你不大發慈悲的來跟路易沙和我吃頓飯，恐怕我們兩人就要變成終身對頭了。兩個女

人整天的在一塊兒咕唧咕唧，就沒有不吵架的。一接到信就來吧。我哥哥和幾位先生都上軍官們那兒赴席去了。

加綠琳賓格雷。」

「上軍官們那兒！」李底亞嚷起來，「奇怪，我姨媽沒告訴那件事。」

「先生們被人家請出去吃飯，」彭乃特太太說，「這真不巧妙。」

「我可以坐車去嗎？」撫茵問。

「不，寶貝，你還是騎馬去的好，天色好像要下雨。那時你一定要在那兒過夜。」

「這倒是條妙計！」伊利沙伯說，「假使媽準知道她們不會把她送回來的話。」

「啊！但是先生們會把賓格雷先生的車坐上麥兒屯去了。赫思得夫婦的車又沒有馬。」

「我很想坐車去。」

「但是，孩子，你爸爸要用那些馬。我知道，——彭乃特先生田裏要馬用，是不是？」

「田裏要馬的時候多着呢，可是我能夠得到手的時候倒很少。」

「不過假如今天爸爸能夠把他們得到手，」伊利沙伯說，「我媽的目的就達到了。」

末了她倒底逼得她父親招認出來，駕車的馬已經在有事。於是撒茵只好騎另一匹馬去。她媽把她送到門口，看着天色定要變得不好，很高興。她的希望是成全了。撒茵還沒走多久，天就下起大雨來。她的妹子們都為她不安，可是她媽卻揚揚得意。雨是下了一個黃昏不曾停止。撒茵自然回來不成了。

「這真是我的一點妙計，真的！」彭乃特太太說了又說，好像運弄得天下雨，都是她的功勞似的。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她還不知道她那計策更妙。早飯還沒吃完，雷則爾場就有人來，給伊利沙伯送來封信：

「我最愛的麗綏：

今天早上我覺得很不舒服，我想，都是因為我昨天淋溼透了的緣故。我的好朋友們不讓我回，要等病好些再說。她們堅持的替我請了鍾先生來——所以你們要是聽見說他來看了我，你們要

不驚心——此外，除了嗓子疼，腦袋疼，我沒有甚麼要緊的病……——（下略。）

「好吧，彭乃特太太，伊利沙伯念完了信之後，彭乃特先生說，『假如你的女孩子弄出一場危險症候來——假如她死掉了——那時想起她是奉了你的命令去追求賓格雷先生的，倒也是一場安慰。』

「噫！我倒不怕她會死呢。一點小小傷風，是不會治死人的。她會有人招呼得好好的。她在那兒無論多久，一切都會頂好頂好。假如有車的話，我就會去看看她。」

伊利沙伯心裏倒真着急，雖然車子弄不到手，還是決意要去看她。因為她不會騎馬，只得步行前去。她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

「你怎麼這樣蠢！她的媽嚷起來，『想些這樣的事。這樣泥濘！等你跑到那兒，你的樣子，都會見不得人了。』

「我可以見得攝茵——我也只想這樣哪。」

「麗梭，」她爸爸說，「這是不是暗示我要把馬弄回來？」

「不，真的。我願意走路。人只要有動機，遠近是不在乎的。不過三英里罷了。我可以趕回來吃飯。」

「我很佩服你這仁愛的舉動，」瑪麗說，「不過任何感情衝動，總得受理智的引導。並且，照我的意見，努力和需要，永遠是應該成爲比例的。」

「我們陪你走到麥兒屯去吧，」加撒琳和李底亞說。伊利沙伯接受了她們的伴送，於是三位姑娘一道兒出發。

「假如我們快點走，」在道兒上一邊走的時候，李底亞說，「也許在卡特爾團長沒走之前，我們還可以看見他。」

到麥兒屯，她們就分了手。兩個小的上一個軍官太太家裏去了。伊利沙伯一個人走了前進，她快步的穿走了一畦一畦田隴，急急慌慌的跳過一些泥堆，縱身又過了一些水窪，好容易那房子纔現在眼前了，此時腳踝酸軟，羅襪上濺滿泥痕，走熱了臉上都在發紅。

她被引到飯廳裏去。除了攝茵，大家都在那兒。她一出現，弄得大家都非常吃驚。這麼早上，這樣泥濘的道兒，單身獨自在道上跑了三點鐘，這種事在赫思得太太和賓格雷小姐看來，差不多是世間不會有的。伊利沙伯至此，也相信她們爲這個瞧她不起。雖然，她們還是客客氣氣的招待她。她們令弟的態度，不但是禮貌週全，並且是又和樂，又溫良。達梭先生不大說甚麼。赫思得先生簡直就一個字都沒說。達梭是被兩種情緒分領着，一方面是敬慕，敬慕那運動之後臉上煥發出來的光彩，另一方面是懷疑，懷疑她爲了那點緣故，不應該獨行蹣跚的跑這麼遠來。至於赫思得呢，卻是一心一意的去做饕餮將軍去了。

她問起她姐姐的病狀來，也沒有得到甚麼叫她喜歡的回答。攝茵本來病倒了的，雖然起來了，卻還是在發燒，不能走出房門。伊利沙伯很高興她們能夠即刻就把她帶到她姐姐那兒去。攝茵本來很想要個人來看她，只爲怕叫家裏人受駭，又怕有些不方便，所以在信裏沒有寫明，看見她進來，喜歡得很。不過她現在還不能多說話。賓格雷小姐走開之後，她也只能爲了身受的這種特別愛意，表示一點感激罷了。伊利沙伯默默的看護她。

早膳以後，那賓格雷家姊妹倆也來陪着。伊利沙伯開始有些喜歡她們了，因為她們爲了攝茵表示了多少的感情和掛慮。大夫來了，診察完了病人，無非說她傷風傷得太利害了，她們一定要竭力把攝茵的病治好。囑咐她還是躺下來，又給她一些藥吃。他的囑咐馬上就照辦了，因為發燒的徵候增加了，頭疼得很。伊利沙伯寸步不離的守着她，那兩位也常常在房裏陪着。那幾位先生們出去了，事實上她們在別處也無事可做。

三點鐘已經打了，伊利沙伯覺得自己非走不可，只好不情不願的說出來。於是賓格雷小姐，便請她坐車回去。她正待稍微推讓一下，即便接受。這時攝茵聽說她要走，就表示非常難受。賓格雷小姐沒有辦法，不得不把奉借馬車的好意，一變而爲留她眼前在雷則爾場住些時。伊利沙伯謝天謝地的答應了。於是派了個用人到郎薄恩去告知家人說她不回家，並叫帶幾件衣服來。

第八章

到了五點鐘的時候，那賓格雷家姊妹倆起身出去更衣，到六點半鐘伊利沙伯被請下去吃飯。大家都客氣的問攝茵的病狀，其中賓格雷先生尤為掛慮，她看出了，心中十分喜悅，但對於病情不能有快樂的答覆。因為攝茵一點都沒見好。賓格雷家姊妹倆一聽見這話，就說她們是怎樣的着急，說了三四遍，又說傷風太利害是多麼的驚人，又說她們是如何的不願意害病——以後就甚麼都丟在九霄雲外去了。當攝茵不在她們面前的時候，她們對她表示淡漠，使得伊利沙伯自由自在的重新討厭起她們來。

席間真的倒只有她們的兄弟，她還可以殷勤的對待對待。他在為攝茵焦心，那是真的，對於她的招呼也很叫她快意。伊利沙伯本來相信人家會覺得她來得莽撞，但因為這些情形，使得她自己還不致十分感覺那樣。除了他以外，別人都大不理會她。賓格雷小姐一心一意顧到達綏先生去了。

赫思得太太也差不多是那樣子。至於赫思得先生，那簡直是個懶骨頭，他活着就為的是吃喝玩牌。伊利沙伯坐在他的旁邊，他看見她喜歡吃素菜，卻不大愛吃燉獅子頭，也沒有一句話和她說。

飯一吃完，伊利沙伯馬上就回房陪撫茵去了。她剛走出去，賓格雷小姐就編派起來。她的態度，據說是真太不好了，又驕傲，又粗鄙。她不會談話，沒有儀表，沒有風趣，又不好看。赫思得太太也贊成這些話，又說：

「總而言之，她沒有一點取悅於人的地方，除非是個跑路大家。我永遠不能忘記今天早上她那個樣子。她真的差不多像個野人。」

「對了，路易沙，她真是那樣。我差不多臉上都變色了。跑來真無意識透了！她姐姐不過是傷傷風，有甚麼值得她這樣滿村奔跑的？她那頭頭髮，那樣毛亂，那樣飛蓬！」

「是呀，還有那裙子——我希望你看見了她那裙子呢，足足糊了有六寸高的泥，我準知道。那外衣本分是要去蓋住裙子的，也不管事了。」

「你的那種繪影繪聲，也許非常的確，路易沙。」賓格雷說，「可是在我卻是莫名其妙。今天早

上伊利沙伯彭乃特小姐走進這屋子裏來的樣子，我覺得非常好看。我倒簡直沒有注意到她那糊了泥的裙子。」

「達綏先生，你是看見了的，我相信，」賓格雷小姐說。「我總覺着你不會喜歡你妹妹做出這麼個樣子。」

「自然不會。」

「一走三英里，也許四英里，也許五英里，不管牠多少罷，泥巴糊到腿上，又是孤身子，完全孤身一人，她這是甚麼意思？在我看來，簡直是一種最可惡的自以爲了不起的獨立性，一種三家村裏不講莊重的樣子。」

「這點表示了她對待她姐姐的友愛，那是非常可喜的，」賓格雷說。

「達綏先生，」賓格雷小姐低聲說，「我怕她這次冒險出來，使你對她那對眼睛的愛慕受了一些影響吧？」

「一點都沒有。」他回答，「這番運動倒使一雙眼睛愈加光耀了呢。」這話以後，屋裏沈默一

下，赫思得太太又說起來：

「我對於攝茵彭乃特，倒是非常的關心。她真是個溫柔的姑娘。我全付心腸巴不得她好好的有個安置。但是有上那樣的父親和母親，又有這種樣的下流親戚，我怕她是不會有甚麼機會的了。」

「我覺得聽見你說過她有個姨爹在麥兒屯當律師。」

「可不是嗎？她還有一個，住在齊卜賽（倫敦的窮人窟，譯者註）那一帶。」

「那真了不得，」她妹子附和着。兩人便心花怒放的大笑。

「即使她們有許多姨爹塞滿了齊卜賽，那並不會弄得她們少了一分的可愛。」

「可是那樣一來，她們想與世界上重要一點的人物結婚的機會，實質上就要減少許多了，」
達綏回答。

賓格雷沒有答覆這話。他的姊妹們卻滿懷的贊成，並且，她們接着就將她們那好朋友（指攝茵）的俗親戚取笑了一陣，自家開心。

不過，她們出了飯廳之後，重新裝出溫柔，又到她屋裏來，直到吃茶的時候纔下去。她還是可憐死了，伊利沙伯一步都不肯離開，直到黃昏以後，且喜攝茵纔睡着了，她覺得自己雖不喜歡，但是應該下樓去一趟。走進了起居室，看見他們正在頑牌，大家都邀她加入。她以為他們打得很大，就指着有病的姐姐當口實來推辭了。她說自己在樓下待不了多少時間，可以自己看看書。赫思得先生看着她莫名其妙。

「你覺着看書比頑牌還要有趣些嗎？」他問。「這真特別。」

「伊利沙伯彭乃特小姐瞧不起賭錢的事兒，」賓格雷小姐說。「她是個學問大家，此外無論甚麼她都覺得沒味兒的。」

「我值不得受這樣的褒獎，也受不起落這種的編派，」伊利沙伯大聲說。「我既不是個學問大家，我又喜歡許多事情。」

「看護你姐姐的事，我相信你是喜歡的，」賓格雷說。「我希望她快快的好了，你就更加快活了。」

伊利沙伯真心的感謝他，於是走到一張桌前，那上面有幾本書放着。他馬上就要替她另外拿些書來——凡是他書房裏所有的書，都好拿來。

「爲你的好處，和我自己的名譽計，我真巴不得我的收藏還要多些纔好。不過我是個懶傢伙，藏書雖不多，經我過了目的還要少些呢。」

伊利沙伯告訴他說，屋裏的書完全夠她自娛的了。

「我真奇怪，」賓格雷小姐說，「我爸爸怎麼只剩下這麼幾本書。達綏先生，在朋伯爾雷的那間書室，是多麼的動人呀！」

「那是應該好的，」他回答，「那是好幾代收集的功勞呢。」

「並且你自己也加入了不少。你老是在買書。」

「在今日的時代，我覺得家庭圖書室是不應該忽視的。」

「忽視麼？我深知道凡是可以叫那高貴地方更加美觀起來的東西，你是一絲一毫都當了心的。查理，等你將來起房子的時候，我希望牠只要有朋伯爾雷那麼一半兒的動人就好了。」

「我巴不得牠可以那樣。」

「但是我還要勸你就在那一帶購買房地，還要拿朋伯爾雷來作榜樣。全英國沒有一縣，比德爾比縣更好的。」

「我全個心兒的願意，假使達梭將來要出賣朋伯爾雷，我是要把牠買下來的。」

「我是就有可能性的在說，查理。」

「看呀，加綠琳，我覺得要想着朋伯爾雷，買起來比淨學牠還要容易點。」

伊利沙伯全神去聽剛纔那些話去了，弄得自己無心看書。於是把書放在桌上，走到牌場上去，站在賓格雷和他的姐姐中間看牌。

「從春間以來，達梭小姐長了很多嗎？」賓格雷小姐說，「將來有我這麼高沒有？」

「我想她有。現在她差不多有伊利沙伯彭乃特小姐那麼樣了，也許還要高些。」

「我是多麼的想再見她呀！我從來就沒有碰過那樣叫我喜歡的人。那樣的容貌，那樣的舉止！小小年紀就出落得才藝絕倫！她的鋼琴演奏真太好了。」

「我真莫名其妙，」賓格雷說，「年青的姑娘們一個個都弄得那麼才藝出羣。她們怎麼會有那個耐心的。」

「一個個都才藝出羣！親愛的查理，你這是甚麼意思？」

「對了，所有的，我想。她們都會油畫檯桌，鋪張圍屏，編織錢袋。很少有人不是件件擅長的。再說人家一提到姑娘們，沒有不說她才藝出衆的。我向來聽過的都是如此。」

「你那一套普通所謂的才藝，」達綏說，「倒是極其極確的。許多女人不過只會織錢袋，張圍屏，就頂上了這種字眼。但是你那種對於一般女人的評價，我可不能贊成。在我所認識的人們中間，我不能自己吹牛，真正有才有藝的，多不過半打罷了。」

「我也不能，我相信，」賓格雷小姐說。」

「那麼，」伊利沙伯說，「依你意見，你之所謂有才藝的女子，一定含有很多方面的了。」

「對方面，倒是不少。」

「啊！自然的，」他那忠心的副手（按指賓格雷小姐，譯者註）喊，「人要是不能大大的超乎

常人之上，就不能被尊爲才人。女人家總得精通音樂詩歌繪畫舞蹈以及近代語言文字，纔夠得上這種字眼。還有，除此以外，在她的丰度和行走的姿勢中，在她的聲調中，在她的談吐和意態裏面，都必須有種東西，否則她也只不過夠得上一半兒罷了。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她少不了的，」達梭又說，「並且，除了這些，她還得有點真正實在的東西，廣讀博覽，使知識長進。」

「怪不得你只認識六個才藝女子的了。我倒奇怪你還能認識到六個這樣的人。」

「難道你對於你們女子這樣嚴格，竟以爲這一切是辦不到的嗎？」

「我從不曾見過這樣的女子。從不曾見過這種能力，這種才調，這種勤苦用功，這種文雅，都具備在一個人身上，像你所說的。」

「赫思得太太和賓格雷小姐二人喊起來，反對她這種有意的懷疑，說她不公平。她們異口同音的宣言自己曾經看見過許多女子都夠得上這種資格，及至赫思得先生叫她們好好的關牌，責備她們不留心牌場的事情，一場談話纔就此了結。伊利沙伯隨後也上樓去了。

「伊利沙伯彭乃特」門一合上了之後，賓格雷小姐就說，「是那種姑娘，她們成心在男人面前瞧不起自己女子，好來賣弄她們自己。在許多的男人們跟前，我敢說這辦法是成功的。可是在我看來，那是種可恥的計策，一種非常卑鄙的藝術。」

「毫無疑問的，」達綏答說，因為賓格雷小姐的話大半是對他發表的，「姑娘們有時低三下四的使些巧玩藝來牢籠男子。凡是這種都是卑劣，所有近乎巧詐的都很可鄙呢。」

這種答覆，簡直不能叫賓姑娘十分滿意，她也就不再談這事了。

伊利沙伯又來的時候，只是告訴她們說姐姐病得更利害了，她不能走開。賓格雷竭力主張馬上請鍾先生。他的令姐姐和妹妹卻相信鄉下辦法沒有用，提說快派人送信上城中去請最好的大夫。這種話伊利沙伯理也不理。但是她倒願意依賓格雷的主張，於是決定了，假如彭乃特小姐沒有明明白白的退症，明早就去請鍾先生。賓格雷十分不安。他的令姐姐也聲明她們心中苦惱。雖是如此，她們晚飯後倒合奏起來解解她們的煩悶。同時賓格雷是簡直無以自慰，只好吩咐他那管家婆要盡力的小心侍奉病人和她的妹妹。

第九章

那一夜伊利沙伯差不多有大半晚上都是陪在她姐姐房裏，第二天早上，絕早賓格雷先生就打發老媽子來問候，隨後那兩位高貴的姑娘奶奶也親自來了。幸好她可以報點好消息給他們。不過雖然是好了些，她還是要求送個信去邱薄，要他媽來看擲茵，且決斷她的情形。信立刻就送去了，同樣快的人家就照辦。早飯之後彭乃特太太就帶着兩位小姑娘到了雷則爾場。

假使彭乃特太太看出了擲茵的病有什麼危險，那她真會急死了。現在看見女兒的病並不駭人，她就很滿意。她巴不得女兒病慢些復原，因為要是好了，也許就得把她搬回去。所以她女兒主張搬回去，她卻置之不理；好在同她差不多同時來的大夫也說回去不是好辦法。她陪擲茵坐了一會兒，賓格雷小姐來請她，於是那位母親帶着三個女兒都跟着走到飯廳裏去。賓格雷迎着她們，說希望彭乃特小姐的病不致於驚彭乃特太太。

「當真的，先生，我真是那樣，」這是她的回答。「她病得太利害了，不能搬。鍾先生說搬動的事，我們想都不用去想。看來我們只好多打攪你們幾天了。」

「搬！」賓格雷喊起來，「千萬不要想到那上頭去。我相信我妹妹一定連聽都不願聽的。」

「請放心，太太，」賓格雷小姐帶着冷冷的禮貌說，「彭乃特小姐在我們這兒，我們一定是點點滴滴都照顧週到。」

彭乃特太太滿口稱謝。

「我相信，」她又說，「假使沒碰着這樣的好朋友，她不知弄成什麼樣兒了，實在的病得太利害了，受苦不小呢。但是她非常的忍耐着，她一向是那樣的。因為她那性子真是沒有例外的溫柔到極點，我從來沒有見過的，我常和我那幾個女孩子們說她們比起她來真算不了什麼。賓格雷先生，你這房子很美呢，從那鵝卵石的道兒上望去，景象也很可愛。在這村落裏我不曾見過什麼地方，比得上雷則爾場。我希望，雖然你只不過是短期租借，但你不打算很快就搬走吧。」

「凡是我幹的事都是匆促間弄成的，」他回答，「所以假使我決定了離開雷則爾場，恐怕在

五分鐘以內我就動身了，不過眼前我覺得好像在這兒住定了似的。」

「我猜你正是這樣，」伊利沙伯說。

「你開始在了解我嗎？」他大聲說，掉過去看着她。

「哦！當然——我完完全全明瞭你。」

「我想我或許該以此自喜吧，但是這樣容容易被人家一眼就看透了，真也可憐。」

「碰着有時是那樣。但是一個深心眼兒有城府的人物也不一定就比你這種的價值多少。」

「麗綏，」她媽喊起來，「想想你在什麼地方，別拿在家裏縱放出來的那些狂樣兒，全個兒使

出來了。」

「以前我倒不曉得」資格雷馬上接着，「你是個研究品格的人物。那種研究定是非常有趣

的吧？」

「對了，但是有城府的人物，卻最是有趣。他們至少有這種好處。」

「一般的說起來」達綏說，「鄉村裏卻足供研究的材料很少很少。在鄉村鄰里中，你簡直是

進入了一個非常閉塞而又單純的社會。」

「可是人們自己卻改變得很多，所以在他們身上總能找得出一點新的東西來。」

「對了，當真的。」彭乃特太太這時給他那句提到鄉村鄰里的話擦得生氣，就嚷着說，「我告訴你在鄉村裏那樣的事也很多，比城中差不了什麼。」

人人都吃了一驚，達綏呢，他看了她一會，響也不響，掉轉身走開了。彭乃特太太以為自己大獲全勝，便興高彩烈的繼續下去了。

「我就看不出倫敦比起鄉下，有什麼大不了的好處，在我看，除非就是店鋪子和公共場所。鄉下，真是比起來要新鮮趣味多了。賓格雷先生，你說對不對？」

「我在鄉下的時候，」他回答，「從來沒有想離開牠；等到我在城裏，我的感覺又差不多是那樣。牠們各有各的好處，無論在那兒，我都一樣喜歡。」

「噯，這是因為你的性格兒正合適哪，可是那位先生，」看着達綏，「好像拿鄉村看得一個大不值似的。」

「真是媽媽，你弄錯了。」伊利沙伯說，替她媽臉上泛紅。「你懂錯了達綏先生，他的意思不過說在鄉村裏的人物，不像城裏那麼種類複雜，這一點你不能不承認是實在的。」

「是呀，孩子，誰也沒說像那樣；可是要說在這村落裏碰不着多少人物，那我相信比這還大些的村子也就很少。我明曉得我們跟二十四個人家來往會餐。」

只爲怕伊利沙伯難過，賓格雷竭力裝出平常的樣子。他的姊妹卻沒有那麼細緻，她們瞅着達綏，示意的微笑着。伊利沙伯想找出些別的事來談，好岔開她媽的念頭，便問她自從自己離家以後，夏綠蒂盧克斯上郎薄恩去過沒有。

「不錯，她昨天和她爸爸一道兒來的。威廉爵士多麼叫人愜意呀！賓格雷先生——不是嗎？那樣一個漂亮人物，又誠直，又和易——無論對誰他總有幾句話對付。——那就是我所謂的受了陶鎔。有些人異想天開以爲自己是了不得，金口難開的，（指達綏言，譯者註）就大大弄錯了。」

「夏綠蒂和你吃飯了嗎？」

「沒有，她要回去，我猜她家裏等着她去作豬排。在我，賓格雷先生，我總要雇用一些能了自己

的事的底下人；我的姑娘們不是像她們那樣帶大的。不過人人可以自作主張，盧克思家孩子們也是好之一流的姑娘，我告訴你。可惜了她們就是不大好看不過，我並不是說夏綠蒂怎樣的難看——況且，她是我們的好朋友。」

「她似乎是位非常和藹的姑娘，」賓格雷說。

「啊！親愛的，是哪——可是你不能不說她是很平常，盧克思太太自己常說，還豔羨我攝茵的美貌哩。我並不喜歡替自己的孩子吹牛，可是真的，攝茵——少見有比她再標緻的人兒。人人都是這樣說，我卻不能相信自己溺愛的見解。她還只有十五歲的時候，在城裏我兄弟卡丁納那兒有個紳士非常的愛她。我姊姊總拿準了，在我們沒回來以前，他會向她求婚的，不過，末了他還是沒有。也許因為她太年青了。雖然如此，他還為她寫了幾首詩，那些詩都非常可愛呢。」

「他的愛情也就這樣完了，」伊利沙伯很不耐煩的說，「我想好多人都是這樣勝過了牠的。奇怪不知是誰發明的，寫詩會有趕走愛情的效力。」

「我一向都拿詩歌當作了戀愛的糧食呢，」達梭說。

『如果那種戀愛是優美的，堅固的，很是健全，那麼牠可以當糧食。無論什麼東西只能滋補已經強壯了的東西。但假如那只是一點淡薄的傾向，我相信只要一首好好的十四行詩就可以把牠完全餓殺了。』

達綏只是笑了一笑。大家就都沉默起來。在這期間，伊利沙伯只是發抖，生怕她媽又自己發表起來。她總想說話，可是又想不出什麼話來說；過了一會子彭乃特太太重又感謝起資格雷來，爲的他待攝茵那種好處。同時爲的麗綏也在這兒打攪了他，又再三道歉。資格雷真真誠誠恭而有禮地回答她，致使他妹妹也不能不在必要的時候應酬一下。她盡她這種責任的時候，實在沒有什麼禮貌，但是彭乃特太太已經稱心滿意了，不久她就叫備車。這個記號一發，那位頂小的姑娘就挺身上前，原來她們來了多久，那兩位姑娘就咕唧了多久，結果，那頂小的要求資格雷開跳舞會，那是他剛到鄉下來的時候許下了的。

李底亞年紀才十五歲，已經長成人了，很結實，臉皮細嫩，容色和悅，是她媽的個寶貝，所以小小年紀就給帶入交際社會裏來。她的精神活潑，天然的有些自高自重，現在更加好像保了道險似的，

因為她姨爹的好吃好喝，和她自己那種平易的態度，把她介紹給那些軍官，弄得那些人非常注意她。所以叫她去向賓格雷先生提起跳舞的事，簡直很合式，她粗粗齒齒的向他說起他的允許；還說假使他不照自己的話去行事，那就是最不要臉的勾當。對於這種攻擊，他的回答倒很叫她媽喜歡：「我告訴你，我是停停當當的準備踐約了；等你姐姐好了，假如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指定開那跳舞會的日子。可是你總不會喜歡在姐姐病中去跳舞哪。」

李底亞聲言自己滿意。「啊！是哪，等到攝茵好了之後，當然是要更好些，再說到了那時節，卡特爾團長也總回了麥兒屯。等你把你的跳舞會開過之後，」她又說，「我一定要他們也開一個。我要對傅斯特大尉說，假如他不開的話，真去盡了他的人。」

彭乃特太太和她的令愛們走了，伊利沙伯馬上回到攝茵那兒去，任憑那兩位姑娘奶奶和達綏去批評她自己和她家人的行動；雖然如此，後者（達綏——譯者）總不能給人聳動起來對於她吹毛求疵，不怕賓格雷小姐拿「妙目」來開玩笑。

第十章

這一天的情形也和昨天沒大分別的過去了。早間赫思得太太和賓格雷小姐跑去陪了病人幾點鐘，這時她慢慢的漸漸的好上來了；晚上伊利沙伯到起居室來加入他們的團體。這時打牌的事倒不見。達綏在寫什麼，賓格雷小姐坐在他旁邊看他寫下去，再三再四的打斷他的注意力要附話給他妹妹。赫思得先生和賓格雷兩人在頭紙牌，赫思得太太在旁觀局。

伊利沙伯拿些針線來作，一邊注意達綏和他的伴侶之間的一切，覺得十分有趣。那位姑娘老是恭維着，一時說他的字寫得好，一時說他的行線整齊，要不就說他的信長，但人家那方面接受這些恭維的態度，卻是完全不大理會，這樣對比起來，弄成種非常奇怪的對話，恰好和她對於那兩人的見解相合。

『達綏小姐接到這樣一封信的時候，該是多麼快活。』

他不則聲。

「你寫得非常之快。」

「你鬧錯了，我寫得倒是慢。」

「一年之內你免不了的該要寫多少信！還有事務上的想起來多麼討厭！」

「那麼，幸虧牠們是我的事，不是你的。」

「請告訴你妹妹說我想見她。」

「我已經依你的意思跟她說了一次了。」

「我怕你不大喜歡你那筆，讓我給你修理修理吧。我修的筆不錯。」

「謝謝——不過我回來都是自己補自己的。」

「你怎麼能夠弄到寫的這樣整齊？」

他不響。

「告訴你妹妹說她的筭篋彈得長進了，我很喜歡；還有她起的那張桌上的圖案，小小的，很好

看，我真歡喜得了不得，我覺得牠比格蘭芮姑娘的那個，不知好到那兒去了。」

「可否請讓我把你的歡喜拖延到下次再說？眼前我沒有地方來替牠們申訴了。」

「呵！那沒有關係，正月裏我就要看見她了。不過，你向來都寫這麼又長又可愛的信給她嗎，達綏先生？」

「通常都很長；不過是不是向來都可愛，那我可管不了。」

「我覺得這是個規矩；會很流利寫長信的人，總不會寫得不好的。」

「加綠琳，那不能夠拿來稱贊達綏，」她的哥哥高聲說。他寫起來並不流利。他太過於研求四聲字了。對不對，達綏？」

「我的風格是和你的不同。」

「呵！」賓格雷姑娘小姐叫起來說，「查理寫時的不小心，簡直到了想像的極點。他差不多就要掉了一半字，其餘的又塗了牠。」

「我的思想來得太快了，弄得我來不及表現牠們——為此我的信有時簡直一點什麼都不

能傳達到對方去。」

「你的謙卑」伊利沙伯說，「簡直要使責罵解除武裝呢。」

「無論什麼都沒有假裝謙卑那麼虛假的，」達綏說，「多有的時候那不過是隨口亂說，有時簡直是間接自誇。」

「那麼我剛才那小小的一點謙遜，你歸之於那一種呢？」

「間接自誇就是了；其實爲了那些寫字的缺點，你很自傲呢，因爲你覺得那是由於你的思想敏捷和不注意寫法的緣故；就算你不覺得這種怎樣可貴，至少也以爲是很有趣的。一個人作事敏捷，每每以爲是了不起，卻不管他的事情作得不完美。今天早上你告訴彭乃特太太說你要決定搬走，那麼在五分鐘之內你就動身。你說的時候，好像在替自己作宣傳的樣子——究竟躁急有什麼值得頌揚的，丟下了必要的事不作，並且於己於人一點真正的好處都沒有？」

「噯！」資格雷喊起來說，「早上胡說的話，到了晚間還要記起來說，真太厲害了。再說我拿榮譽作擔保，我相信我那些關於自己的說話，都是的確的，到現在我還相信呢。所以至少我用不

着裝什麼無味的燥急，來姑娘太太們面前出風頭。」

「我敢說你相信牠，但是可不能相信你會走得那麼快。我曉得有些人是靠機會行事，你也不過是這樣的人物。假使今天你跨上了馬預備出，忽然有個朋友對你說，「賓格雷，你過一個星期再走吧」——你也許就照辦了，也許就不走了也不定——再有一句話時，你作興會等上一個月呢。」

「就這一點，」伊利沙伯大聲說，「你也不過只證明了賓格雷先生叫他的性格受了委屈，你已經把他表白出來，比他自已說的要透徹多了。」

「你以為我友說的那些話，」賓格雷說，「是在稱贊我的脾氣溫柔，我是非常的滿意。不過我怕你把牠掉了個方向，那並不是我那朋友的本意呢。因為假如在這種場合，我硬給拒絕，放開馬趕快的跑了，他自然就要說我還不錯。」

「那樣你固執己見就算抵償得過你那急於執行原意的躁急了嗎？達綏先生這麼想嗎？」

「說起來，我是不能解釋那個道理。達綏不能不自己說明。」

「本來不是我的意見，我也從來沒有承認過的，你卻要給我，要我來說明，就讓那件事依了你

的解釋那樣吧。不過，彭乃特小姐，你要記住，想像中那個要他回到屋裏去的，阻礙了他的計畫的朋友，不過只要求了那樣。他要求的時候，並沒提出一點理由來證明牠是適當的呢。」

「甘心情願的——容易易的——順從朋友的要求，這種好處你是沒有的。」

「一點說服都沒有就順從了，對於雙方的理解力方面，都不算什麼褒獎的。」

「在我看來，達綏先生，你根本就不承認友誼和感情的影響。只要對於那請求的人有一點點注意，總可以使人什麼理由都不要就心甘情願的順從他的請求，我倒不是特特的指着這件事，即如你替賓格雷先生設想的，在說，或許我們等到相當時機到了再討論他的行為也好。可是在朋友們中間日常一般的事情上，要是的一方要求對方在霎時間放棄他的決意，他就毫不往下追求的依了牠，你能夠說這種人不對嗎？」

「在我們沒有說下去之先，我們先把那種請求的重要的程度，和那兩位朋友親密的程度，都確定一下好嗎？」

「好極了！賓格雷叫起來，『所有的詳情我們都得知道，不要忘了他們間比較的高度和大

小因爲那樣要使辯論更有價值，彭乃特小姐，你到那時纔曉得呢。我敢擔保說假使達綏不是這麼個比我高大的漢子，我就不會有現在這樣一半的敬仰他。在某些時候，某種場合，我敢說沒有比達綏更討厭的人，特別是在他家裏禮拜天晚上他沒有事幹的時候。」

達綏微笑了笑。伊利沙伯覺得自己明明看出他像在有氣，就忍住了笑。賓格雷小姐怒烘烘的反對他所受的輕蔑，急得罵她哥哥談這種無意識的話。

「我看出你的策略來了，賓格雷，他的朋友說：『你不喜歡辯論，想把牠停止呢。』」

「也許是吧。辯論太似乎爭論了。假如你和彭乃特小姐忍一忍；等我走出去了這屋子再說，那我真感謝你們。那時你們喜歡說我怎樣都可以隨便。」

「你的要求，伊利沙伯說，『對我一點犧牲都沒有。』達綏先生也很應該去寫完他的信。」
達綏先生依她的勸告果然把信寫完了。

這件事完了之後，他請賓格雷小姐和伊利沙伯賜點音樂聽聽。賓格雷小姐喜得了不得走去琴邊，恭請伊利沙伯帶頭，伊利沙伯也是恭而有禮，并且更誠懇的推辭了。於是她自己坐下。

赫思得太太唱歌，她妹妹彈琴。伊利沙伯卻在翻閱那些擱在琴上的樂譜，她一邊翻，一邊卻覺察到達綏先生時時兩眼釘着她。她無從去設想這樣一位大人物卻會敬重她起來；但是若說因為他不喜歡她，所以纔看着她，更是沒有的事。末了，她只好揣想，必是依他的標準看來，她有什麼比在坐的別人更不好，更可責備的地方，但是她並不介意，她太不喜歡他了，所以不高興去邀他的青睞。

賓格雷小姐彈了幾曲意大利歌以後，改彈一些活潑的蘇格蘭音調以變換那種美感；沒有過一會兒，達綏先生走到伊利沙伯面前來對她說：

「彭乃特小姐，你不想利用這個機會來作一個蘇格蘭舞？」

她微微一笑，可是不作聲。他重又請問她，心裏奇怪她的沉默。

「呵！我早就聽見了，」她說。「可是馬上我不能斷定怎樣回答你。我知道你巴不得我說『好』。那時你好像視我的趣味太低，你又該開心了；可是我總喜歡觀穿人家的妙計，騙一騙那些豫想藐視我的人。所以，我決定了告訴你，我絲毫不喜歡作蘇格蘭跳舞。——現在，你敢恥笑我。」

「真真的不敢。」

伊利沙伯本意要侮辱他的，看見他的禮貌，倒吃了一驚，可知伊利沙伯根本是不能侮辱人的，她的態度又溫柔又滑稽；達綏從來沒有給女人迷住像她這樣的。他相信假使不是她的門戶低微，他就危險了。

賓格雷小姐看見的，或者可以說是懷疑的，很夠使她到了妒嫉的程度，因為要把伊利沙伯弄走，使得她更加着急，盼望她的好朋友攝茵快些全愈起來。

她常常撩起達綏生氣，不喜歡他的客人，談什麼所謂的他們的結婚，計畫他們這種姻緣給他的快樂。

『我希望』第二天他們在小樹林裏面走路的時候，她說，『將來到了必要的時節，你得提醒你那位丈母娘一些兒，叫她把那舌頭關住些，並且假使你作得到的話，那幾個小女子追逐軍官的毛病兒，總得把來治好。——還有，如果我可以說到那樣深微的事情，那歷有點小小的事也要努力制止一下，就是尊夫人那麼似乎有的一點兒驕狂和粗氣。』

『關於舍下的家庭幸福，你還有什麼話嗎？』

「啊！有呢。——千萬把你費立普姨爹姨媽的肖像弄到朋伯爾雷的圖畫陳列室去張掛起來。還要把牠們掛在你伯祖——那位法官的旁邊，要曉得他們的職業是一樣的；不過行路不同罷了。至於你的伊利沙伯的玉容，那你萬萬不要打算寫照。你瞧那個畫工能夠描出她那對秋水盈盈的媚眼呵？」

「當真的，要畫出牠們的表情是不容易，可是牠們的顏色，形狀，和睫毛，都異常美好，許可以模下來吧。」

正在這時她們遇見赫思得太太和伊利沙伯從另外一條道兒走來。

「我沒想到你們也要散步。」賓格雷小姐說時有些慌張，生怕說的話給她聽見了。

「你們待我們太不好了，」赫思得太太說，「跑出來卻不告訴我們說你們上外面來了。」

馬上她就把達綏那隻閑着的手挽着，丟下了伊利沙伯一個人去走。那條路只容得下三個人，達綏先生覺得他們無禮，便說：

「這條路走不下我們這一羣，讓我上大道上去罷。」

可是伊利沙伯一點兒也不情願跟他們在一塊，笑笑的說：

『不，不，你們還是在這兒吧，你們正應當聚在一塊兒，顯得非常的好。若弄上四個人，這美景便破壞了。再見。』

她於是笑着跑開去了，一邊慢步走着，一邊想起這兩天就能回家，心裏得意的很。攝茵已經好了許多，打算這天晚上走出屋子去頑一兩個鐘頭。

第十一章

姑娘奶奶們晚飯之後，伊利沙伯飛忙的跑到她姐姐那兒去，收拾得寒氣一點都不能侵犯她了，然後陪着她到起居室來，她的兩位好友迎着她宣言她們快樂，說了許多許多；在這一點鐘內，那些紳士們還不曾回來的時候，伊利沙伯從來沒見過她們這樣和藹的。她們的談話的本事真了不得。講起宴會來講得真確，說起故事來說得滑稽，嘲笑起她們的熟人來，尤其是興高采烈。

可是等到那幾位男先生們進來了之後，攝茵就作不成第一個對象了；賓格雷小姐的眼錄馬上就射到達綏身上去了，他走進來還沒有幾步，她就有話和他說。他呢，是向攝茵行禮，恭恭敬敬的賀喜攝茵；赫思得先生也對她微微鞠了一躬，據說他「很喜歡」；至於賓格雷的見面禮，那是又熱烈又遇到的。他滿心快樂，全神注意她。開始的半點鐘，完全用在添煤上面，說是怕她換了房子會受冷。後來又讓她坐到火爐邊去，離門要遠一點。然後自己便坐在她旁邊跟她談話，簡直不理會其他

的人們。伊利沙伯坐在他們的對面，看見這些情形着實開心。

吃過茶之後，赫先生提醒他的小姨要打牌，——可是不成功她私下打聽到達綏先生並不想頂牌，就是赫想得先生公然的請求都給她拒絕了。她苦訴他，人人都不想打牌，同時大家對於那件頑意的沉默，也似乎她的話是對的。於是乎赫想得先生無事可幹，只好橫上一張沙發去睡他的覺。達綏拿起本書來看，賓格雷小姐也學他，赫想得太太一心只在盤弄她的戒指鐲子，有時也夾在賓格雷和彭乃特小姐兩人當中說幾句話。

賓格雷小姐的注意力一半兒是攔在自己的書上，一半兒卻用來留心達綏先生的書看到了什麼地方；她老是問他一些問題，要不就右他所看到了的頁數。雖然如此，總不能弄得他說起話來；他答應她的問題，便又自己看下去。賓格雷小姐因為自己那本書是達綏那本的第二卷，她特地挑出來的，所以拼命的要覺得看牠有味，結果卻把自己累了個不亦樂乎。她只得打了個大呵欠說：『像這樣的過日子多麼快活！我敢說，總而言之無論什麼頑意兒，都沒有看書有趣！人作別的事比看書要容易，多累得多呢！——我將來自己有了家，要是沒有一個很好的家庭圖書室，那我真要苦』

死。」

誰都不理會她，於是她又打了個呵欠，丟掉了書，滿屋子望了一望，想找點什麼頑意兒；聽見了她哥哥在跟彭乃特小姐談什麼跳舞會，她突然轉身向他說：

「說起來，查理，你真的打算在宙則爾場開跳舞會嗎？那我就勸你在沒定意之先，徵求道時在坐人們的意見。我們中間一定有人覺得上跳舞會是受罪去，而不是去尋開心的，要不然纔怪呢。」

「要是你說的是達綏，她哥哥大聲說，「那麼在沒開會之先，他可先自睡覺去，說到跳舞會那是已經決定了的；只候尼古拉把菜湯準備夠了，我就下請帖。」

「假使開跳舞會能改換一些門徑，」她回答說，「那我是會更喜歡的。像平常會裏那種程序，真有叫人受不了的煩厭。如果那天的秩序能夠除掉跳舞，改用談話，我看要更有理性。」

「有理性得多哩，好加綠琳，可是那就說不上像個跳舞會了。」

賓格雷小姐也不答應，過一會兒立起身來滿屋走着。她的形態很優美，行動的姿勢也好，可惜達綏卻還是不動聲色的用着心，但她是爲了他才表現得那樣的。她情緒無聊，不得不重新努力，於

是把談鋒轉到伊利沙伯身上來了。

「伊利沙伯彭乃特小姐，我請你也來學我的樣兒，滿屋子轉動轉動。——我告訴你，坐久了起身走動一下頂提精神。」

伊利沙伯吃了一驚，但是馬上就答應了她。同時資格雷小姐這樣舉動的真正目的，也達到了；達綏搔起頭來看着。他和伊利沙伯一樣，也被那方面的新奇注意驚醒了，無意識的放下書來。立刻他就給她邀請加入，可是他推辭了，說他想像她們之所以要一路在屋裏走來走去，只會有兩個動機，倘若他一加入，對於無論那個動機都有妨礙。「他是什麼意思？」——她急死了要曉得他的意思，又問伊利沙伯懂不懂得他。

「一點都不懂，」她回答。「但是放心罷，他在刻薄我們，我們要叫他失望，頂好的法子是不要把這當作一回事。」

可是資格雷小姐無論什麼事都不能使達綏失望，所以苦苦的問達綏，要解釋那個動機。

「我很願意解釋解釋，」在她一停止了讓他說話的時候，他就說，「你們許是彼此都相信得

過，所以挑出這個法子來混時間，談些私心話，要不就是你們覺得自己行走起來，體態會顯得更好看；——如果是第一個，那麼我當然是妨礙你們，若是第二個，那麼我坐在大爐旁邊，可以更好的敬慕你們。」

「啊！駭人聽聞！」賓格雷小姐叫起來。「我從來沒聽過這麼惡狠的話，我們該怎樣罰他？」

「只要你有心，再沒有比這還容易的，」伊利沙伯說，「我們大家都會罰我，我害你的。拿他開頑笑——笑他——你們這樣熟，你一定曉得該怎麼作。」

「我可以發誓說，我的確不曉得該怎樣作。我告訴你，我們的熟識並沒叫我幹那種事。拿人家沉靜的性質和精到的腦力來開頑笑，不——我覺得他會為此和我們鬪氣哩。至於說笑，假如你願意聽，那我們是不能放浪形骸無緣無故發笑的。達綏先生可以自樂去罷。」

「達綏先生是不能取笑的，」伊利沙伯大聲說，「那到是非尋常的利益，並且我希望牠繼續的不尋常，因為假如我有了許多的這種熟人，那我真要不知所措。我喜歡發笑極了。」

「賓格雷小姐稱贊我是過於其實了。最好的最聰明的人——不，最好的最聰明的行爲——

在一個拿說笑話當作生命上第一件事的人們看來，本是很可厭的。」

「當然，」伊利沙伯說，「有這樣的人，不過我希望我不是其中的一個。我希望我永不討厭聰明的和好的事情。愚蠢，無意識，狂念，和矛盾是叫我起勁，我承認。只要我能夠的時候，我都要笑牠們的。——但是這些我想正是你沒有的。」

「恐怕那是無論誰都不能有的。可是我平生總努力要免去那些使健強的了解變成厭物的弱點。」

「卽如虛榮心和傲慢。」

「不錯，虛榮心真是個弱點。但是傲慢——假如人的腦力真強的話，傲慢總會受着很好的節制。」

伊利沙伯掉過去暗笑。

「你對於達綏先生的考試該完了，我想」資格雷小姐說，「現在請說，結果是什麼？」

「由牠我完全相信達綏先生是毫無缺點的，他自己承認了，沒有隱瞞一絲一毫。」

「不，」達綏說，「我沒作那種假。我有許多缺點，可是我希望不是理解方面的。我的脾氣我不敢褒獎，牠太不柔順了——自然是不顧世人方便的。我應該很快的忘記人家的愚蠢和下流事，可是我總不能，也不能忘記人家得罪我的地方。我的情感，是不能一打算取消，就風流雲散了的。我的脾氣可以說是厭惡的，——我的好評一失掉了就永遠不能恢復了。」

「那真是個缺點！」伊利沙伯大聲說，「固執的討厭是品格上的陰影。不過你已經把你的缺點挑得很好，我真不能取笑牠。你可以放心罷。」

「我相信每一種性質都會傾向於某一特定的缺點——一個天然的弱點，就是最好的教育都糾正不過來的。」

「你的缺點就是偏於恨惡個個人。」

「你的呢，」他笑着回答，「就是故意要誤解別人。」

「千萬讓我們來點音樂吧，」賓格甫小姐喊起來，給那於她沒分的談話弄厭倦了，「路易沙，你不怕我吵醒赫思得先生吧。」

她姐姐一絲一毫都不反對，於是鋼琴就打開了；達綏回憶了一會覺得如此倒也很好。他開始有點擔心，怕自己對伊利沙伯太注意了，有些危險。

第十二章

姊妹兩人商量好了之後，第二天早上伊利沙伯寫信給她媽，要求當天打發車子去接她們。可是彭乃特太太早已算計了，讓她的姑娘們在雷則爾場待到下禮拜二，那樣攝茵恰好完了她一個禮拜的病期，爲此她老大不喜歡早些接她們回。她的回信很是不對勁，尤其對於伊利沙伯的願望是如此，因爲她是急死了要回家的。彭乃特太太的信上說家裏的車要等到禮拜二纔能有空，假使資格雷先生和他的姊妹們留她們倆還住些時的話，她可以讓她們住下去。不過伊利沙伯已經決定不再住下去了——她也不甚覺得人家會留她們；反之她還怕人家會說她們闖在別人家裏老住，她慫起攝茵馬上就去向資格雷先生借車，後來決定了在早上把她們原來要離開雷則爾場的計畫說明，並且提出那個請求。

這話說出來之後，大家都說恐怕攝茵的身體受不住，要留她們至少到明天再走，你一言，我一

語，總算主人情重，於是她們決定住到明天早晨再回家去。賓格雷小姐失悔起來怪自己不該爲頭爲腦的提議留她們。因爲她對於一個雖然有友誼，但是對於另一個的嫉妒和恨惡卻比較更甚。

主人聽見她們這麼早就要回去，真是難受；總是重重複複的向撒茵說那很危險——說她還沒曾完全恢復；可是撒茵覺得自己是對的就堅持着已意。

在達綏先生聽來，這倒是個值得歡迎的消息——伊利沙伯在雷則爾場持得夠久了。他不願受她的吸引，可是她卻能引他——賓格雷小姐對她無禮，並且特別的頑笑他。他很聰明地決定了，要特別的小心小心別叫溜出一點兒敬慕的表示來，不要有一點什麼可以提高她的希望，使她希望能夠影響他的幸福；他感覺到假如她有了這種意思，那麼他最後一天的行爲，必有重大關係，不是證實牠就是打破牠。主意拿定了，禮拜六一整天他跟她簡直沒有說上十個字，雖然有一個時候，他們兩人獨自在一塊兒差不多半鐘點，他是立定了良心注意自己的書，連看都不看她一眼。

禮拜日早禱以後，差不多人人歡迎的分別出現了。到底賓格雷小姐伊利沙伯的禮貌增加得很快，對撒茵的友愛也是那樣；她們離開的時候，她告訴後者無論在郎薄恩或在雷則爾場見面，她

總是會非常喜歡的，又極其親熱的擁抱她，以後她並且和前者抖抖手，伊利沙伯與高采烈的向他們大家告辭。

她們回到家裏，她們的媽可是不甚歡迎，噏着她們回來太早了，大不應該叫人家麻煩；並且華知攝茵又會傷風——倒是她們的爸爸，雖然簡簡單單的表示他的快樂，卻是真喜歡重見她們。他早已感覺她二人在家庭裏的重要；晚飯後的家人談話，沒有攝茵和伊利沙伯，就失掉了一切的生氣和意義。

瑪麗還是老樣兒，深深的研究徹底的根基和人類的本性，還有些新筆記令人起敬，又說些關於舊道德的新意見給他們聽。加撒琳和李底亞的報告又自不同。自從上星期三以來，軍隊裏又有了些新事情，出了些新聞；前不久好幾個軍官跟她們姨爹吃過飯，有個兵搥了鞭子，並且實實在在的有這種話，傅斯特大尉快結婚了。

第十三章

「好太太，我希望」第二天早上他們早飯的時候，彭乃特先生對他的太太說，「今天你準備了很好的午飯，因為我有原因期望我們家裏會多添個人呢。」

「你說的是誰？親愛的？我不知道有誰會來。除非是夏綠蒂盧克斯碰上了——我希望我們的飯食夠得上招待她。我就不信她在家裏常有這種樣子。」

「我說的這人是位紳士，是個生客。」

彭乃特太太登時目光如電——是位紳士又是個生客！那就是賓格雷先生，我相信。怎麼的，邁茵，你就一絲風兒都不漏出來。你這個狡猾東西好呀，我相信我真喜歡見着賓格雷先生——可是——我的菩薩爺多倒霉！今天街上簡直買不到魚，李底亞，好孩子，快些按鈴，我非得馬上和小山說話不可。」

「這人並不是資格甫先生，」她的丈夫說，「這是個生人，我從來沒見過的。」

這句話引得滿堂失驚。她的太太和五個女兒馬上異口同聲的問他。他覺得很開心。借她們的驚奇來開了一陣心，他這纔來解釋：

「差不多一個月以前，我接到了這封信，在兩個禮拜之前我纔回了。因為我覺得這是很精細的事須要早些注意。信是從我的表親哥林斯先生那兒來的。等我死了之後，只要這人高興無論幾時把你們趕出去都行。」

「啊！親愛的，」他的太太叫起來，「我聽不得提起這話，請你別提那個鬼人了罷。我真覺得那是天底下最難堪的事，你的財產不能傳給自己的孩子，卻要依什麼法律送給別人；並且我相信假如我是你，一定早就想了各種各樣的法子把這事處置好了。」

攝芮和伊利沙伯打算把依法授產的性質解釋給她聽。她們以前就常常這樣試行了的。可是對於這個題目，彭乃特太太簡直不能用理智，她還是苦苦恨恨的喊罵太殘忍了，把財產不給家裏的五個女兒，卻送給一個不知誰何的東西。

「這的確是件頂不公平的事。」彭乃特先生說，「哥林斯先生接收郎薄恩的罪過，是無論什麼都洗不掉的。不過假如你平心靜氣的聽聽他這封信，他這種表現自己的方法，也許要安慰你一些。」

「不，我知道我是不會的。我覺得他寫信給你真是唐突，並且非常假冒爲善。我很這種假意虛情的朋友。他爲什麼不和他爸爸一樣老是跟你吵架？」

「不是嗎？真的，關於這點，他這信裏也已經表示了一些有孝意的遊疑，你就會聽出來的。」

「親愛的先生：

你與先君已往的嫌隙使我心時時不安。自從不幸先人棄世，我就想彌補這個裂痕。只是我自己又有些懷疑，怕的是先人所樂意反對的人，我卻從而修好，未免對尊人意念不虔。——「你看，太太」——可是現在我心已經這樣決定了，因爲在復活節那天我已經授了職。我的運氣很好，竟邀了尊榮正大的加撒琳狄波夫人的青眼，受了她老人家的栽培。她老人家是已故路易狄波爵士的

夫人。她老人家以福澤仁恩施及於我，使我在這片教區裏管一個有價值的教堂，使我在這兒誠懇的努力謙謙卑卑的崇侍她老人家，使我可以在這兒奉行大英教會所定的一切禮儀節文。再說，我既作了個教士，我就本分地應該在我的努力範圍之內傳佈和建立和平的幸福在各家裏。根據這些理由，所以我很自喜，因為我那好意的提議是很值得稱贊的，並且從此我那要依法承收郎薄恩的事情，你們也可以善意的不去注意牠，而來接受這枝獻上的橄欖枝，爲了我使諸位令愛受屈，我心只有難受，敬請原諒，並且我告訴你們我準備要作一切可能的補償——這話以後再說。假如你不反對我上府上去，那麼我將在禮拜一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四點鐘到府侍候，並且打算擾你直到下禮拜六。對於我一點不方便都沒有，因為我偶然離開一個禮拜日——只要有別的牧師來管一天事——加撒琳夫人是不會不贊成的。敬候

尊夫人和令愛們安好。

你的祝福者和友人，威廉哥林斯。

十月十五日，洪斯福德，韋斯特哈姆附近，肯特。

「所以到了四點鐘，我們就可以期盼這位製造和平的貴人來到。」彭先生一邊摺信一邊說。「他好像是個很憑良心很講禮的青年。我相信將來他會變成個好相識，尤其是假如加撒琳夫人開恩，準他再來一次的話。」

「關於孩子們，他提到的倒是有些道理。假如他打算彌補的話，我也不去作那叫他喪氣的人。」
「雖然很不容易。」搗菌說，「猜出他所謂對我們本分應盡的補償是什麼，但是他有這個意思就很好了。」

伊利沙伯見他對於加撒琳夫人那種非常的崇拜，很是吃驚，還有他那些善意要給他教區裏的人家施洗，結婚和埋葬，只要需要的時候，他就要那樣，也叫她詫異。

「他定是個奇人，我想。」她說。「我不懂得他——他的文字似乎有些誇耀——還有他依法承產卻要請我們原諒，這是什麼意思？——假如他能夠幫忙的話，他就會作，我們是不會那樣設想的。——他是個明白人嗎？爸爸。」

「不，孩子；我覺得不是我很覺着他是正相反，你看他這封信的語氣，一面是卑諂，一面又是自大，兩者混合得多麼有趣。我倒急於想見他，可以關心。」

「在文章方面看來，」瑪麗說，「他的信倒不見什麼缺點。所謂橄欖枝的見解也許不全是新的，但是我覺得表現得好。」

在加撒琳和李底亞兩人方面，無論寫信的人或是寫的信，都不能引起她們的興趣。她們的老表之能穿大紅外套跑來，差不多是不可能，並且她們和穿別種顏色的男人在一起就不覺得快樂，已是好幾個禮拜的事。說到她們的媽，哥林斯先生一封信已經把她的怨氣打消了好多，她倒是相當地鎮靜的準備見他，這樣子使得她的丈夫和女兒們奇怪。

哥林斯先生很按時間，全家恭而有禮的把他迎接進來。彭先生真是不大說話；可是姑娘太太們卻早已準備了要放談。哥林斯先生這方面好像用不着人家引起他說話，並且也不像個願意守沉默的人。他很高很胖，是個有二十五歲年紀的青年。他的風度莊嚴，態度呆板。還沒有坐一會兒，就拼命的恭維彭乃特太太有這麼多美好的女兒；說一向就聽說她們好看，今日一見，纔知道名不及

實；又說沒有問題的，她會眼見她們一個個及時成家立業。這種禮文，在坐中很是有幾位不愛聽，但是彭乃特太太從來不和奉承打架的，極痛快的承應他。

「我信你是很仁厚的；我一心的願意事實上證明是如此。因為要不然，她們就夠可憐的了，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式的。」

「你大概指的是依法承產的事吧？」

「呀，先生，我正是這意思。你要承認我的孩子是受了委屈的。並不是我在跟你找錯，因為我知道這種事在世上是碰機會的。一個人的產業一攔在法律底下，誰也不知道牠會往那兒走呢。」

「太太，我明白尊表妹們的痛苦，關於這件事我有許多話要說，但是我得小心謹慎，免得顯出唐突造次。不過我敢告訴姑娘們，我是預備了敬愛她們的。眼前我也不多說；但是，或者，等我們多熟識了些的時候——」

請去吃飯把他打斷了，姑娘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發笑。不但她們是哥林斯先生所敬愛的大廳，飯廳，一切的家具都經考察，受稱贊；只為感覺到他是把這些東西當作自己將來的產業看，使

得彭乃特太太痛心，要不然，這些誇獎會叫她心花怒放了。到了餐食的份上，也是給大大的褒獎了。一番並且動問那位曾表妹的妙手調出這樣的美味。可是於此他給彭乃特太太糾正了，她帶點刻薄的告訴他說他們幸而可以雇個好的廚子，她的女孩子們是不進廚房的。他於是說得罪了她請原諒。她把聲音放軟一些告訴他，說她並不生氣；可是他還是連連請原諒，足鬧了一刻多鐘。

第十四章

吃飯之間，彭乃特先生簡直沒說什麼話；候傭人們都退出去了之後，他纔覺得和客人談話的時候到了。因為他觀察到一點，那人很自幸有了個女恩主，所以他提出這個叫他眉飛色舞的問題來談一談。撒琳狄波夫人非常之關心他的志願，又非常之注意他的慰安，彭乃特先生簡直挑不出再好的來。哥林斯先生恭維她的時候，真是口若懸河，談到這種問題把他的態度提升到非常莊嚴，他非常嚴重的聲音；平生所遇見的貴人們，沒有人有這樣的舉動，這樣的和藹謙下，像他從撒琳夫人那兒身受過來的。他已經向她講了兩次道，兩次的演辭她都喜歡，並且她已經請他在洛新寺吃了兩次飯，就在上禮拜六她還請他去晚上陪着抹牌。別人都說撒琳夫人驕傲，可是他從來只覺得她和藹可親，沒有別的，她和他說話，總是和對別個紳士們說話一樣，要是他想和什麼鄰舍來往，或者偶然要離開他的教區一兩個禮拜，去看望他的親戚，她簡直一星兒都不反對。她甚至

卑躬下氣的勸他早些結婚，不過人選總要慎重。有一次她還屈尊到他的敝住宅去過，他變動了那兒的佈置，她也完全贊成，並且難得她又俯允向他建議——樓上的櫥櫃要安上架子。」

「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很應當，很有禮的。」彭乃特太太說：「我敢說她一定很叫人喜歡，有些貴夫人奶奶們就不能像她那樣，真可憐。她住的離你很近嗎？先生？」

「敝宅所在的那個花園，離洛新寺園子只隔一條小胡同。那園子就是她老人家的府第。」

「我覺得你說她是個單居婦人，她還有家人嗎？」

「她只有一位小姐，洛新寺的承繼人，有非常之大的財產。」

「噢！」彭乃特太太搖頭發噁說，「那麼她比別的一些姑娘們好多了，她是怎樣的一位姑娘？長得標緻嗎？」

「她真是個最漂亮的美人兒。加撒琳夫人說論到真正的美麗，狄波小姐是女人之中第一名，因為她的體貌表現是個出身尊貴的姑娘。不幸她的身體不好，妨礙了她許多藝術的發展，否則她決不會在那些事上落後的，她的女教書先生對我這樣說，這人現在還在她家裏。但是她非常可愛，

並且常常趕着小馬四輪車光降到我那破房子裏去呢。」

「她引見了嗎？在朝的夫人小姐裏面，我記不起她這個名字。」

「很叫人不快活的，她的身體不好，弄得她不能上京城去；我有一天對加撒琳夫人說，就爲了這個，使得大英朝廷失掉了最光采的點綴。她老人家似乎很喜歡這種意見，並且你們可以想像到，我很高興利用個個機會來說些精緻的贊辭，牠們總叫姑娘太太們接收。我對加撒琳夫人說了不止一次，我說她那嬌媚的小姐真是天生來的一位公爵夫人。並且那爵位雖然高，卻不但不能增加她的尊榮，反之還要借重於她呢——這些都是那種些微小事叫她老人家關心的東西，我覺得我特別應該注意的。」

「你定奪得很合適。」彭乃特先生說，「你有這種會精巧奉承的天才，自己一定是很歡喜的。請問這種招人喜歡的小心注意是一時感情所激，還是早爲研究的結果呢？」

「多半是隨時發生的。有時我也自己有意尋樂，預先設想和安排一些這種文妙的頌辭，剛合式的時候來應用。用起來的時候，我總要盡可能的使牠顯得不是預備出來的。」

彭乃特先生的期望算是完全有答案了。他的表姪是個妄誕無稽之流，正如他所希望的一樣。他聽他的時候，感覺到一種深刻的興趣，同時臉上卻又裝得非常鎮定，除了有時望一望伊利沙伯之外，並不邀第三者來分享他的快樂。

雖然到了吃茶的時候，這苦口的一副藥總算完了，彭乃特先生很高興的邀他的客人再到起居室去，茶吃完了之後，又很高興的請他念書給姑娘奶奶們聽。哥林斯先生馬上就答應了，於是書也就拿了出來；可是一看見了，（因為處處都表明是從流通圖書館拿來的，）他疾忙退步，請求原諒，據聲明是從來不讀小說的。加撒琳瞪開眼瞅着他，李底亞都喊叫起來了。——又拿了些別的書出來，他考慮了半天，才挑了一本富底思的講道集。李底亞看見他打開那本書，就打起呵欠來。他用一種單調的莊嚴念了不上三點鐘，她就打斷了他：

「媽，你知道嗎？我費立普家姨爹想打發李卻走路，假如他真那樣作，傅斯特大尉就要把那人聚來，禮拜六我姨媽親口告訴我的。明天我想走去麥兒屯把這事多打聽一點，並且還要問問鄧尼先生幾時從城裏回來。」

「兩個姐姐一齊吩咐李底亞閉住嘴；可是哥林斯先生很生氣，把書攔下來就說：

「多少次我看出年青的姑娘們不喜歡看正經書，其實這些書差不多完全是爲了他們的益處纔寫的，我敢說這叫我奇怪——因爲當然對於她們沒有比教訓還更有好處的。不過我再也不來煩擾我這小表妹了。」

於是掉過頭來對着彭乃特先生要和他賭雙陸。彭先生很聰明的看出來，不如讓他的女孩子們去頑她們自己的小頑意，於是就答應了他。彭乃特太太和女兒們極有禮的替李底亞向他陪罪，並且假如他肯再念下去的話，她們答應不再發生這種事情；可是哥林斯先生告訴她們他並不見怪他那小表妹，也不覺得她的行爲是一種侮辱。以後他就跟彭先生在另外一張桌上坐下，準備頑雙陸起來。

第十五章

哥林斯先生本不是個明白人，先天既是不夠，又沒有教育和社會生活來彌補；生命中的大部分，都在他那一字不識的僥倖鬼父親的支配之下；雖然也在大學畢業，不過住滿了幾個學年學期，並沒有交結得有益的朋友。在他父親手下，服從就是他所受的訓育，所以弄得他有了那種天然卑順的態度，但是到後來以他那種蠢人，在安閑之中生活着，竟弄得有些自大，同時又因為夢想不到的年青發財而產生了一種情緒，這兩種東西，現在很是和那原有的卑順對抗起來。在洪斯福德教莊還沒有有人主領以前，他走了一步大運，機會使他受了加撒琳狄波夫人的賞識，他尊敬她那高貴的身分，崇拜她作女恩主，但他又自以為了不得，以為自己有了教士的權力和牧師的權利，這兩方面攙和起來，弄得他成了個雜種，一方面是驕傲自大，另外一方面又是卑順諂媚。

有了家屋又有豐足的財產，他就打算結婚。他之所以和郎薄恩家庭修好，就有個妻子在他的

念中；他想假如那些女孩們真是像傳聞的那樣又美又可愛，那麼他就要從她們當中挑一個。這就是他所謂的承受了她們父親的遺產之後的補救——補報；他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富有可能性，又適宜，並且他完全不是爲的自己，他的確是太寬大了。

看見了她們之後，他的計畫並沒改變。擲茵那可愛的面龐，堅定了他的意見，連他之所謂長年人應有的一些頂嚴格的條件，也都表現了出來；頭一天晚上，她就被他選定了。不過到了第二天早上，又有了些改變；爲的早飯之前，他和彭乃特太太絮絮聒聒鬧了一刻多鐘，從他的牧師住宅談起，很自然的就引得他把自己的希望直言拜上，據說這住宅的女主人大概要在郎薄恩找，並且要是她生的彭乃特太太和善的微笑，並且一般的鼓勵他，只對於他那造定了的擲茵，提出一點注意。「要說那些小女兒們她倒不能說什麼——她不能很的確的作答——不過她曉得她們還不會先有人——她的大姑娘，她一定要申明——她覺得自己本分應該提醒他，恐怕不久就要定婚了。」

哥林斯先生只得丟下擲茵來談伊利沙伯。在彭乃特太太弄火的時候就說妥了——說妥得

很快——伊利沙伯在出身與美麗上都是次之於撒商的，所以，自然應該接替她的位置。

彭太太把這個暗示當寶貝似的看待，並且相信不久她大概就可以嫁出去兩個女兒；爲此顧天她難見提起來都不好受的那個人，現在是愛她了不得的寵愛了。

李底亞要上麥兒屯去的念頭並沒有忘掉；並且除了瑪麗以外，姊妹幾個都要和她一道兒去；哥林斯先生陪着她們；這是彭乃特先生的意思，他頂想把那人支使開了，好讓他自己一個在書房裏；因爲吃過早飯之後，哥林斯先就跟他到了那兒，並且還要在那兒繼續待下去，其名是在那些收集中間挑出那最大的兩開書在看，其實儘和他談到自己那坐落在洪斯福德的花園，談得無休無歇。這種舉動弄得彭先生大大不舒服，因爲在他自己書房裏，向來是他找得閑暇和安靜的地方；雖然他告訴伊利沙伯的一樣，在別個屋子裏他是準備了碰着蠢事和狂傲的，但在那兒他卻要免掉這一切；因此，他按依所謂禮貌，就請哥林斯先生陪着他的女兒們走路；在哥林斯先生呢，本來去當個跑路家是比作讀書人要合式的多，於是獻天喜地的把那本大書一關，拔步就走。

他們走着的時候，他是無所謂的亂吹牛皮，她們是恭恭敬敬的去領教，就這樣把時間混過到

了麥兒屯。於是小姑娘們的注意就再也不能輪到他身上。她們的眼鋒馬上就望街上東張西溜，找那些軍官們。真正的除非有非常俏皮的帽子或者真的時新洋紗在店鋪子窗上顯出來，纔能引得動她們。

可是一會兒個個姑娘都注意到一位青年身上去了。那是個生人，長得一副上品人的樣兒，和一位軍官在對街上走。那位軍官就是鄧尼先生，李底亞特地要打聽回來了沒有的那人就是他。他向她們深深一躬以後，就過去了。大家見着那位生客的丰度，都吃了一驚，議論那人是誰；加撒琳和李底亞想着或者有打聽出來的可能，便決定領頭穿過對街去，假裝要在對過商店裏買什麼的樣子。剛剛她們走上那邊的人行道，巧得很，那兩位紳士在回頭走，也正走到了那兒。當時鄧尼先生就啓候她們，並且請准介紹他的朋友魏克翰君。魏克翰君是昨天和他從城裏一道兒來的。他說自己很高興，因為魏克翰君已經在他們隊伍裏面補了個位置。這正是應該的；這位青年穿起軍裝來，恰好十全的俊美了。他的樣子很叫人喜歡；各方面都好看到了極點，皮色白細，體態完好，談吐也動人。介紹過了之後，他馬上就歡歡喜喜，有的是話來說。——這種準備顯得那樣正當，那麼自然；大家正

站在街上談得很起勁的時候，忽聽蹄聲得得，原來達綏與賓格雷雙騎在街上行來了。一認出人羣中這幾位姑娘，兩位紳士即便朝她們走來，如常見禮。賓格雷是當頭說話的人，彭乃特小姐是當頭說話的對象。他說他剛要上郎薄恩去問候她呢。此時達綏也鞠躬證明他的話，以後剛要打主意不去注目在伊利沙伯身上，忽然看見了那位生客，兩人四目相視的時候，那種顏色，偶值伊利沙伯看見，明顯得這次相逢很使他們吃驚。兩人同時變色，一個變白，一個發紅。過了一會，魏克翰舉手帽簷，達綏只是勉強強強還了一禮。這是什麼意思？——真想像不出來；打算不要知道是不可能的。

再過一會，賓格雷好像沒有看出剛纔那些情形的樣子，就告辭和他的朋友上馬走了。

鄧尼先生和魏克翰先生陪着幾位姑娘們走到了費立普先生府上，於是就躬身告辭。雖是李底亞姑娘抵死要他們進去，雖是費立普太太大開客廳的窗門高聲喊着邀請也不濟事。

費立普太太老是頂喜歡見她的姪女們；尤其是那兩位大的，因為她們新近纔回，所以特別歡迎。爲着她們回來得這麼早，她很奇怪，據說因爲她們的車沒去接她們，她一點都不知道，幸虧在街上碰見了鍾大夫的小跑街，那孩子告訴她，說彭家姑娘們都回去了，用不着再往雷則爾場送藥，她

纔明白；正在起勁表示的時候，攝茵向她介紹哥林斯先生，她於是轉而向他演禮，極盡禮貌的接待他；他呢更是加倍的奉承，自稱從未見面，貿然唐突登門，請求原諒，他還說雖是如此，他仍然免不得自喜，因為與剛纔介紹他的幾位姑娘有點葭學之親，他的唐突總還可以說得過去。費立普太太承了這種禮貌，真是受寵若驚；不過正當她在默默打量這位生客，早又有人驚驚怪怪的問她關於那位生客的事；不過，她只能向她的姪女們說些她們早已清楚了的話。什麼鄧尼先生剛把他打倫敦帶來呢，什麼他會在縣裏當一個大尉的職分呢。她說他們在街上走來走去的時候，她一直就看了他一點鐘，假如魏克翰出現了時，加撒琳和李底亞準會把那份差使繼續幹下去，無奈這時窗外簡直沒有人，除非幾個軍官晃去晃來，拿這些腳色比起那位生客來，真是又蠢又討厭的傢伙。有幾個第二天會上費立普家來吃飯，費立普太太說假使郎薄恩的人明晚能來的話，那麼她就要請費立普先生去拜訪魏克翰先生，並請他來吃飯。大家都贊成。費立普太太又宣佈說明天她要預備一種又好頑又舒服又熱鬧的頑意兒，抓彩票，以後他們還有一頓熱騰騰的晚餐。這種快樂的前途擺在眼前，使大家都很喜歡，分手的時候都是高高興興的。哥林斯臨走出去的時候，再三的請原諒，主人

方面也老是殷勤禮貌的告訴他不必如此。

回去的時候，伊利沙伯跟攝茵提起自己親見的那兩位紳士中間的情形，可是無論攝茵怎樣替他們兩人辯護，假如他們作錯了的話，她總不能比她妹妹想出更多的東西來解釋這種行為。

哥林斯先生回來之後，大大的讚美費立普太太的態度和禮數。彭乃特太太滿意的了不得。他聲稱除了加撒琳夫人和她的女兒之外，他沒見過更高尚的女人；她不但極盡禮文的接待他，並且，雖以他是個初面的生客，她還是特特的意他赴明晚的餐會。他以爲他和她們的關係，或許會使她如此，但是他有生以來，還不曾受過這樣的青眼呢。

第十六章

姑娘們和她們的姨媽所定好了的那個約，一點都沒遭反對，哥林斯先生則以為自己來拜望人家，倒讓彭乃特先生太太獨留在家裏，未免有些躊躇，可是也被堅決的拒絕了，一輛馬車把他和他的五位表妹接時送到了麥兒屯；走進起居室去的時候，五位姑娘都很高興，因為聽說魏克翰君已經接受她們姨父的邀請，並且已經來了。

當這個消息傳達了，大家都坐定了之後，於是哥林斯先生腔調十足的四處觀望和敬仰起來，屋裏傢具的大小直把他嚇了一跳。據說他簡直差不多以為自己置身在洛新寺的小小夏日食堂裏面呢；這種比較起初是不怎樣叫人滿意，及至後來費立普太太懂得了洛新寺是個什麼場合，牠的主人是什麼樣的人物——及至她聽見了他講說加撒琳夫人許多起居室中的一個的情形，什麼只一個火爐架就花了八百金鎊的那回事，她真覺得這種褒獎是了不起，就是把管家婆的屋子

拿來作比，她都不會生氣呢。

一邊講說加撒琳夫人的偉大的和她的府邸，一邊有時也扯到他的茅舍去，趁此吹幾句牛，又聲明一些在那兒改良了的所在，哥林斯先生總算高高興興的出了頓風頭，直到那些男客們進來的時候為止；彼時他覺得費立善太太是個非常注意的聽衆，她越聽就越感覺到他的重要，並且決意儘快的把她得來的消息，傳播給他的四鄰。在姑娘們方面，等的時間就覺得很長，因為她們聽不下那位老表的一套，她們無事可幹，只想彈彈琴，察看察着她們自己隨便摹倣壁爐上瓷器而做成的玩意兒。末了，總算混過去了。男客們倒底來到了，魏克翰先生一走進來，伊利沙伯竟覺得初遇時的愛慕他，別後又一直想着他，現在再看他的容貌，真是值得令人傾心的了。縣裏的軍官們通常說都是非常有望望的紳士派的一羣，其中最好的份子都在今日會中；可是魏克翰君的身材，皮色，丰度，行路的姿勢，都遠超乎他們之上，就如他們之超乎那費立善家姨丈，那人面團團一張大臉，不通脾的樣兒，滿嘴葡萄酒氣，跟在他們後面走進來。

魏克翰先生是當場的得意男子，個個女子的眼光都朝着他轉來；伊利沙伯是當場的得意女

子，因為他最後還中了坐在她旁邊；他馬上就和她談話，雖然所談的不過是關於晚上下雨，或許會變成雨季的事情，但是他說話時那種和藹的態度使她感覺到說話人的技巧，把最普通，最無味，最陳腐的話套，都弄得有趣起來。

哥林斯先生在爭取美人的注意上，碰見了魏克翰先生和軍官們這批勁敵，竟弄得好像沒有人理會的樣子；在姑娘們眼中他自然算不了一回事；不過有時他還有費立普太太那位良善的聽衆，承她的照顧，咖啡和油搽餅供給得多極了。

牌桌擺好了之後，他乘此可以順應順應她還禮，便坐下來頑靜默紙牌。

「現在我一點都不懂得這頑意兒，」他說，「可是我很喜歡學好，因為在我的生活地位上——」
「費太太很感謝他的和順，但是卻等不得他說什麼理由。」

魏克翰先生不會頑靜默牌，但是他極受歡迎的參加到別張桌上，坐在伊利沙伯與李底亞之間。起初很危險，李底亞似乎會獨佔他的樣兒，因為她是個最確定的健談家；不過她同樣的喜歡拆彩，急於打賭和中獎以後來喊叫，所以不暇去注意某一個特別人物。一邊應付着頑意，一邊自自在

在的和伊利沙伯談話，她也很高興去聽他，不過她非常想聽的那件事，卻沒有報告出來的希望——他和達綏先生認識的歷史。她甚至不敢提起那位先生來，不過她的好奇心終於得了滿足，倒是出乎意外。魏克翰先生自己提起這問題來，他打聽雷則爾場離麥兒屯有多遠；她回答了之後，他又遲遲疑疑的問達綏在那兒待了多少時間。

「大概一個月，」伊利沙伯說了不肯放下這個話頭，又說，「我聽說他是德爾比縣的一位財主。」

「對了，」魏克翰說，「他的財產在那兒是了不起的。每年淨入一萬鎊。在這方面你總遇不着一個人比我說的還要靠得住——因為我從小的時候就和他家有種特別關係。」

伊利沙伯只是表現得有些詫異。

「你很是可以詫異的。看見了，大概你或許，昨天我們見面時候，那種冷淡的態度，又聽見今天這種話——你跟達綏先生很熟嗎？」

「剛好如心所願，」伊利沙伯熱烈的大聲說，「我和他同住了四天，覺得他是個討厭不過的

傢伙。」

「他究竟討厭不討厭，」魏克翰說，「我沒有權柄發表意見。我是不夠資格的。我認識他的時間太久，也太知道他這個人了，不能作個公平的判斷人。我簡直不能公平無偏，不過我相信你對他的意見，大致要震駭——或許你在別的地方，並不表現得這樣堅強吧。這是在你自己的親族裏面呢。」

「當真除了在雷則爾場之外，我在這兒說的不會比我在這左近任何一家說的更多。在赫得福縣他簡直不叫人喜歡。誰都討厭他那種驕傲。你就找不出任何人說起他來更有好感的。」

「我不能爲了他或者任何人不被人家過於其實的看得起，」魏克翰過了一會兒說，「來冒充什麼難受；可是在他，那的確是不常有的。他的財產勢分蒙蔽了全世界的眼目，他那高傲的欺人的態度震駭了全世界的人，使人只能按他的意旨去看他。」

「我雖跟他不大熟習，但我覺着他是個脾氣不好的人。」魏克翰只是搖頭。

「我懷疑」魏克翰在另一個說話機會來了的時候說，「他還打算在這兒住些時嗎？」

「我一點都不知道；可是我在雷則爾場的時候，卻不曾聽說他要走。我希望你在縣裏的計畫，不致於因為他在左近而受了妨礙。」

「呵，不——我是不能給達綏先生趕跑的。假如他不願見我，我一定走。我們沒有一點好交情，我一看見他就難受，可是我沒有什麼理由要避免他，我的話可以公布於天下——一種受了屈辱的感覺和一種他的舉動引起來的痛心的氣恨。他的父親，彭乃特小姐，故去了的達綏先生，是世上一個最好的人，我平生最真誠的朋友；我一和這位達綏先生在一處，那千千萬萬溫柔的回憶，就使我從靈魂裏感覺到痛苦。他對於我的舉動真卑劣；可是我相信我能夠忘掉了他對於我的一切一切，但是，卻不能忘了他毀了他父親的希望，辱了他父親的令名。」

伊利沙伯覺得問題漸漸有趣了，全付心腸去聽；可是問題很深微使她不便去追問。

魏克翰開始來談一些普通問題；麥兒屯，鄰近村里，社會，表現得非常喜歡他所見的一切，關於後者談起來時特別表現了一種溫柔的，可是非常通達的禮貌。

「這是安常的好社會的景象」他又說，「那就是我到縣裏來的主要動機。我知道這是個最

有聲價最令人喜歡的軍隊，我的朋友鄧尼君又給我講些他們的駐紮地，講些麥兒屯給他們的殷勤招待和好朋友，更加句引起我來。我承認社會生活在我是必需的。我是個失意人，精神上受不了寂寞。我非有事幹，非有社會生活不可。軍隊生活不是我的志趣所在，可是環境使牠成爲可取。教會事業本該是我的職業——我受的就是教會工作的訓練，假如我們先頭提到的那位先生高興，那麼我這會子也許有了份最有價值的教堂產業呢。」

「當真的！」

「對的——老達綏先生把他教堂產業最好的一份遺授給我作爲他的禮物，他是我的乾爸爸，非常之喜歡我。我不能報答他的好處。他用意要使我得着充分的供給，並且他還以爲他已經辦到了呢；可是當教產下來，卻被給別人家去了。」

「天哪！伊利沙伯喊，『那是怎麼行的？——他的遺囑怎能置之不理？——你爲什麼不找法律解決？』」

「遺囑的文字正是那麼非正式的，所以弄得我沒有找法律的希望。一個講究名望的人，決不

會懷疑其中的旨意，可是達綏先生偏偏要去懷疑——或者把牠作為一種有條件的薦舉，可是另外一方面便說我太揮霍，太荒唐來取消我的權利——總而言之任何理由或者毫無理由。那是很確定的，那份教產兩年前就空出來了，可是剛剛到了我的年齡應該領受牠的時候，就被給了別人。同樣的也是確定的，我自己問心無可指責，不應該失掉牠。我的性質熱烈，沒有城府，或許我有時發表對他的意見，並且當他的面，說得非常任性。我想起更不好的事來。不過事實上是這樣，他跟我是一兩個人，他恨我就是了。」

「這真駭人——他值得遭公開的唾棄。」

「將來總有時候他會那樣的——可是我卻不去弄得他那樣。在我還沒忘掉他父親之前，我決不能向他挑釁或者暴露他。」

伊利沙伯尊敬他的這些情緒，並且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她覺得他更加俊美了許多。

「可是」停了一會她又說，「他的動機是什麼呢？他為什麼要幹得那樣殘忍？」

「他徹底的下了決心來嫌我——這種嫌惡我只能歸之於某程度的妒忌上面去。老達綏先

生假如少愛我一些，他的兒子或許要和我弄得好一點。可是我相信他從很小的時候就因為他父親非常的愛我而氣得要命。他的脾氣是受不了我們中間的那種競爭的——一種常常給我佔了的上風。」

「我從來沒想到達綏先生會有這麼壞——雖然我向來就不大喜歡他，我卻沒有想到他會壞得這樣——我以為他不過是討厭一般的衆生，可是不曾疑到他會落到這種包藏禍心的復仇舉動，這樣的不平，這樣的沒有人道。」

不過，想了一會，她又說：「我是記得有天在雷則爾場他說過來，他說過他的厭惡，是不能剪拔的，他的性質是不饒人的。他的本性一定叫人可怕。」

「關於這個問題，我也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見，」魏克翰回答，「我很容易對他公平。」

伊利沙伯又深深的思索起來。過了一會，她嘆道：「用這種態度對付他父親的乾兒子，朋友，又是心愛的人！」——她本可以說下去：「而且又是像你這樣的一位青年，只要望見顏色就可以保險你是柔和的。」——不過她覺着這樣說也就夠了：「而且或許也是他小時候的同伴，常在一塊

兒極親近，好像我聽你說過了。」

「我們是在同一個教區在同一個園邸裏生長的；青年時代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一塊兒；住在一個房子裏，頑的是一樣的頑意兒，受的是同一的父母之愛。我父親所從事的職業，就是令姨爹費立普先生使之出名的那種行業——可是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顧，只爲老達綏先生的好處着手，把他的全付時間用來管理朋伯爾雷的產業。達綏先生極其重視他，把他作爲一個最親密，最靠得住的朋友。達綏先生常常親口承認說他最虧了我父親積極的管理。我父親棄世之前，達綏先生自動的允許他要供給給我，我相信他一方面覺着感激我父如同負了債似的，另一方面也是爲的喜歡我。」

「多麼奇怪！伊利沙伯喊，『多麼可惡！——我不懂，假使沒有更好的動機，現在這位達綏先生的驕傲，爲什麼不能使他對於你公平，爲什麼他不會因爲驕傲而不屑於去作這些不誠實的勾當？——因爲我不能不說那是種不誠實。」

「那是有些奇怪，魏克翰說『他的一切舉動，都可以追溯到驕傲上去；——驕傲就是他頂

好的朋友，驕傲使他還不遠離道德。不過我們誰都不是一致的沒有矛盾的，他對我的行為，是另有一種更奇怪的情感支配着，並不是驕傲。」

「像他那種可惡的驕傲，也會給他什麼好處嗎？」

「是哪。牠弄得他自由大方——隨意施捨，表示待客殷勤，幫助他的佃戶以及週濟窮人們。家門的驕傲，孝意的驕傲——因為他非常以他父親的為人自傲——使得他這樣幹的。不要玷辱家門，不要失掉了民衆的歡心，或喪失了朋伯爾雷族的聲望，這些是他很大的動機。他還有種手足間的驕傲，同時還有些兄弟之愛，兩下合起來，使他對於他妹妹成了個非常仁愛，非常小心的保護人，你將來會知道人都稱他是兄弟手足間最留心，最好的呢。」

「達梭小姐是怎樣的一位姑娘？」

他搖搖頭。「我也巴不得說她可愛才好，要說一個姓達梭的不好，我就心痛。可是她太像她的哥哥了，——非常非常的驕傲。小孩子的時候，她很仁厚，很叫人喜歡，了不得的歡喜我；我常常成天的陪她頑兒開心。不過現在我覺得她算不了什麼了。她長得好看，有十五六歲，並且聽說才藝雙全。」

自從她爸爸死後，她的家搬到倫敦，有位奶奶和她同住，教她讀書。」

又停了好幾次，提起了好些別的話頭，伊利沙伯免不得重新回到最初那問題，便說：

「我真不懂他怎麼會跟賓格雷先生好的。賓格雷先生那樣個人，差不多就是和樂作成的，並且我相信是真的柔和，怎麼會跟這樣的人作朋友？他們怎樣能弄得合式？你知道賓格雷先生嗎？」

「一點都不知道。」

「他是個性格溫柔，和藹可愛的人。他不會知道達綏先生是怎樣一位角色。」

「也許不知道；——可是達綏先生如果要人喜歡，他是能夠叫人喜歡的。假使他覺着值得，他很可以作一個談伴。在跟他勢位相等的人們中間，他表現的是一樣，在比較窮的人們中間，他又是一樣。他的驕傲總不離掉他；可是跟有錢的人們在一塊，他是寬洪大量的，誠直的，有理性的，令人起敬的，也許還是和氣的——總要顧到財產和顏面的份上。」

靜默牌這時已經散了場，頑牌的人都圍在那張桌上，哥林斯先生自己擠在他老表伊利沙伯和費立普太太兩人中間坐下。後者照例問他贏了沒有。那牌不很大；他點點都輸了；費立普太太

於是表示她爲此抱歉，他便大大顯露着誠懇的莊嚴樣子，說那值不了什麼回事，說錢他是很不在乎的，並且反請她不要難受。

「太太，我很知道，」他說，「人只要往牌場上一坐，他們就只能夠碰機會了。——且喜在這種場合我還不致於把五先令當作一回事。無疑的有許多人不能這樣說，可是感謝加撒琳狄波夫人，我遠不必注意一些小小事情了。」

魏克翰先生登時注意起來；觀察了哥林斯先生一會兒，便低低問伊利沙伯她的親戚跟狄波府上是不是很好。

「加撒琳夫人」她回答，「新近給了他一份教產。我不知道他起先怎麼惹起了她的注意，可是他認識她的時間，一定不久。」

「你自然知道，加撒琳狄波夫人和安妮達綏夫人是兩姊妹，所以她是現在這位達綏先生的姨媽。」

「不真的，我不知道。——加撒琳夫人的親戚關係，我一點兒都不曉得。在昨天以前，我還不知

道世上有她這麼個人呢。」

「她的女兒狄波小姐，將來會承受很大的財產，人家相信她合她的表親會把兩個閨閣聯合起來。」

這點消息弄得伊利沙伯想起可憐的資格雷小姐來，不覺笑了一笑。假使他自己已經對別人打定了主張，那麼她對他妹妹的感情，和奉承他的那一套，一定都是白費的了。

「哥林斯先生」她說，「稱贊加撒琳夫人和她的女兒好的了不得；可是我有點懷疑，不過因為他和她老人家有些關係，他就感激得黑白不分罷了，她雖然是他的恩主，可是她是個又狂傲又自大的女人。」

「我相信在兩方面她都達到了很高的程度，」魏克翰說，「我並沒有認識她多少年，可是我記得我從來就不喜歡她，她的態度又專制又無禮。她是出了名的非常聰明達理；不過我覺她的能耐，一部分還是從她那地位財產上來的，一部分是從她那種權威的態度，其餘便是從她那令姪的驕傲上得來，他那主張凡是跟他有關係的人，都得了解什麼叫第一階級。」

伊利沙伯承認他的解釋合理，於是他們繼續往下談，一直到晚飯時紙牌散場爲止，這樣使其餘的姑娘奶奶們得以分領魏克翰君的注意。在費立普太太那場吵鬧不堪的筵席上簡直不能談話，不過他的態度使他受了人人尊敬。無論他說什麼，說的是好的；無論他作什麼，作的漂亮。伊利沙伯走的時候，滿腦子裏面裝的都是他。一路回去的時候，她除了魏克翰先生和他說的那些話，什麼都想不到；可是一路上她簡直沒有時間來提他的名字，因爲李底亞和哥林斯先生兩人就不會住嘴。李底亞不住的只在講抽彩的事，講那條魚她失了，那條她贏了；哥林斯先生呢，則縷縷的講說費立普先生太太待他的禮貌，聲言自己在靜默牌上輸的幾個錢，一點也不在意，計算筵席中有些什麼菜，重重複複的表示怕擠壞了他的老表們，他的話真多，馬車已到了郎薄恩，他還不能把牠都弄完結。

第十七章

第二天伊利沙伯把魏克翰先生和她說的話整個兒告訴了攝茵。攝茵聽着又詫異又擔心——她不知要怎樣纔能相信這件事，達綏先生是如此的不值得賓格雷先生尊重；可是要說魏克翰先生那麼個可愛的樣兒，卻會不誠實，依她的本性，是不能那樣去懷疑的。他之遭受這種惡待的可能，已經使她那全部柔和的感情都爲之動念；所以此外別無可作，只得以為兩方面都是好的，替雙方的行爲解說，把一切無法解釋的事都歸之於偶然和誤會上去了罷了。

「他們兩方面都受騙了，」她說：「至於他們是怎樣受騙的我們卻不知道。想於中取利的人們或者不曾把他們的實際對彼此兩方說清楚。簡單一句話，我們要揣想那些使他們分裂的原因和情形，就免不得要實實在在的查備任何一方面。」

「的確的確，當真的；——現在，親愛的攝茵，關於那些想於中取利的人們，他們也許和那事有

些關係的人們，你該怎樣替他們說話呢？——也得把他們請出來呀，否則我們總不能不責備一個人呢。」

「你愛笑多少就笑吧，可是你不能笑掉我的意見。最愛的麗綏，你想想看，把自己父親喜歡的人，應許了供給的人這樣看待，這把達綏先生丟在多麼下流的地步去了，決不是可能的。有一點普通人道觀念的人，有任何品格上的價值的人是作不出來的。他那些最親密的朋友們就會這樣的被他大驅而特驅嗎？——啊！不會的。」

「我更容易相信資格雷先生受人欺騙，卻不能相信魏克翰先生會憑空捏造他自己的歷史，像昨晚對我說的名字事實，件件頭頭都是毫無文飾的說出來。假如事情不是那樣，那麼請達綏先生來反駁吧。況且在他的眼光中，已經有實情表現了。」

「這真是爲難——叫人難受。簡直不知怎樣想纔好。」

「我請你別見怪；人知道的確應該怎樣作。」

可是攝茵只能有一點拿得穩——假如資格雷是真受了騙，那麼事情要一公開，他一定會痛

苦到了不得。

姊妹談話的地方在一叢灌木林裏面，此時有人來叫她們，因為她們正在議論着的人，有的來了，於是她們就離開了那兒。賓格雷先生和他的姐妹親自來邀請他們去赴那久已期盼着的雷則爾跳舞會，據說在下禮拜二要舉行。那兩位姑娘奶奶看見了她們的好朋友非常高興——說自從分別了以後，有一世紀沒見面了，重重複複的直問她分別了以後身體好不好。別的人她們就不大理會；盡其所能的避免彭乃特太太，跟伊利沙伯也沒有什麼可說，其餘的更是理都不理了。過一會兒她們就要走。出她們兄弟意料之外的突然從椅上站起來，急忙就朝外走去，好像急於逃避彭乃特太太那一套禮節的樣子。

雷則爾跳舞會的前途，使這一家的女人們，個個都喜到極點。彭乃特太太認為這是特別用來孝敬她的大女兒的，因為賓格雷先生親來邀請，不用請帖，她特別的覺着了不起。攝茵在腦中構圖想像和她兩個朋友在一塊兒，同時享受她們兄弟的注意那種快樂；伊利沙伯想着要和魏克翰先生多多的跳舞，同時要觀察達緩先生的表現和行爲，來得到確實相信。加撒琳和李底亞雖然也

和伊利沙伯差不多，打算和魏克翰跳舞個大半夜，可是他這麼一個對手，是不能滿足她們的；她們並不索一件事，或一個人，總之跳舞會究竟是個跳舞會呢。此時甚至瑪麗都告訴大家說她並不覺着對那件事沒有興會。

「只要早上的時間我可以自由使用」她說，「也就夠了。——我想有的時候參加一次夜會算不得是犧牲。社會對於我們人人都有吸力的；老實說，有一種人認為間或的娛樂遊息是人人都是免不了的東西，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伊利沙伯這會子真是興高采烈，她本來不大喜歡同哥林斯先生說廢話的，現在卻忍不住問他打算不打算受賓格雷先生的邀請，假如受，那麼他覺着參加晚間娛樂應該不應該呢？出乎她意外的他對於那件事一點點游疑都沒有，並且竟敢跳舞，並不怕大僧正或撒琳夫人責罰下來。

「我告訴你」他說，「像這種的跳舞會，一位品端格正的少年人爲了有聲望的人們纔舉辦的，我決不會有什麼意見覺着牠是種壞的傾向；我一點也不反對自己參加跳舞；爲此我還希望在那天晚上，有幸能與我每一位老表舞蹈呢；並且我特地利用這個時間請求你——伊利沙伯小姐

和我跳舞頭一兩場——我相信攝齒老表會歸之於正當的原因，不以爲這種選擇是藐視她的表現吧。

伊利沙伯覺着自己完全受欺了。本來滿心盤算好了要和魏克翰跳舞的正是那兩場；卻被哥林斯先生插進來替代，她的活潑從來沒有像這麼不趁時過。雖然，也是沒有法子的了。魏克翰君與她自己的快樂少不得要受點耽擱，只好盡力表現得溫而有禮的接受了哥林斯先生的請求。她想起他那種禮貌覺得那是別有用意的心裏也不喜歡。她開始覺着在姊妹行中，她已經被選爲福德牧師莊的女主人，在合式的牌腳湊不齊的時候，她要上洛新寺去牌桌上助興。這種想頭馬上就證實了，她看出他愈加的對自己獻殷勤，又時時努力來誇獎自己的機智與活潑；她覺着自己的優美雖引出這些結果，卻只能使她奇怪而不能令她滿足，不久她媽也告訴她說，他們將來或許會結婚，她是非常之喜歡的。伊利沙伯覺着裝做不懂的好，深知一答話就要惹出很嚴重的爭鬧來。也許哥林斯先生不求婚呢，在他沒作之前，很用不着爲他的原故來吵鬧。

假如不是有了雷則爾場跳舞會的那件事，來供給談話資料，來要她們作準備，那麼那位小彭

乃特小姐們這時真會可憐死了。因爲自從邀請的那天起到跳舞會那天止，沒有一天不下雨的，弄得她們一次都不能上麥兒屯去，姨媽，軍官們，新聞，無論那一樣都不能去找，甚至連赴跳舞會的鞋上玫瑰紫花，都是叫傭人去買的。甚至伊利沙伯都忍不住要抱怨這種天氣，使得她和魏克翰先生的關係無從進步；除了下禮拜二有個跳舞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使撒琳李底亞來忍受這樣的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和禮拜一了。

第十八章

沒到會之先，伊利沙伯決不曾想過魏克翰先生或許不會來，及至跨進雷則爾場的起居室，往那一堆穿紅外套的人們中間望去，魏克翰先生卻不在那兒。過去那些回憶，也許可以警告她，但是她仍然拿得穩穩的以爲會見着他的。她非常小心的打扮了自己，準備着全付精神來征服他還不會投降的一部分心情，相信這天晚上勝利是必然的，不是或許可能的。不過馬上她就很擔心的懷疑起來，怕的爲了達綏先生的緣故，賓格雷先生給那些軍官們的請帖上，故意取消了他的名字；雖然這不是實際情形，但是他走了的事實已經由他的朋友鄧尼先生宣佈了。因爲李底亞很急切的問他，他就說魏克翰已經在頭天就進城有事去了，還不會回來；於是有意義的笑了一笑，又說：

「我想像不到他有什麼事剛好要在這時候走開，假如他不是存心躲避這兒的某位先生的話。」

他的這點消息，李底亞雖不曾聽見，伊利沙伯卻抓住了，由此她知道，魏克翰先生走的原因，她揣測的是對的，同樣的達綏先生也正該負責任。此時頃刻的失望都磨成了對達綏先生的滿懷嫌惡，使她對於他隨後就走來表現的那些殷勤問候，很難守禮的作答。對於達綏注意，忍耐，寬容，就是傷害着魏克翰呢。她於是打定主意什麼話也不和他說，沒好氣的掉頭就走開，甚至和賓格雷說話的時候，還不能完全心平氣和，原因是他那種盲目的偏愛使她生氣。

不過伊利沙伯究竟不是生來會沒好氣的人，雖然這天晚上自己一切的前途都沒有了，可是不高興的情緒終久在她的精神上待不了多久；所以她把這些事一古腦兒都告訴了夏綠蒂。盧克思，她和她有一個禮拜沒見面了。以後她馬上就能夠鼓起精神來轉而對付她老表的那些奇形怪狀，使自己特別的注意在他身上。雖然如此，頭兩場跳舞卻恢復了她的痛苦；那簡直是在領受跳舞罪。哥林斯先生又笨拙又嚴重，只管請人原諒卻不注意應合，常常動作錯了自己還不知道，使她感受到跳舞隊中，凡是一個不合式的對子所能給的羞愧和苦惱。一從他脫離簡直是種狂喜的感覺。

此後她和一位軍官跳舞，由此談起魏克翰來，據說人人都喜歡他。她覺得很新鮮，很起勁。跳舞

完了之後，她又找夏綠蒂、盧克思和她談話，忽然達綏先生跑來，出她意外的請她和他跳舞，她呢，莫名其妙就答應了他，他即刻就走開了。弄得她直生氣爲什麼自己昏了腦袋，於是夏綠蒂就來寬慰她。

「我敢說你會覺着他非常愜意的。」

「天都不容呢！——要那樣真是倒楣極了！——什麼打定了主意去恨他的一個人，卻會掉轉來覺着他愜意！——求你別替我想這種鬼事吧。」

「舞蹈重新開始了，無論如何，達綏先生總走來，請她去同舞。夏綠蒂免不得附耳低低的提醒她，叫她別當傻子，別因爲自己喜歡魏克翰，便去得罪一位比他身價十倍的人物。伊利沙伯一聲也不響，便加入了舞蹈隊中。此時感覺到自己竟能受其容納面對面的和達綏先生站在一塊兒，這種尊嚴，使她爲之嘆驚，同時觀察她的鄰人們，她們見着這事，也是同樣的驚異。他們站了一會，誰也不對誰開口；她想大概這兩場舞蹈，總會一直沉默下去的，起初打算自己也不出聲，後來忽然想起如果逼着她的對手談幾句話，一定會使他感受到更重大的懲罰，於是她便略略談了幾句關於跳舞

的事。他也回答她，以後又沒有話了。在休息幾分鐘的時候，她二次又找他說話——「達綏先生，現在該你說話了哪。我談了關於跳舞的事，你就該談些舞場大小或是對數有多少的話纔對呢。」

他笑了，告訴她無論她要他說什麼他都可以說。

「很好，這種答覆對付眼前是很夠了。或者以後我會談到私家跳舞會比公共跳舞會要更有趣。不過現在我們可以守沉默了。」

「那麼，你跳舞的時候，照例要談話的嗎？」

「有的時候。你要知道人總得談點什麼的。弄上半點鐘在一塊兒卻彼此一聲不響，看去多麼彆扭；可是再說爲了有些人有那種儘少說話的毛病，那麼談話也得這樣先安排好纔行。」

「在目前這種情形裏，你是在爲你自己的感覺打算，還是在要使我的滿足呢？」

「兩方都有。」伊利沙伯狡猾的說。「因爲我常常感覺到我們兩人的心思有很多的相同。我們都是一種不善交際的，默默寡言的性質，不喜歡開口，除非我們相信自己說出來的話能傳之後世，享受一切嘉言懿訓的光榮。」

「我相信這一點與你的品格顯然的不同，」他說；「至於我的品性是不是如此，我卻不敢說。毫無疑問的你一定覺得牠是逼真的繪像。」

「我不能自己評自己的工作哪。」

他也不回答，於是他們又沉默起來，一直到他們跳舞完了，他纔問她是不是她和她的姐妹常常走去麥兒屯。她答應是的。並且，抵不過那種試探的，她又說，「那天你碰見我們的時候，我們剛好認識了一位新朋友。」

效果馬上就顯出來了。他的臉上顯出一種深刻的高傲，可是不開口。伊利沙伯雖然深責自己懦弱，卻不能再朝下說了。過了一會還是達梭說，「魏克翰先生天賜他一付歡樂美好的態度，弄得他到處交朋友——至於他究竟能保守他們不能，卻又比較的靠不住。」

「他失掉了你的友誼，的確是倒楣，」伊利沙伯重重的說，「並且這種倒楣要弄得他一輩子受罪。」

達梭不答應她，好像不願意談這個問題的樣子。正是這時候，盧克思先生走來了，打算穿過這

一對走到舞場的那一邊去；可是一看見達綏先生，他就站住了，對着他深深一躬，讚美他的舞蹈和他的對手。

「親愛的先生，我真是滿意極了。這種高妙的舞法，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明明白白你是第一流的人物，不過，還請讓我說吧，你這位優美的對手，一點兒都不玷辱你。我希望這種快樂能夠常常有，特別在某件好事成功的時候，親愛的伊利沙伯小姐，（望着她姐姐和賓格雷先生，）那時該湧起什麼樣的慶賀來呵。請達綏先生，不要讓我打攪你們，先生——你和這位小姐動心得意的談着話，我卻跑來攔攔你們，你是不會謝謝我的，她的眼光裏，也是在罵我呢。」

他後段的話達綏簡直就沒有聽見；威廉博士提到他的朋友好像很叫他大吃一驚，即刻就轉眼看着賓格雷和撒茵，那兩位正在一同跳舞的人，顯出非常嚴重的樣子。不過，他馬上就醒悟過來回頭對他的對手說，「威廉博士打斷了我們，弄得我忘了我們所談的話了。」

「我覺得我們簡直就沒有說什麼。在這屋子裏，威廉博士本來找不出兩個人彼此間的談話會比我們更少的，所以不怪他來打斷我們了。我們已經起頭了兩三次，都不成功。以後我們還要談

什麼，我是想不到。」

「書籍你想怎麼樣呢？」他笑笑的說。

「書籍——哦，不成！我相信我們念的書不會一樣，卽令是一樣了，我們的感覺也不會相同。」

「你那樣想法我覺得很難受；假定是那樣吧，至少總不會有一點可談的。我們可以比較比較我們不同的意見。」

「不成——在跳舞場裏我是不能談書本的；我腦子裏面總是裝滿了一些別的事。」

「在這種場合，你總是被現在佔據着，對不對？」他說，顯出懷疑的樣子。

「對了，老是那樣，」她回答，其實她並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因為她的思想已經飛到老遠去了，由以下她忽然的喊叫可以證明：「達特先生，我記得你說過一次，說你不容易原諒別人，說你一下子討厭了一個人，就不能復歸於好。我想你總是很小小不輕易討厭人的。」

「我正是那樣，」他說，很堅決的樣子。

「從來不讓你自己給偏見蒙蔽嗎？」

『我希望不。』

『特別是那些從來不改變意見的人們，他們本分的要先把自己的判斷弄得很正當纔行。』
『請容我問問，你這些問題的用意何在呢？』

『不過要顯示出你的品格罷了，』她回答，努力去掉自己那種嚴重的樣子。『我想把牠弄明白呢。』

『你究竟弄明白了沒有？』

她搖搖頭——『我簡直一點也不明白，我所聽到關於你的各種報告，把我鬧得非常的迷糊。』
『我早已知道，』他嚴重的說，『關於我的報告，會非常的歧異；並且，彭乃特小姐，我願你在眼前先別把我的品格畫出一個輪廓來。因為恐怕這種工作對於你我都顯不出有什麼好處，這是有理由的。』

『可是如果我現在不弄出一個你的大概形像，以後也許再也沒有機會了。』

『那我也就不要妨礙你的高興吧，』他冷冷的說。她也不再說了，兩人又跳了一場，便一聲

不響的各自走開，彼此都不大滿意，可是程度卻不相同，因為在達綏心裏，對於她頗有些強烈的感情，所以很快的他就原諒了她，而把一腔怒氣轉向另外一個人身上去了。

他們分手了沒有多久，資格請小姐使走到她面前來，顯出一種開明的藐視，先就對她說：「哦，伊利沙小姐，聽說你很喜欢喬治魏克翰！令姐剛纔和我談起他來，問了我成千上萬的問題；我呢，聽來覺着那小子報告了許多，可是竟忘了告訴你，他是那老魏克翰的兒子，他老子是達綏先生的總管哩。我拿朋友的資格來勸你，不要老老實實的信他那一套吧。因為他說達綏先生待他不好，全是假的；反之，魏克翰雖然用頂不名譽的態度對待達綏先生，可是達綏先生還是待他非常的好。詳細的情形我卻也不知道，可是我明知達綏先生一點不對都沒有，他一聽見魏克翰的名字就不好受。我哥哥發出那些軍官們的請帖把他請在裏面是不得已的，聽見他自己知趣走開了，他好不喜歡呢。他之跑來這個村莊裏真是頂無禮的事。我奇怪他竟膽敢這樣作。伊利沙小姐，我很可憐你，你的好人兒的醜史竟被人這樣掀出來了。不過當真的想想他那種出身，就不能盼望有什麼好的哪。」

「從你的談話中，他的出身和他的劣跡是一樣的東西，」伊利沙伯生氣的說，「因為我聽見

你罵了他半天，也不過爲了他是達綏先生的總管的兒子罷了。要說那一層，告訴你吧，他早已和我說過了呢。」

「對不住，對不住，」資格雷小姐冷笑的抽身便走，「請原諒我這種干涉吧，我還是一片好意呢。」

「無禮的東西，」伊利沙伯自言自語的說，「你打算用這種卑陋的攻擊來影響我，那你就大錯而特錯了。在那件事裏，我只看得出你那種存心自顯的毫無知識，和達綏先生的殘酷，此外什麼都沒有。」於是她就去找她的姐姐去，原來她姐姐也把同樣的問題問過了資格雷。此時攝茵見着她，帶了一種溫謐的微笑，一點快樂的表現，光似的閃在她臉上，充分的顯出了今天晚上一切經過，都使她十分滿意。伊利沙伯馬上就覺察到了她的感覺，於是頃刻間擔心魏克翰和討厭他的仇人們以及一切其他的感覺都忘懷了，一心只希望攝茵的快樂能有達到的希望。

「關於魏克翰的事，」她和她姐姐差不多同樣的微笑着在說，「願你告訴我得了些什麼消息。不過也許你太快樂了，不會想到第三個人身上去吧，那你知道我一定原諒你的。」

「沒有，」攝茵回答說，「我並沒有忘記了他；可是我也沒有什麼滿意的事告訴你。賓格雷先生並不知道他的全部歷史，一點也不曉得他得罪達綏先生的主要情形。可是他可以擔保，他的朋友的良好行爲，真誠和榮譽都是沒問題的，他並且十分相信魏克翰先生很不得受達綏先生那樣的待遇；我心裏很難受，照他和他妹妹說來，魏克翰先生竟不是個教人看得起的青年，我怕他是個荒唐的人，值得被達綏先生丟在一邊不去理會呢。」

「賓格雷先生自己不認識魏克翰先生嗎？」

「不認識，直到那天早上在麥兒屯，他纔看見那人呢。」

「那麼這說話就是從達綏先生那兒來的了。我很滿意。還有關於牧師產業的事情他怎麼說的？」

「他也不記得那些實實在在的情形，不過他聽見達綏先生提過了好幾次。可是他相信那東西遺給他，是有條件的。」

「我相信賓格雷先生是誠實的，」伊利沙伯熱烈的說，「可是我不能因為幾句言語就相信

那種道理，那你得原諒我纔行。賓格雷先生替他的朋友辯護是很得力的，我敢說；可是全部事情中有些部份他還不知道，知道的又都從他的朋友那兒得來，那麼我就還是要放膽的按我原來的想法去揣想他們兩位了。」

於是她談起另一件事來，這件事倒是叫兩人都很滿意，並且兩人對於這件事的情感也都是一致的。瑪莎對於賓格雷在自己身上的關切注意，頗懷了又快樂又謙遜的希望，伊利沙伯聽了很是高興，她盡力來提高瑪莎的信心。隨後賓格雷也和她們到了一塊兒，於是伊利沙伯便去找盧克思小姐，盧克思小姐問她和她第二位對手跳舞，或覺得高興不，她還不會回答就見林斯先生跑來大驚小怪的告訴她們，說他真走運，竟有了個頂要緊的發現。

「從一件簡單而偶然的事情上，」他說，「我竟發現了在這屋子裏有一位是我女主的近親。偶然之間，我偷聽得他對那位使這一屋子榮幸的姑娘說話，提起他的表妹狄波小姐，和她的母親加撒琳夫人。這種遇合多奇怪，誰能想到我竟會在這次集會裏碰見加撒琳夫人的姨姪！我最感激的是這個發現剛好是時候，使我來得及到他面前去表示我的微忱，我現在就打算這樣去作，相信

他不會因為我沒有早些作出來就來怪我的。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就可以使我有求他原諒的餘地了。」

「你該不打算去向達綏先生，毛遂自薦吧！」

「我真打算去呢。我要請他原諒我，我沒有早些去那樣作。我相信他是加撒琳夫人的姨姪。我可以告訴他，她老人家一星期以前，身體是很好，這是我的力量所辦得到的。」

伊利沙伯極力勸阻他不要這樣去打算，告訴他達綏先生要是看見了這種用不着介紹的請教，多半會認為是顯唐突無禮的自由，而不會拿執當作對他姨媽的敬意；她說他們兩下裏沒有一點關照的必要。有的話，也只該達綏先生那位地位較高的人先來提起這種相識。哥林斯先生一面聽着，臉紅，復，墜決的樣子，還是要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幹，等她說完了之後，他就這樣回答：「親愛的伊利沙伯小姐，凡是在你能了解的範圍之內的一切事情，你所作的一切判斷，都使我極端的欽佩拜服。可是請讓我說吧，俗家人們之間通行的禮節，比教士們的就大不相同；因為，請讓我說吧，假如同時能夠保持一種適當的謙卑那教士職業的尊嚴，可以土比王侯呢。所以，我的良心吩

咐我去作那我自以爲是一種義務的事，望你一定要給牠自由纔好。我沒有注意好好的利用你的忠告，還要請你原諒。你的忠告在任何其他的事情上，都要成爲我一個經常的指導，不過在眼前這件事，要判斷是非的時候，我就覺得爲了教育和日常的研究，我比你這樣一位小姑娘，要更合式一點。」於是深深的對她一躬了之後，便跑去進攻達綏，她也急切的注意着，看達綏怎樣的招呼他，看出受了這種請教的那人，表現了一種明明的詫異。原來她的老表一跑去，口都覆開，先就朝達綏一躬到地；她雖然聽不見他說些什麼，可是她感覺着就如同聽見了似的，看見他的嘴唇動着幾個字：「請原諒」呢，「洪斯福德」呢，還有什麼「加撒琳狄波夫人」呢。她看見他這樣的把自己掀露在那樣人面前，心中非常的生氣。達綏先生望着他，眼光裏充滿了任意表現的莫明其妙，等到後來哥林斯先生讓他有機會說話的時候，他使用一種冷冷的禮貌來回答。可是哥林斯先生並不因此就失掉了重行問口的勇氣。此時他那第二次談話的冗長，好像把達綏的藐視增加了許許多多，等他說完了，他一聲不響，望着他微微一躬，便回身走了。哥林斯先生這纔又回到伊利沙伯面前來。

「告訴你，」他說，「他對我的招呼，我沒有絲毫可以覺着不滿意的理由。達綏先生好像很喜

歡這種殷勤，他極其有禮的回答我，並且用這樣的話誇獎我，說他素來相信加撒琳夫人的辨別力，那麼她一定不會把一種優待隨便給一個沒有價值的人。這真個是漂亮的想法呢。總而言之，我喜歡他這個人。

伊利沙伯自己既沒有任何興趣去追求，於是便把全付精神都貫注在她姐姐和賓格雷先生身上去；由觀察中產生了一串快意的思想，弄得她差不多跟攝茵自己一樣的快速。她想像攝茵在這壞房子裏面成家立業，享受了一切由真正戀愛而結婚的幸福；在這種情形之下，她覺得自己甚至於也可以努力去喜歡賓格雷的兩個姊妹呢。她明知她媽也是在朝這方面想，自己便打好了主意不敢攔她的身邊，免得又是許多話聽不完結。爲了這一點，所以在晚飯的時候，看見她們兩人坐得那麼近，她心裏覺得真是不幸極了的顛倒錯亂，看見她媽老跟那個人（盧克思太太）談話，談又不談別的，光說自己怎樣的盼望攝茵和賓格雷趕快結婚，她心裏真煩死了。那個題目的確是弄得人起勁，彭乃特太太數說起這段婚姻的好處來，簡直不知道疲倦。他是個漂亮的青年，又那樣有錢，離他們只有三英里路的遠近，這是第一點值得自己恭喜自己的。此外呢，只看那姊妹兩人是多

麼的喜歡攝茵，所以她們之願意這段婚姻，定不在她自己之下了。這也是一種安慰。還有攝茵既然嫁得這麼高，那麼她的小女兒們的前途也可以由此保障，必使她們碰着其他的闊人。最後呢，她覺着高興此後可以把那幾個未嫁女兒的事，都交給她們的姐姐，使自己這大年紀的人，可以不勉強加入什麼聚會裏面去，除非是自己高興。眼前這種情形不能不說是種快樂的事，而且在這種場合也是理應如此。可是自己一生中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坐在家裏，這種舒服，人人都像彭乃特太一樣能夠感覺得到的。末了她表示了許多願望，願盧克思太太也能夠同樣的幸福，可是她明瞭的也是勝利的知道她決沒有機會。

伊利沙伯竭力叫她媽說話慢一點，又叫她用小些聲音來描寫她自己的幸福，可是都不中用。最令她生氣的便是這些話大部分都給達綏先生聽見了，因為他就坐在她的對面，她媽只是罵她無意識。

「請問達綏先生是我什麼人值得我來怕他？我相信我們並不必對他帶這種些小詳細的禮貌，至於他不喜歡的話，我們都不能說。」

「看菩薩的份上，太太，小聲點說吧。——你得罪了達綏先生有什麼好處呢？你這樣幹不能使他的朋友看得起你喲！」

雖然如此，無論她說什麼都沒有一點影響。她媽偏要大聲大氣的發表她的意見。伊利沙伯又羞又氣，弄得臉一陣紅，一陣白。她免不得時時看看達綏，可是每一窺視，都證明了她所懼怕的是真的，因為他雖不會望着她媽，可是她相信他的注意力一直的釘在她媽身上，臉上的表情漸漸的由一種含怒的輕視，變成了鎮定的不變的嚴重樣子。

過了好久，彭乃特太太的話也說到無可再說了，盧克思太太聽了一堆重重複複的快樂，自己又染不得一指，也就早打了半天的呵欠，這時纔算幸得解放，便拿些冷火腿和小雞來自己安慰自己起來。伊利沙伯現在纔算復活了。可是這一剎那的安靜並沒有多久，因為晚飯之後，人家談起唱歌來，瑪麗也不用多大的請求，便準備去徇大家的意見，她看見了真是痛心。幾次的用眼示意，或默然的請求，她努力想阻止她這種和順的證據，——可是一點用都沒有。瑪麗存心要不了解牠們；因為這種出風頭是她喜歡的，於是她就唱起歌來了。伊利沙伯雙目瞪着她，感受着極頂的痛苦，聽她

一節一節的唱，她實在的不耐煩，好容易都唱完了，仍然沒有得到好的報酬，因為瑪麗除了接受大家的感謝之外，又接受了一種暗示：希望她可以惠顧大家再歌一闕，於是她歌了一歌，又唱起來。瑪麗的能力本來夠不上這樣表演，她的嗓子很弱，態度又不自然——伊利沙伯是在受罪。她看看邁茵，看她怎麼受得了；可是邁茵卻一心一意的在和賓格雷談話。她看他的姊妹兩個卻見她們兩人在那兒相互的做作鬼臉，也對達綏那樣做，達綏則仍然是那種針刺不透的嚴重樣子。她又看着她爸爸，求他干涉干涉；否則瑪麗就要唱一整夜了。他接受了她的暗示，於是等瑪麗唱完了第二首歌的時候，便大聲說：「孩子，那就唱得非常之好了。你已經叫我們大家很夠開心的了。讓別的姑娘們表演表演吧。」

瑪麗雖然裝着不聽見，但是也有些不安起來。伊利沙伯替她難受，也替她爸爸說的那話難受，覺得自己白擔了一番心。此時又請別的人唱歌。

「天幸假使我能夠唱詩，」哥林斯先生說，「那我相信我一定會順從大家的意思來歌一闕；因為我覺得音樂是最天真的娛樂，完全適合於教士們的職業。——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在音

樂上用了過多的時間也不為錯，當然我們還有許多別的事要作哪。一個教區裏的牧師要作的事多着呢。——第一他要訂好什一稅的條例，使他對於自己和自己的恩主都沒有妨害。他得寫出自己的講道辭，剩下來的時間就不多了，還得用來盡一些教區裏面應有的義務，和小心收拾他住的房子，他要打算盡可能的弄得舒服的話，這一點是萬萬不可少的。此外我以為有一點也是很要緊的，他應該以殷勤的和睦的態度招待個個人，特別是他應該尊敬的人們。這種任務我是不能替他取消的；假如一個教師對於他的恩主的親戚朋友們不去利用機會來證明他的尊敬心，我也是看不起的。於是他便對着達綏先生深深一躬，用很大的聲音，差不多半間屋子的人都聽得見的聲音，他結束了自己的言語。——很多人都吃了一驚，——很多人都笑了；可是沒有一個人像彭乃特先生那麼顯得感覺有趣，至於他的太太呢，則很嚴重的稱贊哥林斯先生說話通達，說他是位非常聰明又很好的青年。

在伊利沙伯看來，她家人竟似乎大家安排好了的今晚上各人儘量的來獻醜。他們各人扮演角色的精神，再也不會像今晚上這麼好的成功；她很替她姐姐和賓格雷喜歡，因為他們並沒有

看見這場表演中的某些地方，有些地方的蠢樣子他雖看見，也喜得他的感覺，並不是那種容易被其攪亂的。雖然如此，可是達綏先生和那兩姊妹竟有這場機會來鄙薄她的親戚，真不好的夠程度了，她也難於決定到底是那位紳士沉默的藐視令人難受呢，還是那姊妹備那種無禮的微笑更甚。

夜會的下半截，也沒有給她絲毫的娛樂。哥林斯先生跟她開着頑笑，老是執着跟她坐在一塊兒，雖不能弄得她再去和他跳舞，卻也使她不能跟別的人同去了。她求他去跟別的人下場同跳，並且告奮勇要替他介紹一位姑娘，都不行。他告訴她，跳舞他是不在意的。大目的就是要以微妙的殷勤弄得她喜歡他，看得他起，所以他特別的注意要熬夜的守在她旁邊。她也不和他辯這個問題。很虧了她的朋友夏綠蒂盧克思常常到他們面前來，並且她和氣的引得哥林斯先生跟自己談話。

至少她免得了再惹起達綏先生的注意；他雖然常常站在離她不遠的地方，也很無聊，可是總不走近前來到可以談話的地步。她想或許是她提及了魏克翰先生的結果吧，覺得很高興的。

郎薄恩一家子是會中最後辭走的人物。彭乃特太太於此使了一點煙幕，弄得人人都走完了，他們還要候十五分鐘，等他家的車子。在這點時間中，使他們有時候可以看出來，有些主人是怎樣

全付心腸的巴不得他們快些回去。赫思得太太除了訴說疲倦以外，簡直就不開口，明明是急於要別人快些離開她們的家門。彭乃特太太再三再四想拉她們談話，她們總是拒絕了，這樣弄得大家都顯得乏困無聊，就是哥林斯先生長篇大論的演說也弄不好。他正在頌揚賓格雷先生和他的姐妹，說他們的宴會華美，接待客人的行為表現了待客的殷勤和禮貌。達綏先生什麼話都不講。彭乃特先生也是同樣的沉默着在欣賞這一幕。賓格雷和攝茵兩人站在一塊兒，跟大家離得稍為遠一點，密密的談着話呢。伊利沙伯也堅守着沉默，和赫思得太太與賓格雷小姐一樣的；甚至於李底亞都乏困得不了，只能夠有時候喊叫起來：「天哪，我多麼累呵！於是死勁的打一個呵欠。」

過了一會，她們到底起身告辭了。彭乃特太太極力的說她希望不久她們全體都能上郎薄恩去頑頑，一天，特別的囑咐賓格雷叫他不用等着正式的請帖，就上她們那兒去用一頓家常飯，假使他能那樣作，她真會多麼的快樂呵。賓格雷也是快快活活的感謝她，又說等他從倫敦回來了之後，他一定儘早的來看她，現在他明天就得去倫敦哩。

彭乃特太太完全滿意的離開了那兒，一路上很高興的相信，相信三四個月之內，必定可以看

見自己的姑娘作了這雷則爾場的太太，雖然安置的必要準備，如新馬車哪，嫁衣裳哪，是少不了的。想着別一個女兒會嫁給哥林斯的事，她也是同樣的拿得穩穩當當，只不過沒有那樣的快樂罷了。女兒們之中，伊利沙伯是最不討她歡喜的；雖然那個人和那種配合，在她看來都很好，不過比較起賓格雷和雷則爾場來，卻是減色。

第十九章

第二天在郎薄恩開展了新的一幕。哥林斯先生把他的宣言正式公布出來。他的假期只能到下星期六為止，所以決意不再耽擱時間，同時就在那時候，他也沒有一點自信的感覺，以為這事會弄得他自己為難，於是他抱着一種按部就班的態度，一切凡是他認為這種事務的常規上所有的儀式，他都遵守着來進行。早飯之後，彭乃特太太，伊利沙伯，還有小女兒當中的一位在一塊兒，他便跑去對那作母親的說：『太太，我請求今天早上能夠榮幸的和令愛伊利沙伯私人談談話，這時候，我可以希望您為她着想嗎？』

伊利沙伯驚得臉上發紅，還沒有工夫作任何表現的時候，彭乃特太太馬上就回答：『呵，親愛的——好的——一定一定。我相信麗綏會非常之快樂，——我相信她一點反對都不會有的。來，加撒琳，我要你上樓去。』把她的針黹收拾起來，急急就往外走，伊利沙伯叫起來：

「親愛的太太，別走吧。請你別走了。哥林斯先生要寬恕我。他跟我所說的話，沒有什麼別人不能聽的。我自己也要走了。」

「不，不，胡說，薩綏。我要你還等在這兒。」看見伊利沙伯真的似乎又生氣又爲難的樣子，打算想走，她又說：「我定叫你等着聽哥林斯先生的話。」

伊利沙伯不願意違了這種命令，自己想了一想，也感覺到這件事盡可能的趕快，盡可能的讓牠安安靜靜了結，倒是聰明不過的舉動；於是她又坐下來，不住的努力來掩飾自己那種又難堪又紛亂的感。彭乃特太太和加撒琳走出去了，她們剛一出去，哥林斯先生便開始了：

「我愛的伊利沙伯小姐，信我吧，你這種謙遜，遠不能損你分毫，反之倒增加你的完美呢。假如你不會有這麼點點不願意，你在我的眼光裏，就不會有這麼可愛的；可是讓我告訴你，我之請求，是得了令堂大人的許可的。雖則你那自然的優美，可以弄得你假裝，可是你不能懷疑我說話的用意所在；我的殷勤太明顯了，不會錯的。差不多我一走進這房子裏，就挑出了你來作我將來生活上的伴侶。不過，關於這個題目，在我過分的感情用事說話之前，最好還是讓我把我娶結婚的理由，還有

我一定是照辦了的，抱着擇婚計畫跑到郎薄恩來的理由都說出來。」

哥林斯先生顯着那莊嚴的鎮定樣兒，說什麼他是感情用事，弄得伊利沙伯差不多笑起來，以致不能夠利用他讓出來的這點時機，作任何試驗叫他不要往下再說下去，於是他接着說起來：

「我要結婚的理由如下，第一點我以為凡是景況很好的牧師們（即如我）應當在他的教區裏面立下一個婚姻的好榜樣；第二點，我相信這件事會給我很大的快樂；第三點——這點我或許應先提出來的，這是那位貴夫人的特別忠告和勸告。她老人家我是萬分光榮的得稱為女恩主。關於這件事，她老人家卑躬屈己的向我提出自己的意見（自動的呢！）已經有兩次了；我離開洪斯福德的頭禮拜六晚上——正當我們在合夥打牌，嚴京孫太太在擺設狄波姑娘的腳凳，她老人家說了——哥林斯先生，你一定要結婚，像你這種牧師非結婚不可。——挑一個合式的，爲了我，也爲了你自己挑一個淑女，她要活潑，要是個有用之一流的人物，出身不要高貴，可得會在正當很好的用途上支配那點小小的進項纔行。這是我的忠告儘快去找個這樣的女人來吧，把她帶上洪斯福德來，我要去看她。」說起來，我的表妹，讓我告訴你吧，在我的能力之中，我所能提供的利益，

加撒琳狄波夫人的注意和仁愛，我以為佔着很重要的位置哩。你將來會知道她的態度是其所形容不出來的；你的機警，你的活潑，我想她一定會喜歡，特別是加了點沉默和恭敬的時候，那是她的身分免不了會引起來的。這一些是我喜歡結婚的一般傾向；剩下來的是該告訴你，我爲了什麼要把郎薄恩作爲我意見的對象，卻不在我自己的村莊裏面，那兒我告訴你，也有很多可愛的大閨女呢。不過事實是這樣，令尊大人死後，（可是他也許還要活很多年數）我要承受他的產業，我若不從他的女兒們中間挑一個來作妻，我心實在的過不去，因爲那樣，等那件傷心事發生的時候——這我原說過也許不是幾年之內的事，她們的損失纔能夠盡可能的減少呢。我的好表妹，這就是我的動機，我自幸牠大概不至於弄得你看我不起吧。現在沒有別的了，只剩下一點便是用最活潑的語言，把我的熱情真愛告訴你。至於財產方面，我絲毫也不在乎，我決不向你父要求什麼，因爲我知道那是不會答應的；你分所應得的是那半利四分的一千鎊長期存款，得等你媽死後纔歸到你的分下。所以在那方面，我會一律的一概不響；你可以相信我們結婚之後，決不會有一句那種小氣的舌鞭從我嘴上流出去的。」

這是絕對的非停止他不可了。

「先生，你說得太快了吧，」她嘆起來，「你忘記了我還沒有回答你呢。不要耽擱時間就讓我答覆你罷。你給我的褒獎，我甚致謝，請接收。我很覺得你的提議，使我榮幸，可是我除了拒絕之外，沒有別的辦法。」

「年青姑娘們的常態，」哥林斯先生把手按定式一揮說，「我早就知道了，她們往往偷偷的打算接受那個人，可是當他第一次求她們的愛的時候，她們口裏總要拒絕，有時這種拒絕竟至於兩三次哩。所以你剛纔說的那些話，一點都不能叫我灰心，我希望不久就可把你領到壇前去呢。」

「說老實話，」伊利沙伯叫起來，「我的話已經聲明了，你還要這樣希望，真正出奇。我告訴你，我真不是那種姑娘（假如世上有那種姑娘的話），敢於拿自己的快樂來冒險，以求有被人第二次請求的機會。我的拒絕是十分嚴重的。你不能夠使我快樂，同時我也相信我是世間最後一個能夠使你快樂的。不假使你的朋友撒琳夫人認識了我，我相信她會覺着無論在那方面，我都不合於這個位置。」

「加撒琳大人一定會這樣想嗎？」哥林斯先生非常嚴重的樣子說。「可是我想不到她老人家會完全的不贊成你。並且你放心吧，等我三生有幸能夠再看見她的時候，我會極力的誇獎你的謙退，經濟，以及其他可愛的條件。」

「當真的，哥林斯先生，一切對我的誇獎都用不着。你總得讓我判斷自己，給我一點褒獎就是相信我的話。我希望你快樂得非常，也是非常之有錢，我拒絕了你的求婚，但我必盡力使你不致有別的事故。你既向我求了婚，那麼你關切我家的那種感覺上的優美，必定已經使你得了滿足了，將來無論何時郎薄恩莊院倒塌，你很可能問心無愧的去佔有牠。所以，這個問題就算到底解決了。」她這樣說着便立起身來，假使哥林斯先生不這樣說的話，也許已經走出去了。

「等我下次不自棄的跟你談到這問題，我希望那時能夠得到合意的答覆，比這次你所告訴我的要好；不過我並不怪你現在是殘酷，因為我知道你們女人有這種習慣對於人們第一次的求婚是會拒絕的。或者，你剛纔所說的另一方面，正合乎女人們那種真正優美的品格，另一方面也同樣的鼓勵我再作請求呢。」

「真是，哥林斯先生，」伊利沙伯興奮的說，「你太叫我莫明其妙了。假如我剛纔半天所說的會叫你感覺到是一種鼓勵的形式，那我真不知用什麼法子把我的拒絕表現出來，使你相信牠是那樣的。」

「親愛的表妹，你不能不讓我自幸，你拒絕我的請求，那不過是應有之辭罷了。我這樣相信的理由簡單的是這樣：我並不覺得我的請求不值得你接收，或者我所提供的家業不是非常合意的。我生命上的地位，我跟狄波家的關係以及跟你家的關係，都是於我很有利的情形；你得再拿去考慮考慮，雖然你有許多引人的地方，也不見得一定再有人來向你求婚呢。不幸你的財產這樣少，這一點很可以減損你的美貌與各種可愛的條件。所以我不得不得個結論，說你的拒絕我是不嚴重的，因此我以為那不過是一般高貴女性的常事，遲疑着想藉此來增加我的愛情。」

「我切實告訴你，先生，我一絲一毫都不想假充什麼高貴那種叫一個可敬的人受罪的東西。我倒情願人家稱贊我誠懇。我三復的致謝你向我請求的厚意，可是決沒有接受的可能。我在各方面的感覺，都不容許我那樣。我說的還不清楚嗎？現在，別打量我是個高貴的女子，存心要害你受罪，

只當我是個有理性的動物，打她心裏說實話的。」

「你是純然的可愛！」他喊起來說，作出這種笨拙的殷勤樣子。「我相信只等令尊令堂大人特殊的權力承認了，我的請求終竟會被接受的呢。」

這種誠心自己騙自己的堅持性，伊利沙伯不願意回答，即刻一聲不響的走開；決計假使他定要說自己屢次的拒絕是種諛媚性的鼓勵，那麼便去找父親去，他總可用這種態度提出他的否認，使之成爲有決斷性的，他的行爲最少不致於被誤會成爲高貴女子的裝假和賣俏。

第二十章

哥林斯先生沉默的一個人，在屋子裏思量他那成功的愛情，可是並沒有多久；因為彭乃特太太一而的還是在廊下混時間，要守候會議的結果，一看見伊利沙伯開了門快步走過自己身旁，就跑到樓梯去了，她自己連忙就朝飯廳走去，熱言熱語的恭喜他，又恭喜她自己，展望他們之間那種更加接近了的關係，喜歡得了不得。哥林斯先生也是同樣的快活，接收她的恭賀，同時又恭喜她，以後這纔把他們兩人談話的細細點點都說了出來，說到那場結果，他覺得他有一切的理由來感覺着滿足，因為他的表妹堅持的拒絕他，是自然的從她那品格中所秉賦的真優美，和害臊的謙遜裏面流露出來的。

不過，這種消息大叫彭乃特太太喫了一驚——如果她女兒是打算以拒絕他的辦法來鼓勵他，她也喜歡得着這同樣滿足，無奈她不敢相信，於是她不能不這樣說出來。

「可是相信罷，哥林斯先生，」她又說，「麗綏會給弄出道理來。我要親自直接的對她說。她是個又固執又蠢的女孩子，連自己的利益都不懂呢；可是我要弄得她去懂得。」

「太太，恕我打斷你的話頭，」哥林斯先生喊起來，「假如她真是又固執又蠢的姑娘，那我倒懷疑對我這種位置的人，她是不是個很需要的妻子，因為在結婚中我自然是想得着快樂，假如她真是堅執的要拒絕我的請求，恐怕別強迫她來接受我倒是好些，因為假使她能有這種壞脾氣，那麼對於我的幸福上的貢獻，她是不會有多少的。」

「先生，你真是太誤會我了，」彭乃特太太說，「嚇死了。」麗綏不過在這些事情上固執。在別的一切事情上她是個有生以來好脾氣姑娘。我即刻就去見彭乃特先生，不久我們就會跟她把這事弄好，我相信的。」

她不肯等他回答，馬上就急急的跑去找她丈夫，一面走進書房，一面就大喊大叫的：「呵，彭乃特先生，即刻就要找你，我們都在吵架呢。你一定要來弄得麗綏嫁給哥林斯先生，因為她罰誓不肯要他哩，假使你不趕快一點兒，他就會變了主意不要她了。」

彭乃特先生把眼睛從書上擡起來望着她，兩隻眼直勾勾的瞪着她表現一種萬分安靜的不關心的樣子，聽說以後他也還是一絲不變的。

「我沒有那種樂趣，」在她說完了之後他說，「能够懂得你說的是些什麼。」

「說的是哥林斯先生和麗綏。麗綏聲明她不肯要哥林斯先生，哥林斯先生也開始說不要麗綏呢。」

「那麼在那件事上我能够作什麼呢——那似乎成了個沒希望的把戲了哪。」

「你自己跟麗綏說去。告訴她你要她嫁給他。」

「叫她下來吧，叫她聽聽我的意見。」

彭太太按鈴，把伊利沙伯小姐叫到書房裏來。

「來，孩子，」她父親一見她進來就喊她，「我找你來有件要緊的事。我聽說哥林斯先生向你求了婚。真的嗎？」伊利沙伯回說是的。「好得很——這場請婚你把牠回絕了嗎？」

「回絕了，先生。」

「好得很。我們現在說到題了。你媽定要你接受牠。對不對，太太？」

「對呀。要不然，我就一輩子再也不見她了。」

「伊利沙伯，在你面前的真是個十分爲難的選擇。從今天起你總得跟父親要不就跟母親變成了陌路人。因爲假如你不嫁給哥林斯先生，你媽就不再見你了，我呢，倘若你嫁了他，我也是不再見你了的。」

那樣的起頭弄出這麼一個收尾，使伊利沙伯只好發笑，可是彭乃特太太卻大失所望了，她總相信彭乃特先生對於這件事的願望，和她自己是一樣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樣說話？你答應了我定要她嫁給他的。」

「好太太，」她的丈夫回答說，「有兩個小小的私願我要跟你請求。第一，在眼前這件事上，你總得讓我自由運用我的道理；第二，讓我自由運用我的屋子。我願意越快越好的一個人在自己的書房裏呢。」

雖然在丈夫那方面是失望了，可是彭太太還不肯放下手來。她跟伊利沙伯說了又說；一時哄

騙她，一時又威嚇她。她努力又拉攏茵來幫她的忙，可是攝茵柔和到了極點的辭謝了這種干涉舉動；伊利沙伯呢，有時倒也的確是真誠懇，有時卻開頑笑的樂起來對付她的攻擊。她的態度雖然有變化，可是她的決心是從來不變的。

這時候哥林斯先生獨自個兒在參悟着剛纔過去的那些事。他把自己看得太好了，簡直想不出他的表妹之所以拒絕他的動機；他的自尊心雖然受了打擊，可是不是爲了別種理由。他對她的關切完全是想像的；他想着她值得挨她媽的咒罵，也就沒有什麼悔恨的感覺。

一家子正在鬧得人翻地覆的時候，夏綠蒂盧克思上他家串門子來了。在走廊上她碰見了李底亞。那人飛跑到她面前半耳語的喊着：「我真高興你來了，這兒好煩的很哩！——你說今早發生了什麼事兒？——哥林斯先生跑來向麗綏求婚，她卻不要他呢。」

夏綠蒂還沒回答，加撒琳也跑來了，告訴她同樣的故事；及至她們一走進了飯廳，彭乃特太獨自一人在那兒坐着，即時又談起同樣的問題，叫盧克思小姐哀憐她，又求她去跟她的朋友麗綏說話，要她成全一家人的志願。——「好個盧克思小姐，求求你吧，」她哀聲喪氣的說。「誰都不幫

我的忙，誰都不跟我一條心，我被人家對付得殘忍透了，誰都不肯憐念憐念我這不中用的神經呢。」

攝茵和伊利沙伯兩人走進來，省得夏綠蒂回她的話。

「噯，那兒她來了啦，」彭乃特太太接着說，「看去沒事人似的，把我們當着遠在約克的样子，一點都不理會，以為自己就可以獨斷獨行了。——可是，我告訴你，麗媛小姐，——假使你打定了主意每次都這樣的拒絕一切求婚，那你就一輩子不會弄到一個丈夫——我相信等你爸爸死了之後，我就不知道有誰能够養活你——我是不能供養你的——所以我警告你。——從今天起我跟你兩人算是完了。你知道，在書房裏我對你講過了的，我以後再也不同你說話了，你慢慢就會知道我不食言的。——和那種不順不從的孩子們說話，我是沒有什麼趣味。——真的，同別的人談話也是沒有什麼快樂的。像我這種受了神經痛苦的人，就不會有什麼愛談話的傾向呢。誰都不知道我受的是什麼罪——不過這也是一向如此罷了，不喜歡抱怨怨的人從來沒有人憐憫他的。」

她的女兒們默默的聽着這些感言，深知要打算去和她講理，或者安慰她，就要越加撩發她起

來，所以她毫無阻礙的只管說，直到哥林斯先生走進來為止。那人進來時擺出一種異於尋常的莊重樣子。她一看見了他便對那些姑娘們說——『現在，我的意思定了是這樣，你們人人都要閉起嘴來，等我和哥林斯先生兩人談談話。』

伊利沙伯靜靜的自己走出去了，撒茵和加撒琳也跟出去，只有李底亞還站着不動，定要盡可能的把他們的話全聽去。夏綠蒂起先是被哥林斯先生的禮貌止住了，問她和她的家世，問得非常之詳細，以後自己有點好奇心便走到窗前去裝着不聽見借此滿足自己。於是彭乃特太太便怨聲苦調的談起那在她計畫中的談話來——『啊！哥林斯先生！』

『親愛的太太，』他回答說，『以後我們再也不要談這件事了吧。你的女兒的行爲，』他又說，『明明是一種不高興的聲氣，』我並不怨天尤人。隨遇而安是我們人人應有的義務，尤其是年青人像我這麼走運早年就高發了的人應該如此；我相信我已經拋棄了。並且假使我的尊表妹惠我許了婚姻，我是否能得到積極的快樂呢，我也是同樣的懷疑；因為我常常看出來，一種幸福要是不能到手，因之在我們的估量裏面就失掉了牠某部分價值的時候，那種拋棄可以說是最圓滿，最無遺

憾的。親愛的太太，我現在取消了向金愛求愛的企圖，顯出一點不尊崇你和彭乃特先生，並不請你二位幫我的忙，我很希望你不要因此覺得我是在表示瞧你們不起纔好。我接收了你女兒的拒絕，卻不是你的，這一點我怕我的行為是會叫人反對的。可是我們誰都有作錯事情的時候呢。我的目的是要替自己找個可愛的伴侶，同時也有些應有的爲你家利益着想在裏面。假使我的態度會受責罰，我這兒請求原諒好了。」

第二十一章

關於哥林斯先生求婚的討論，現在差不多算完了，伊利沙伯方面，只有些關於這件事所免不了的不安，和有時她媽那些悻悻然的拉拉扯扯叫她覺得受罪。至於那位紳士他自己呢，他的感覺是大部分表現出來了，並不是由焦悶難爲情，或喪氣失望，或存心避免她表現出來的，卻是他那種生硬的態度，生氣的沉默作的。他差不多就不和她說話，那種他自己非常感覺到的熱心殷勤都轉移到盧克思小姐身上去了，那剩餘的半天都是如此。她顯出洗耳恭聽的禮貌，使大家都覺得輕快許多，特別對於她的朋友是那樣。

第二天早上彭太太的怒氣還未消，她的病也還未好。哥林斯先生也是同樣的還在發驕氣。伊利沙伯很希望他生氣的結果，使他早早離開，可是他的計畫似乎一點不受影響。他總是要在禮拜六動身，到了禮拜六他又不能走了。

早飯之後，姑娘們走去麥兒屯，去打聽魏克翰先生回來了沒有；同時爲了他不赴雷則爾場跳舞會的事兼致惋惜。在她們入城的時候碰見了他，他陪着她們上她們姨媽家去，在那兒暢談他自己的抱歉，煩惱，以及對個個人的關切。——不過對於伊利沙伯，他卻自動的承認說他之不得不離開，乃是自己有意要那樣的。

「當時間一天天逼近的時候，」他說，「我就覺得我還是不見達綏先生的好。——想想在一個屋子裏面，在一個宴會裏面，我要和他長時間的在一塊兒，這件事或許會叫我受不了，且怕使當時的景象弄得許多人都不高興，不僅我自己呢。」

她大大的稱贊他的忍性，同時因爲魏克翰和一個別的軍官送她們回鄧薄恩，而一路上他只是伴着她同行，這樣使他們有閑工夫來充分的討論那問題，並且很文雅的彼此交互稱許。他之作送她們回去有雙重好處，一來她感覺到了自己所受的一切榮幸，二來這是最合式的機會把他介紹自己的父母面前。

她們回來了不久，有人給彭乃特小姐送來了一封信，是從雷則爾場來的，即刻就打開了。信封

裏裝的是一張華麗，小巧，壓皺得很平展的信箋，上面寫滿了一位姑娘的優美流利的字跡。伊利沙伯見她姊姊一面讀一面臉上顏色就變了，並且看見她注意的老看某幾行字。挪茵不久鎮定起來，勉強仍然像平常一樣的歡笑着跟大家談話；伊利沙伯爲此非常覺着擔心，甚至於使她都不去注意魏克翰了；等他和他的同伴一告辭，挪茵就對她一警示意她一道兒上樓去。走到了她們自己的屋裏，挪茵就拿出那封信來說：「這是加綠琳賓格雷寫來的。牠的內容弄得我奇怪極了。那一家子這時已經離開了雷則爾場上城裏去了——也並不打算再回來。你看她說的是些什麼吧。」

她於是把第一句話大聲念出來，內容是說她們已經決定了即刻追隨她們的兄弟上城裏去，說她們打算這天在格魯芬街午飯，因爲赫思得先生有房子在那兒。下文就是這樣寫的：「我離開赫得福縣時，我最愛的朋友，除了你的關係之外，我並不冒充有絲毫的留戀；不過我們希望將來可以歡聚，重修過去那快樂的交誼，至於眼前呢，我們可以常常的彼此以最坦白的態度通信，藉以減少我們別離之苦，我是這樣的指望着你呢。」這種言過其實的表現，伊利沙伯因爲不相信所以只當秋風過耳般的聽着；雖然她們忽然搬走也令她奇怪，可是她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真正價值。

得悲傷的；並不是她們離了雷則爾場，就妨礙了賓格雷仍然在那兒住下；至於說失掉了她們的關係，她以為攝茵與他相處，在快樂中就一定不再去注意。

「你的朋友離開了此地，你竟不能事先見着她們一面，」停了一停，她說，「那是很不幸的。可是難道我們不能這樣希望嗎？賓格雷小姐所預想的將來的快樂，也許要出她意外的很快實現，因之過去那種朋友式的快樂交情，變成了姊妹關係而使人得到更大的滿足。她們不能叫賓格雷先生老待在倫敦呵。」

「加綠琳斬釘截鐵的說今年冬天她們一夥誰也不會再上赫得福縣來。我念給你聽吧：

「我哥哥昨天走的時候，想着要他去倫敦去的那件事，或許在三四天之內就可以弄完；可是我們準知道那是不行的，同時我們相信查理到了城裏，就不會急於要回來，所以我們決定了跟着他上那兒去，使他不至於把他空閑的時間銷磨在那不舒服的旅館裏面。我很多的朋友們都已經在那兒過冬；我已不能夠聽見說你，我最愛的朋友，也有意上那兒去湊熱鬧——可是關於這件事我是失望了。我誠懇的希望，在赫得福縣你們過聖誕節的時候，你能夠得着許許多多的快樂，那

是那個季節通常能給人的，我並且希望你的愛友多到了不得，使你不致於不致於因我們的走掉，而感覺到損失了三個好友。」

「從這裏看來，攝茵又說，「明明白白他今年冬天是不回來的了。」

「這不過明明白白的說資格雷小姐並沒有以為他應該來。」

「你為什麼這樣想呢？那一定是他自己幹的。他是他自己的主人呵。不過你並不知道。我要把那特別叫我傷心的一段念給你聽，我對於你也不要有什麼隱瞞。」

「達綏先生急於要見他的妹妹；再者，老實說吧，我們也差不多同樣的急於跟她會面。我的確感覺到喬治安娜達綏的美麗，文雅，材藝，沒有人趕得上；她在路易沙和我兩人身上所引起的情感，爲了我們敢於希望將來把她作姊妹相處的原故，而提高成了一種比較更有興趣的東西。不知道我從前把我對於這件事的感覺和你談過沒有，可是在我沒離開本村的時候，我要把牠說出來，我相信你不會以為牠是沒道理的。我哥哥已經是非常之敬愛她；現在他會有很多的機會，以最親密的態度去見她；她的親戚們跟他的一樣都喜歡這段婚姻；我想，查理是頂能夠抓住女人的心的，這

並不是姊妹的偏愛，弄得我胡說呢。這一切情形對於一段婚姻如此有利，又沒有絲毫的阻礙，那麼，最愛的攝茵，我縱心的希望着一件使這麼多人快樂的事，難道是不對的嗎？」

「你覺着這句話怎樣呢？我最愛的麗梭？」攝茵讀完了的時候問。「這還不夠清楚嗎？這還不明明白白的聲明了加絲琳並不盼望，也不願意我作她的姊妹；聲明了她完全知道她的哥哥之不注意；並且表示了假如她疑慮我對他的感情的性質，那麼她就要（極好心的）叫我自己小心嗎？關於這個問題，還能有什麼別的意思？」

「不錯，能有的；在我的意中是完全兩回事。——你聽不聽？」

「頂願意的。」

「這只要幾句話就可以說完。賓格雷小姐看出她哥哥愛你，就想他跟達梭小姐結婚。她跟他上城去，不過要把他絆在那裏，一方面卻叫你相信他對你的一點心都沒有的。」

攝茵只管搖頭。

「當真的，攝茵，你應該相信我。——凡是看見了你二人在一塊兒的人，沒有誰會懷疑他的感

情的。我深知賓格雷小姐也不能夠。她並不是個傻子。假使她看出達綏先生有這麼一半的愛她自己，那她都要準備嫁衣裳了。可是情形是這樣——我們的財勢都夠不上配他們；同時她更着急要把達綏小姐配給她哥哥，因為想到既有了一層婚嫁，那麼弄第二個的時候，就免了很多的麻煩。這倒是有點巧智在內，並且我敢說假如沒有狄波小姐從中作梗的話，那是會成功的。可是，我最愛的攝茵，你不要太過嚴重的想着，以為賓格雷小姐告訴了你他非常的敬愛達綏小姐，那麼比較起禮拜二他離開你的時候，他對於你的好處就會漠然到了最小的地步，或者你又以為她能夠追着他，使他不愛你，卻去愛她的朋友。」

「假使我二人對於賓格雷小姐的見解相同，」攝茵說，「那麼你這番關於整個事情的敘述，倒很能叫我安心。可是我知道那個基礎是不公平的。加絲琳就不會欺騙任何人；在這件事上我所能有的一切希望，就只在於她自己是被騙了。」

「那是不錯的。——你既不肯從我的意見中得到安慰，那你就不能不弄出比那更好的見解來。無論如何相信她是受了騙吧。現在你對她的責任已盡，別再為她來煩惱了。」

「可是，好妹妹，假如，就算朝最好的着想，一個人的朋友姊妹都巴不得他合別人結婚，我卻去嫁那個人，我能快樂嗎？」

「那你一定要自己拿穩主張。」伊利沙伯說，「假如你熟慮了之後，覺着不願從他那兩姊妹所受的苦，要勝過作他妻子的快樂，那我就勸你無論如何要拒絕他。」

「你怎麼能那樣說呢？」攝茵微微的笑着說，「你總得知道就算她們的不贊成，會使我非常苦惱，我也不遲疑的。」

「我並不覺着你會呢；並且假如是那種情形的話，對於你的地位我是不能有什麼同情的。」

「不過假如這個冬天他不回來，我的選擇就許一輩子也不能達到了。六個月之內，千千萬萬的事情會發生呵！」

所謂什麼他再不回來的意思，伊利沙伯決不相信。在她看來，那不過暗示加綠琳那種藏私的願望罷了，她決不以爲這種願望，無論是公開的或巧妙的說出來，能影響一位這樣完全獨立的青年，她沒有一剎那的工夫去想牠。

她盡力的把自己對於那件事的意見說給她姐姐聽，不久就收到了很快樂的效果。攝茵的性質是不會絕望的，於是漸漸的她就被引入了希望的地步，雖然感情的不信，有時仍然勝過希望——盼着賓格雷會回到吉爾爾場來，使自己心頭一切願望都能達到。

她們商量好了，只把那一家子搬走了的事告訴她們的媽，關於那位紳士的行為和一切希望都不向她提，免得使她驚恐。殊不知這麼一點消息，已經弄得她發愁得很，她大哭起來，數落着說那兩位姑娘奶奶剛和她們弄親熱了，就搬開去，真是太倒霉了。傷心了一會子，不過以後她也得了安慰，想到賓格雷先生不久就會回來，不久就要到郎薄恩來吃飯，結論是最能安慰不過的，據說雖然他只是被請來吃一場家常便飯，她也要留心使席上有兩道正菜。

第二十二章

彭乃特府上的人們被盧克思府請去午膳，彼時盧克思小姐又是那麼好，她留心陪奉哥林斯先生談話。伊利沙伯乘機會就謝謝她。「這樣免得他發脾氣，」她說，「我真說不出我對你的感激。」夏綠蒂就告訴她的朋友說她能夠替朋友效勞，已是自己覺得非常滿足，因此她把時間雖然荒廢，但她已經得到了適當的酬報了。這是非常之可喜的，可是伊利沙伯不會注意到夏綠蒂的好意已經大大的發展了；——牠的目的簡直就是保障哥林斯先生不再去找伊利沙伯獻媚，而專門來找自己。盧克思小姐把這計畫藏在心裏；而牠外面的表現卻順利非常，致使在晚上分手的時候，她以為假使不因為他這麼快就要回赫得福縣去，那麼她一定會成功了。不過在這一點上，她是冤枉了他那火急的獨立性格，因為第二天早上他就溜出了郎薄思家跑到盧家莊來擲身在她的石榴裙邊，他那偷出來的巧狡，真令人刮目起敬。他深怕那些老表們知道了，因為相信要是她們看見他出

門，就一定猜得到他的計畫；他很不願意被她們猜出來，除非同時他的成功也能叫她們知道纔好。夏綠蒂誠然很是鼓舞他，使他有理由的覺得有把握，可是禮拜三那場冒險，弄得他比較的不敢十分拿準。不過那日的接待真是再令人得意沒有了的。從高高的窗子裏盧克思小姐看見他朝着自己的房子走來，立刻便走到胡同裏去碰他，像是意外的樣子。可是她卻也不敢期望人家會對她表示那麼多的愛戀和口才呢。

在哥林斯先生那一派長篇大論所能盡的短時間內，兩人間一切都已解決，彼此也都滿意；他們進到屋裏去，他就懇切的求她指定那個日子，彼時他可以變成世界上最快樂的人；雖然目前不能不暫時把這種請求擱在一邊，可是那姑娘也不打算和他的幸福開頑笑。天賜給他的那種愚昧，使他的戀慕表現，絲毫不着美媚，沒有什麼女人會願意延長牠的期間的；盧克思小姐之接受他，無非僅僅爲了成家立業那種純無他念的要求，至於家幾時可成，她到也滿不在乎。

事情立刻就提到威廉爵士和盧克思太太的面前請求承認，他們都極其高興鼓舞的那樣作了。哥林斯先生目前的景況使他恰好配上他們的女兒，極其妥貼，因爲他們沒有大宗嫁粧給她，而

他的前途卻大有發財的可能。盧克思太太立刻開始來計算看彭乃特先生大概還會活多少年，這事從來不曾鼓勵她到這樣地步的；威廉爵士斷定了，只要哥林斯先生掌有郎薄恩產業，那麼他夫婦兩人將來要覲見英國國王及王后，就是很佔便利的。總而言之，那一家子都爲這件事快活得不得了。小姑娘們希望自己能够早一兩年出場，假如情形不是這樣就不能够的，男孩子們放了心，曉得夏綠蒂不至於老死閨中了。夏綠蒂自己卻還鎮定。她的目的達到了，現在有時間來把牠考慮一下。她的想頭總之是很滿意的。當真的，哥林斯先生既不通情，又不可愛；和他在一塊是很討厭的，他之所以愛她必然有些想像作用。可是究竟他總會作她的丈夫。自己並不是怎樣的重視男人和婚禮，只有結婚是她從來最大的目的；對於那些受了教育的小家碧玉，只有結婚纔是一種高貴的生活，雖不必一定有快樂，可是結婚必然是種最教人欣喜的保藏所，使人不愁匱乏。這種保藏所她已經弄到手了；以她現在年紀二十七歲了，長得又不太漂亮，得到了牠，她覺得是很微倖的。這件事要叫伊利沙伯彭乃特知道了，她一定要吃驚，這是一點最不舒服的事，因爲她把她的友誼看得比無論誰的都更重要。伊利沙伯會奇怪，也許會責備她；雖說自己已經決計如此，不會爲她所動，可是

這種不同意，也會使自已不高興。她決定親自把這件事告訴她，所以要求哥林斯先生回郎薄恩去午膳的時候，不要在誰的跟前漏出一點風聲。自然，答應守秘密的事，是義務式的許了她，可是要按照那麼去辦真不容易；因為他出去太久了，惹得人家希奇，所以他一回來，人家都那麼直接的盤問他，弄得他難以躲閃，同時他本急於要宣布他那利市的愛情，因此他還大大的自制了一番。

因為他第二天很早就要動身，不能見着這一家子的人們，幾位姑娘就勸議把告別禮擲在晚上舉行。彭乃太太以大量的禮貌和熱誠致辭，說如果別有機會他重來郎薄恩的話，他們該是多麼高興的歡迎他。

「好太太，」他回答說，「你的盛約正合我的意思，牠恰恰就是我所希望的，我一定儘可能的趕快來接受這種盛意就是了。」

大家都吃了一驚，那位彭先生簡直說不上願意他這麼早回頭，就說：

「先生，那怕有點危險，加撒琳夫人不會反對嗎？你還是把親戚犧牲點，你的恩人不快

活。」

「好先生，我特別感謝的是你這種友愛的關切。你放心，不得到她老人家的同意，我也不會邁這麼要緊的一步。」

「你不要太放心大膽了。犧牲一切都要緊，可別叫她不痛快。假如你覺得重到我們這兒來就會弄成她那樣，那我想是十分可能的，那麼就老老實實等在家裏吧，放心，我們是不會生氣的。」

「相信吧，我的好先生，你這種親愛的關切，使我發生了莫名的感激；並且你放心，我一定很快要寫封感謝的信給你，謝你這一點同時也謝謝其他一切我在赫得福縣所受的台愛。至於諸位表妹，雖然我去時不多，不必寫信，但我也要趁此祝福，願她們健康和愉快，連我伊利沙伯表妹都是那樣。」

女眷們如數的致了禮之後就退了；大家心裏一樣的感覺，奇怪他還在想很快的再回來。彭乃特太太一相情願的由此看出一點，以為他在打算向她的一個小女兒獻殷勤，也許瑪麗已經被打動了要接受他。她比別的幾個更看得起他的能力；說他的思想常有些沉重堅實處使她吃驚，雖然人是不像自己聰明，她以為假如有個好榜樣像她的去鼓勵他，念書改良他自己，他也許會變成個

非常合意的伴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切諸如此類的希望都歸泡影了。早飯後，盧克思小姐過來跟伊利沙伯唧唧噥噥，私下就把昨天那件事說明了。

前兩天，伊利沙伯也曾覺得哥林斯先生自以為在戀愛她的朋友，可是要說夏綠蒂會鼓勵他，就離可能性太遠了，正如自己不能鼓勵他一樣。因此她剛聽到的時候，簡直詫異得連禮貌都不講了，她沖口就叫出來：

「跟哥林斯先生定婚我的好夏綠蒂——不能夠的！」

盧克思小姐報告她的事情時，本來於持着一種鎮定的顏色，不過斥責來得這麼唐突，也使她暫時間有些慌亂；但是這到底是她的意中事，所以馬上就恢復了神色，靜靜的回答說：

「爲什麼要大驚小怪，好伊利沙？——難道因爲哥林斯先生雍雍氣氣的在你這方面失了意，就不相信他再能夠得到別個女人的賞識嗎？」

伊利沙伯這時已經恢復了平常樣子，下了一點勁也能夠結實的祝她有一切想像得到的快樂，並表示他們的婚約令她自己很是喜歡。

「我知道你的感覺，」夏綠蒂回答，「你一定很奇怪，非常奇怪——正如上次哥林斯先生要和你結婚一樣。不過假使你把這事從頭到尾想過一遍，我希望你對於我的舉動會覺得滿意。你曉得我並不是浪漫人物，我從來就不是。我所要的不過是一個舒服的家庭罷了；以哥林斯先生的品格，社會關係和地位來講，那麼我與他共同生活時候的快樂，比起大多數人在結婚時所誇耀的來，也就不差什麼。」

伊利沙伯靜靜的回了一句「自然！」——二人跼促不安的沈默了一下子，便又和家人到一塊坐下。夏綠蒂不過多久就走了，伊利沙伯一個人在那兒把她所聽的又咀嚼了一陣。要使她容受這種不合式的配偶，以為可行，真需要非常久的時間。要說哥林斯先生在三天之內求兩次婚是怪事，那麼比之於他現在之居然會被接受，其實真算不了什麼。本來她從來就覺得夏綠蒂對婚姻的理解和她自己不是一樣，可是她也不能設想到實行起來的時候，她竟能把點點好的情思都犧牲乾淨，來就一些世俗的利益，夏綠蒂而竟為哥林斯先生的妻子，乃是最恥辱的一幕——一方面她既傷心於朋友的侮辱自己且失了她的尊敬，另一方面她又痛苦地相信那朋友所自行挑選的那

一份生活，必不能使她自己得相當快樂。

第二十三章

伊利沙伯和她的母親姊妹們同坐，心裏在追想她聽見了的那些事，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把這些事說出來，恰好這時候威廉爵士來了，是他女兒打發來報告和這一家子結親的事的。他報告那件事的時候，簡直恭維他們得不亦樂乎，又以爲兩家能結成親戚，表示得意得很。可是他的聽衆不但只表示詫異，而且不相信。彭乃特太太差不多把禮貌丟了來堅持着說他一定是弄錯了；而李底亞，那孩子常常是任性無禮的，卽刻就鼓噪起來：

「天哪，威廉爵士，你怎麼可以講這種故事，你不曉得哥林斯先生想娶麗梭嗎？」

除非有像一個弄臣那樣的溫順，纔能忍受這種對待，不致生氣；可是威廉爵士的好教養，竟也使他順受了這一切，雖然他求她們相信自己的話是真的，他仍然是以最有忍耐的禮貌，聽受她們那些唐突之辭。

伊利沙伯覺自己應該替他解掉這個重圍，就挺身出來證明他的話，把夏綠蒂先頭和她講的事說出來；並且爲的不讓她母親和妹妹們再失驚打怪，她誠懇懇懇的恭賀威廉先生，又指出這段婚姻的各種好處，說哥林斯先生的品格非常好，又說洪斯福德和倫敦之間來往方便，櫛齒也幫着她說。

威廉爵士還在這兒的時候，事實上彭乃特太太是奇怪得太利害了，簡直說不出多少話；可是他一走，她的感情立刻找到了發洩。首先，她固執的不相信那一套；其次，她深信哥林斯先生是受了騙；其三，她相信他們永遠不能快活；其四，那婚姻也許會破裂。整個的看來她可以得到兩個推論：第一，一切的不幸都是伊利沙伯弄出來的；第二，所有的人們都非常野蠻的對待了她，這一整天她都談的這兩點。沒有什麼能够安慰她，也沒有什麼能够緩和和她。就是這一天過完了，她的氣還沒有消。一禮拜之後，她纔可以見了伊利沙伯不罵她；過了一個月纔免得跟威廉爵士或盧克思太太說話無禮，好幾個月之後，纔能够饒恕了他們的女兒。

在這件事上彭乃特先生的情緒是比較的安靜多了，他說就他所經驗的之中，這是最愜意的

一種，因為據他說向來總以為夏綠蒂盧克斯很明達，誰知原來比他女兒蠢得多多，簡直和他的妻不差什麼，他因此很得意！

蘭茵承認說這件事有些叫她奇怪，不過她並不怎樣去講，反而表示了許多願他們快樂的誠懇願望；即使伊利沙伯說那靠不住，她也不信。吉蒂（加撒琳）和李底亞，決不會去妒嫉盧克斯小姐，為的哥林斯先生不過是個教堂執事人而已，這件事無非只弄得她們把牠當作新聞去麥兒屯講講就是。

自己也有個女兒好好的婚配了，對於報復彭乃特太太是一場勝利，這盧克思太太所不能不感覺到的；所以她到郎薄恩的時候更勤，來了就說她自己怎樣的快樂，不過彭乃特太太那種冷澀的面孔，沒好氣的話語，準會把那些快樂趕跑的。

在伊利沙伯和夏綠蒂之間有一種避開那問題的自行檢束；伊利沙伯相信他兩人中間再也沒有從前那種真正的信仰的了。因為對於夏綠蒂失望，於是更親愛的關切到她姐姐身上，她相信她的姐姐的誠直和細膩，以為自己這種見解永遠不會動搖，她越來越為她姐姐的幸福着急，因

爲資格雷已經走了一個禮拜，還沒有得到他回來的消息。

擷茵很早就給加綠琳回了一封信，並且天天算日子看該那天接到回信。哥林斯先生的感謝信禮拜二就到了，是寫給她們的爸爸的。裏面充滿了莊嚴的感謝，够一個住了一年以上的人所要用的。在這方面安頓了他的良心之後，他進而用一些歡欣鼓舞的辭句把他的幸福告訴他們說，他已經得到了他們的芳鄰盧克思小姐的愛了，於是他就解釋說爲的是想和她在一道，所以他要符合他們請他重遊郎薄恩的請求，他希望下下禮拜一他就會來；他又說，加撒琳夫人全個心的贊成他的婚姻，她已不得這事情越早就越好，他相信這一點，對於他的芳鄰夏綠蒂是一種爭不得的理由，要她早早定出日期叫他作人類中最快樂的人。

哥林斯先生重回赫得福特縣的事再也引不起彭乃特太太的興趣來了。反之她也和她的丈夫一樣的抱怨得很——真奇怪他不上盧家莊去卻要跑到郎薄恩來；既不方便，又太麻煩。——在她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她恨死了有客人上門，而且戀人們又是世界最討厭不過的人。這些都是彭乃特太太的咕咕嚕嚕，只有在想起資格雷還不回來那種大苦惱的時候纔能把牠們丟開。

關於這件事，攝茵和伊利沙伯也是很不安心。一天天的過去了，還是沒有他的消息，只有在麥兒屯曾經傳過一陣子謠言說他不會回到雷則爾場來過冬。這種消息惹得彭乃特太太萬分有氣，她一聽見就反對，說是最誣罔的鬼話。

甚至於伊利沙伯也有些膽怯起來——倒不是以爲賓格雷不在意——怕的是他的姐妹不使他回來的計畫成功了。雖然這種觀念對於攝茵的快樂很有損害，雖使牠對於賓格雷的堅持性有侮辱，她也不能禁止自己不這樣想。既有兩個沒心肝的姐妹，又有個佔強的朋友，三人努力之外，又加以達綏小姐的吸引力和倫敦的娛樂設備，這一切她怕他那點點眷戀所抵擋得了的。

至於攝茵，她在這種懸懸不定的情形之下所感受的痛苦，自然會比伊利沙伯更利害了。可是無論她所感覺的是什麼，她總是不說，所以在她和伊利沙伯之間就不提到這件事。但是她母親卻沒有這種細膩。她無時無刻不提賓格雷來，訴說自己急於希望他來到，甚至於硬要攝茵承認說假如賓格雷不回來，自己就上了大當。很虧得攝茵始終柔和，倒能够安靜的忍受她這一套。

下下個禮拜一哥林斯先生準時準刻的到了，可是郎薄恩的接待卻絲毫也不及頭一次的週

到。不過他是高興得太過了，用不着那些殷勤，同時在進行戀愛的期間，別人又免得了和他在一塊，對於別人也是很微倖的。每天他差不多整天都在盧家莊，只在別人要睡覺去的時候，纔回郎薄恩來請大家原諒他的不在家。

彭乃特太太的情形的確是可憐極了。只要一聽見這件婚姻的事，她就氣得苦，可是無論走到那兒她又總聽得見這件事。她一看見盧克思小姐就討厭，因為她將來要接她的位置管這一份家，她更是妒嫉的恨惡她。只要夏綠蒂來了，她的結論總是說她在預想接收的滋味；只要那一位小聲音跟哥林斯先生講話，她就相信是在談郎薄恩，以及要等彭先生一死就把她們母女趕出去等等……她痛心的向她的丈夫抱怨這件事：

『真的，彭乃特先生，』她說，『想起來非常之難受，夏綠蒂竟會變成這房子的女主人，而我要被她趕出去，眼睜睜的守着她佔了我的位置。』

『好太太，不要想那些愁死人的事。我們多希望點好的吧。讓我們自己吹噓自己，想着我也許要比人活得長久些。』

這話一點都不能安慰彭乃特太太，所以她不理他還是講自己的：

「我想不得他們會來佔據這地方的事。假如不是依法傳授，我就不在乎。」

「什麼東西你不在乎？」

「什麼我都不在乎。」

「你還不至於那樣麻木不仁，這是我們應該感謝的。」

「凡是關於那件依法遺產的事，彭乃特先生，我絲毫不感謝。一個人怎麼能够把財產不給自己的女兒卻依法遺產給別人，我是不能懂，而且這還是爲的哥林斯先生呢！——爲什麼他比別人更應該享受這個！」

「你自己去決定吧，」彭乃特先生說。

第二十四章

賓格雷小姐的信到了，一切疑團都解除了。第一句就告訴他們說打算在倫敦過冬，結論是替她哥哥道歉，因為在他離開赫得福縣的時候，沒有向他們告辭。

希望絕了，一切都破滅了，插茵勉強讀下去時，裏面除了些甜言蜜語之外，就沒有一點可以安慰她的。大部分都是讚美達綏小姐的。她把她的一些好看的地方說了又說，歡天喜地的誇獎他們的感情是怎樣好，甚至於敢預言頭封信上所提的願望會成功。講到她哥哥在達綏家裏住，也是高興得了不得，同時又像狂喜不過的講說後者在製辦新傢具。

接着插茵就把那封信大部分念給伊利沙伯聽，她默默的聽着，心裏真有氣。一方面既替自己姐姐擔心，另一方面又恨惡那一般人。加綠琳說什麼她哥哥黏住了達綏小姐，她一點也不信。她始終相信他真是愛插茵；又因為自己原來就很看得起他，現在見他這樣隨和的脾氣，又沒有適當的決

斷力，弄得變成了他那些陰謀鬼計的朋友們的奴才，把自己的快樂爲了他們那種朝三暮四的瞎念頭去犧牲，心裏就更生氣，簡直都差不多有些藐視他。如果光是他自己的快樂，那他儘可隨便愛怎麼把牠開頑笑就開，可是他應該知道這裏面包含着她姐姐的幸福在呢。總而言之，這問題一定是想了又想的，可是也一定一點結果都沒有。她想不出什麼別的；而且，到底是賓格雷已經不愛她的姐了呢，還是他遭了那些朋友的干涉壓迫；究竟她是知道攝茵的感情呢，還是不覺察；無論是一樣一回事，他在她的心目中總要因這種變化受到重大的影響，她的姐姐的情形橫豎是一樣，橫豎她的平安已經被人攪亂了。

過了一兩天，攝茵還沒有勇氣把自己的情緒對伊利沙伯講；可是有一天，彭乃特太太又爲雷則爾場和牠的主人着急焦躁了一頓，以後她走了，剩下她們兩人，攝茵真忍不住了，她就說：

「哎，我媽要多能夠自制一下不好嗎！她老喜歡捉他，她不曉得這樣給我多少苦惱。不過我也不會悔恨。這不會長久的。我們會忘記他，還是像從前一樣的過日子。」

伊利沙伯帶着一種不相信的憂慮望着她，不響。

「你不相信我呢，」攝茵大聲說，微微變色，「你真沒理由。也許會像在我所遭遇中別的最可愛的人們一樣，他也會長在我的記念中，但也不過那樣罷了。我無所希望也無所恐懼，更用不着罵他。謝天謝地！我還沒有那種痛苦。所以只要過些時——我總會努力好起來的。」

接着她又用很強硬的聲調說：「立刻我就有這種安慰，就是那不過是我自己一點幻想的錯誤，除了害我自己之外，並沒害別人。」

「我的好攝茵！伊利沙伯叫起來，「你的溫柔和光明坦白，真像天使差不多，我不知道對你說什麼好，我好像覺着自己從來不曾對得住你，或是像你應得的那樣愛惜你過。」

彭乃特小姐竭力否認一切特別的好處，以為這種稱讚都由於她妹妹對她的熱烈感情。

「不，」伊利沙伯說，「這是不公平的。你總要以爲全世界都是可尊重的，我要說確不好，你就傷心。我不過只想說你是個完人，你就跑來反對。放心吧，我不會說得過火的，對於你那種有普遍的善意的權利，我也不會去侵害。你用不着。少有人是我真真喜歡的，至於我說好的人更少了。我經歷的世事越多，就越對牠不滿意。一天又一天的叫我相信人們的品格是矛盾的，表面的點點好處和

見解實在是很靠不住。最近我已經遇見了兩個例子，其一我不去講；另外一個就是夏綠蒂的婚事。那真是說不通的，無論如何都說不通！」

「好妹妹，不要那樣想吧。那樣你一生的幸福就算完了。你忽略了地位和性格間的不同之點。你該想想哥林斯先生的勢位和夏綠蒂那種小心堅定的品格。總要記住她也是個人口多的大家庭裏面的人物；就財產方面來說那也算一頭好親事；爲了別人的原故相信吧；也許她的確對於我們那老表有一種尊敬呢。」

「爲了你的原故，我未嘗不可以努力把任什麼事都拿來相信，可是這種信仰對於誰也不會有好處；假如我相信夏綠蒂對於那人有敬仰，那麼我對於她那見解力的感覺，會比現在對於她的心腸的觀念更壞。親愛的摺茵，你明知道，正像我所知道的一樣，哥林斯先生是個自負的，誇張的，小心眼兒的蠢傢伙，能嫁給他的女人不會是善用腦子的人，這你一定也和我一樣的覺得。即使是夏綠蒂你也不能替她辯護。你不能爲了一個人的原故，把主義和人格完整的意義都改變，更不能硬要叫你自己和我去相信自私是小心，把對於危險的懵懂，當作是幸福。」

「我不能不說你關於兩人的說法都有些過火，」攝茵說。「我希望你以後看見他們快快活活在一起的時候，就會相信這話的。這件事不說了吧。你還提了一件。你舉的是兩個例。我不會誤解你的，可是我求你，好麗梭，不要歸罪到那人身上，不要說你已經看他不起好了，不要那樣叫我痛苦。我們千萬不可很容易的幻想別人是在有意的中傷我們。青年男子是不能怎樣小心週到的。常常是一點事都沒有，就只我們的幻想在作怪。在女人的幻想中的愛慕常常比實際上的更像煞有介事些。」

「男人們就故意作出那番情形。」

「假如那件事是存心安排好的，那是他們不該。可是我不覺得世界上有什麼安排好的詭計，像有些人們那樣想的。」

「我一點都不覺得賓格雷先生的行為，是背後有了安排計畫的，」伊利沙伯說，「可是即使不存心作錯事叫別人難受，也還是會有錯誤和苦惱。粗心大意，不理會別人的情緒，缺少決斷力都會弄成那樣的。」

「你就把那件事歸之於這些中間的任一件。」

「不錯歸之於最後那一點。不過我要是說下去，怕的我說些關於你看得起的人們的話，叫你傷心。隨時能夠停止我的時候就停止了。」

「那麼你一定還是以為他的姊妹們影響了他嗎？」

「正是，和他的朋友是合作的。」

「我不相信。她們爲什麼要影響他？他們只能是巴不得他快活纔對；而且，假如他真是戀我，別的女人是不能得去的。」

「你的第一點就不對。除了快活之外，她們就許還要許多別的；就許巴不得他錢多勢位大；就許她們巴不得他娶個有錢，有勢，身分驕貴的女人。」

「這是無疑的她們的確巴不得他挑上達梭小姐，攝茵答應說：『可是也許那是由於一種比較好的感覺，不像你所想的。她們認識她很久，不像我是最近纔認識，所以如果她們更喜歡她，是一點也不奇怪。不過無論她們要什麼，她們總不能說去反對她哥哥的願望。誰個姊妹覺得可以這

樣自由自便的幹？除非有什麼非常要不得的地方。假如她們相信他戀我，她們不會把我們分開；假如是那樣的，她們要分也分不成。照你想的那種情緒看來，人人都作得又不自然又顛倒，且弄得我難過極了。不要拿這種意見來苦我了吧。我從前雖想錯了，自己也並不為恥——或者至少，只有一點點，比起怪罪他和他的姊妹們那時候我心裏的難受來，真算不了什麼。讓我朝好的方面想吧，朝叫人懂得了的那方面。」

伊利沙伯不能反對這種願望，從此以後，他們中間就不會提起賓格雷的名字來。

彭乃特太太還是每天在奇怪惱恨賓格雷先生不再回來的事，雖然伊利沙伯天天清清楚楚跟她解釋，可是叫她減少憂煩的機會好像還是很少。她的姑娘把自己的疑腸告訴她，使她信自己的話，說他對於攝茵不過是種偶然的普通的歡喜，一離開她就沒有了的；不過雖在聽的時候，她也承認這種話的可能性，一過了那時候，她每天還是有同樣的故事講。她的最大的安慰就是賓格雷在夏天裏一定會回來。

彭乃特先生的態度與此兩樣。「好麗梭，」有一天他跟她說。「你姐姐是失戀了，我覺得我甚

喜她。除了結婚之外，女孩子們喜歡有時失點把戀。那弄得她們有點什麼去想想，同時也使她和那些同伴們有些不一樣之處。幾時是你的分兒呢？被攝茵趕上前太久了，光景你也忍不住吧。你的機會來了。在麥兒屯不有的是軍官，會得傷姑娘們的心的角色。讓魏克翰作你的人吧。他是個有趣的人，他會貨真價實的弄得你爽快。」

「謝謝你，爸爸，可是比他還稍爲討厭點的人對於我也就夠了。我們不能人人都希望有攝茵那種好運氣。」

「真的，彭乃特先生說『不過想起來，無論什麼時候你要遇見有這種之類事，你那慈心愛意的媽，總會極力來大加鼓噪，倒也是種安慰。』」

因爲最近那件煩惱事，郎薄恩府上許多人都很沉鬱。虧得魏克翰來來往往，大有用處，竟把牠趕走了許多。她們常常看見他。除了別的稱道之外，又說他是一般的坦白。從前伊利沙伯聽的那一套，達綏先生所欠他的債，以及他從他所受的那些罪，都公然的承認，也公開的暴露出來；人人都深喜自己從前還不知道這一切的時候，已經是討厭達綏。

只有彭乃特小姐一個人以爲在那件事中間必有可以考慮的情形，赫得福縣的人們還不知道。以她自己那柔和而堅定的公道心，她老是求大家顧及情形，說也許有錯誤——至於別的人卻都說達綏先生是天底下第一個混帳東西。

第二十五章

在高唱着戀愛與籌算着幸福之中過了一禮拜，哥林斯先生又不得不被禮拜六叫走，離開他的芳柳夏綠蒂了。不過他這方面的離愁很不要緊，他在準備迎他的新娘，自然不會太犯相思病；他有理由希望自己下回來赫得福縣時，就會定出他的好日子叫他作世間上最快樂的人。他又是莊莊嚴嚴的向郎薄恩的親戚們告辭，又祝老表們健康和快樂，且許下給她們的父親再寫封感謝的信來。

下禮拜一彭乃特太太很高興的接到了她的弟弟弟婦，這兩位是照例到郎薄恩來過聖誕節的。卡丁納先生是個通情達理紳士樣子的人，無論在教育 and 性質上都比他姐姐強的多。雷則爾場那些女眷們是很難相信的，一個所見不出店門的生意人，竟會這樣的有教養，令人喜歡。卡丁納太太比彭乃特太太和費立普太太小了幾歲，也是個和愛，智慧的優秀女人，郎薄恩的甥女們都喜歡

她。特別是在她和那兩個大的中間，真有種非常的特別關切。她們常常進城去和她住些時。

卡丁納太太到了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散禮物和講說最新的時髦打扮。這個完了之後，她的事就沒有那麼活動了。現在只該她出耳朵就是。彭乃特太太有許多冤冤枉枉的事告訴她，向她訴苦。說是自從去年她弟婦走了之後，她們都遭了欺負。兩個女兒都差不多就要結婚，結果又完了。

「我倒不怪撒茵，」她接着說，「假使可能的話，撒茵就會撈着賓格雷先生了。可是麗綏呵，妹妹！想起來太難堪了，假使她自己不那麼乖僻，她這時已經差不多做上了哥林斯先生的老婆了。他就在這間房子裏向她求婚，她卻不許，結果呢，盧克思太太會比我先嫁個女兒，而且郎薄恩宅邸也就差不多是永遠的遺把人家了。盧克思家的那一窩真是狡猾死了，妹妹。他們都只顧着自己吧。這樣說他們是不該的，但事實是這樣哪。在家裏既是這樣不稱意，在外面又有這種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鄰舍，真弄得我非常可憐的神魂顛倒。不過，正在這時候有你來了，也是極大的安慰，我很喜歡聽你講那長袖子的事。」

從撒茵和伊利沙伯的信件來往裏，卡丁納太太早已大概的知道了這些事，她稍稍應酬了那

位姐姐幾句，爲的憐惜她的姪女們就把談鋒轉到別的事上去了。

及至她和伊利沙伯私下談這問題的時候，她就發表了更多的意見：「這倒似乎是攝茵所要的婚姻，只是可惜弄斷了。但是這樣的事情多着呢。像你所講的賓格雷先生那樣的青年，容易易易的在幾個禮拜裏就愛上了一個美姑娘，等到偶然意外的分開了之後，就又容易易易的把她忘了，這類朝三暮四的事例有的是。」

「論本身這是很好的安慰，」伊利沙伯說，「可是說不上我們。我們沒有什麼偶然意外發生。要說一位經濟完全獨立的人，竟會受朋友的干涉，把自己前幾天瘋狂似的愛着的姑娘捨下，這是很少見的。」

「瘋狂般愛着，這詞語太陳舊了，又靠不住，又不確鑿，弄得我得不到一些實際的情形。常常人用牠來表現乍見半點鐘之後所生的熱情，就如表現那真正的強烈的眷戀一樣。請問賓格雷先生的愛是怎樣的瘋狂呢。」

「我從來沒見過比這更確定的傾心；他漸漸的竟不理別的人，完全給她佔去了。每回他們見

面的時候，一次比一次的像更確定更奇異些似的。在他自己開的跳舞會裏面，因為不肯和別的姑娘們跳舞得罪了兩三位；我自己邀了他兩次，他都不答應。難道還有比這更好的徵象嗎？難道一般的失一禮不算戀愛的精華？

「呵算的！——我猜他感覺到的那種愛是有這種情形的。可憐的攝茵！我真替她難受，論她的性情是不會把這種事馬上丟開的。要是你倒好些，麗梭；你會早早的就啞然自笑了。可是你想我們能勸得動她和我們一道兒回去嗎？改變環境也許有點用處——並且稍稍離家一會也許比什麼都有用。」

伊利沙伯很喜歡這提議，覺得她姐姐是會答應的。

「我希望，」卡丁納太太說，「不要有什麼關於那青年的躊躇影響她。雖然同在城裏我們各有各的地方，親戚朋友也都不同，並且你曉得清楚，我們出去得很少，除非他真的自己跑來找她，要不然，他們差不多是不會見面的。」

「那是不會有的，因為他現在被他的朋友監視着。達綏先生也不會讓他到那種地方去看攝

「好男母，你怎麼想到那兒去了？達綏先生也許聽見過這麼一個報恩寺街，可是如果他有一次到那種地方去，他會覺得就是一個月的洗刷都除不盡他所受的污辱。放心吧，沒有他賓格雷先生是不會動彈的。」

「那更好。我希望他們不會見面，可是摺茵不是和他的妹妹通信嗎？她也許會跑來拜望。」

「她會把這段交情丟到腦後去。」

雖然伊利沙伯假裝得定準的說了這一點，同時又發表了她那更有趣的意見，說人會不準賓格雷來看摺茵，可是她心裏仍然有些掛慮，經過了一番考察，她覺得那不是完全沒指望的。他的愛是有可能，有時她以為也許會復活起來，摺茵的吸引力那種更自然的力量會勝過那朋友的影響。

彭乃特小姐高高興興的應允了她舅母的邀請；心裏倒並沒怎樣的想到那賓格雷一家人，除了希望加綠琳不跟她哥哥住在一起，使她自己可以上她那兒去頑個一半天，不致於有撞見他的危險。

卡丁納兩口子在郎薄恩住了一禮拜；沒有一天沒有宴會，有時和費立普，有時和盧克思，有時

又和軍官們彭乃特太太準備得仔仔細細叫她兄弟夫婦倆總不能安坐在家裏領一次家宴。要是家裏有宴會，就準有某幾位軍官在場——其中每次必到的就是魏克翰先生；碰到這種時候，因為伊利沙伯熱烈的稱道他，使卡丁納太太懷疑，她就留心的觀察他們。由自己所看見的知道他們並不是真正的相愛，可是他兩人都你喜歡我，我喜歡你，這很叫她不安；她決定在自己離開赫得福縣以前和伊利沙伯談這問題，且指出鼓勵這種親近，是很魯莽的。

對於卡丁納太太魏克翰先生另有一種除了他的普通能力之外的方法弄得她喜歡。十多年前，那時她還沒嫁，也曾在德爾比縣他所在的那地方住過了好些時。所以有些人他們兩人都認識；雖然自從達綏的父親在五年前過世了之後，魏克翰就不大上那兒去，可是他還能夠給她一些關於幾個老朋友的消息，比她自己打聽得來的要更新鮮。

卡丁納太太曾到過朋伯爾雷，也深知達綏先生的品格。因此這一點就成了談不盡的題目。她把魏克翰先生所講的瑣瑣碎碎和自己所記得的朋伯爾雷比較，又稱道他那位舊主的德行，這樣她弄得他（魏克翰）和她自己都很高興。聽見現在這位達綏先生待他的情形，她就竭力去回

憶那人作小孩子的時候，那有名的性格，好容易她記起來從前聽說達綬先生是個非常驕傲，脾氣不好的孩子，這名譽和他那種待人的情形也許配合得來。

第二十六章

卡丁納太太和伊利沙伯一有機會私談的時候，就如約的，善意的把自己對她的忠告講出來；忠實的說了自己的意思之後，她又這樣朝下講：

「你是個太明白了的孩子，麗綏，不致於因為別人叫你小心，你就偏去戀愛的；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膽明明白白的說。我鄭重的願你自己要留心在意。某種愛情因為缺少了一點財產，就會顯得魯莽不仔細，你就千萬不要把自己或者想把他捲進那裏面去。我並不是說他不好；他是個極有趣的青年，假使他能夠得那一份他應有的財產，那我想你幹的事就再好不過了。不過事情既然是這樣，你就不可以讓自己的時幻想迷住了你。你是有見識的，我們都盼望你會用牠呢。我相信你父親是信賴你的好品行和決斷的。你萬不要叫他失望。」

「親愛的舅母，你這真是很鄭重的。」

「是，我希望弄得你也鄭重起來。」

「好吧，那麼你用不着擔心。我會自己小心，也會留心魏克翰先生。假如我可以防止得住的話，他就不會愛我。」

「伊利沙伯，你現在就不鄭重。」

「求你莫怪，我再試試看。現在我並不愛魏克翰先生；不，我的確不愛。不過，就我所見到的，他真是最叫人喜歡的人，沒有人比得上——假如他會愛我的話——我相信他還是不愛我的好。我看出了這種愛的魯莽。——呵，那可恨可惡的達梭先生！我爸爸對我的意見叫我覺着極大的光榮，我要是辜負了他真會倒楣。不過我爸爸也是偏向魏克翰先生的。總之，親愛的舅母，要是我弄得你們誰不快活，那我一定是非常非常難受的；不過每天每日我們都看見青年人們只要有了愛，是不會因為沒有錢就不定婚的，既是這樣，那麼假如我心已動，我怎麼能夠叫自己比我一流的人們更聰明些，甚至於我又怎樣會曉得拒絕是聰明事呢？所以，我能够應許你的，除了別太急以外沒有旁的。我不會急於相信我是他的第一個對象。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我不會那樣願望簡單說來我盡力做

去就得了。」

「假如你弄得他不要這麼老是來，也許還好。最低限度你不要提醒你媽請他來。」

「像我那天幹的，」伊利沙伯說，有意識地笑了一笑。「不錯，不那樣幹是更聰明一點。可是別以爲他老是像這樣常在這兒的。這全是爲你們的原故，這禮拜纔接了他好幾次。你知道的媽的意思要她的朋友常常有人陪着。不過真的，拿我的名譽作擔保，我會盡力作那些我認爲是最聰明的事；現在我希望你滿意了。」

她舅母說她滿意，伊利沙伯又謝謝她這種暗示的美意，兩人纔分了手；在這種事情上獻忠告，這是一個妙得很的例子，兩方面都沒有生氣。

在卡丁納夫婦和攝茵走了之後，不久，哥斯林先生就回到赫得福縣來；因爲他住在盧克思家，所以來了也不致於妨害彭乃特太太。他的婚期一天天近了，她現在不但是屈服了說這是免不掉的，而且還再三再四要彭乃特太太說，「願他們也許可以快樂。」禮拜四結婚，禮拜三盧克思小姐來辭行；她站起來告退的時候，伊利沙伯一來聽她娘那些無禮厭氣的祝候聽得不好意思，二來自己

心裏着實的有些感動，就送她走出去。下樓的時候，夏綠蒂說：

「我會常常盼着你的信的，伊利沙。」

「那你一定可以。」

「我還求你一點，你會來看我嗎？」

「我希望我們常在赫得福見面。」

「我像有一陣子不會離開肯特的，所以，答應我到洪斯福德來吧。」

伊利沙伯不好推辭，不過她看不出那兒頭，會有什麼高興。

「三月裏我爸爸和瑪利亞去看我，」夏綠蒂又說。「我希望你參加他們這一行去。真的，伊利沙，我歡迎你，跟歡迎他們誰也不差。」

結了婚，新娘和新郎從禮拜堂門口動身往肯特去。關於這問題人人講的聽的都和平常一樣。伊利沙伯很早就接到她朋友的信；她們的信還是又密又準，期都有；不過要像以前那樣坦白無隱，可不能够。伊利沙伯一寫信就不能不感覺到那種親密已經沒有了，雖然決定作一個通訊員不誤，

全是爲的從前的原故，不是爲的現在。夏綠蒂起頭幾封信，她都盼得很迫切；不過是由於好奇心要看她怎樣講她的新家，喜不喜歡加撒琳夫人，還看她敢說自己怎樣快活；每封信收到的時候，伊利沙伯覺着夏綠蒂所講的，點點都像自己預期的一樣。她寫得很高興，像自己周圍都是安樂，凡所講的，都是她要稱贊的房子，器具，鄰舍，道路一切都合她的意，而加撒琳夫人是最親善最溫和的。不過是哥林斯先生所畫的洪斯福德和洛新寺合理地緩和了一點，伊利沙伯看出來只有等自己去那兒拜訪時，纔能把其餘一切都弄清楚。

攝茵早已有幾句話給她妹妹，報告自己平安到了倫敦；伊利沙伯希望她再寫的時候，能够講點關於賓格雷家的事。

她焦急的等着第二封信，倒底和一般的焦急那樣得了酬報。攝茵到了城裏一個禮拜，沒有看見加綠琳，也沒有收到她的信。不過她解釋說也許她從郎薄恩給她朋友去的信，不知怎麼着丟失了。

「明天，」她又寫，「舅母要上那一帶去，我打算趁此機會上格魯芬羅街去拜望，拜望。」

拜望了，見着了賓格雷小姐之後，她又寫了封信來。「我覺得加綠琳不大快活，」這是她說的，「可是她很高興見我，又罵我說我到倫敦來都不給她一點消息。所以我猜的很對，我那封信她根本沒有收到。自然哪，我問了她們的哥哥的。他很好，不過迷戀達綏小姐得利害，她們總不大看見他。聽說達綏小姐要來吃飯，我很想見見她。因為加綠琳和赫思得太太都要出去，我就沒坐多久。我敢說她們會來看我的。」

伊利沙伯一面看信一面搖頭。她相信只有偶然的意外機會纔能叫賓格雷先生發現她姐姐現在城裏住着。

又過了四個禮拜，撒茵還是沒有提到他。她努力的叫自己相信自己一點也不難受；可是賓格雷小姐的那種冷淡再也瞞不過她了。她每天早上在家等着，等了有兩個禮拜，每天替客人找一個新的不能來的理由，到底她總算出現了；來坐了不到一會兒工夫，而且態度也與以前兩樣，撒茵再也不能騙她自己了。爲這件事，她寫了封信給她妹妹，可以看出她的感覺如何：

「資格雷小姐待我的那一套完全是騙我的，我現在這樣的承認，相信我那最愛的麗綏妹子，會覺得她的判斷比我的高，會贏得高興不過的。可是，好妹妹，雖然事實證明了你是對的，但就她過去的行爲想來，如果我仍然以爲我的信仰和你的疑心來得一樣自然，你就不要說我是固執。我完全不懂她爲什麼要和我好；假如同樣情形再出現的話，我相信我又會受騙的。加綠琳一直到昨天纔來回看我，同時我並不會收到她一字一行。及至她來了，明明白白顯出她是不願意的，因爲沒有早些來，她形式的稍微道了道歉，並沒有說願意再見面，在各方面都大大的變了個人，弄得我在她走的時候，就十分決定了和她斷絕關係。我雖可憐她，卻不能不怪她。她不應該像那樣的特別對我好；我可以放心大膽的說每一點的親熱都是她鬧起來的。不過我還是可憐她，因爲她一定是覺得自己作錯了，同時也因爲我深知她之所以如此，都是由於替她哥哥擔心着急的緣故。我很用不着替我自己多所解釋，固然我們知道這種着急擔心是白費，不過如果她有那種感覺，那就很容易成爲她這樣待我的理由；他既是那麼的值得他妹妹寶愛，所以無論她替他擔的是什麼心，着的是什麼急，都是自然而可愛的。不過她現在還要這樣的擔驚害怕，我不能不覺得奇怪，因爲假使他有絲

毫留戀我的話，我們一定老早老早會面了。由她自己所說的話裏我準知他曉得我在城中；可是由她談話的態度看來，好像她總要弄得自己相信他真真眷戀達綏小姐似的。我是不懂這一套。假如我不怕說得太刻薄的話，我簡直差不多想說這一切都顯得有底面文章。不過我總要盡力趕走一切痛苦的念頭，只想些叫我喜歡的——你的情愛和我舅舅舅母這種絕無改變的仁慈都是。快些給我回信。賓格雷小姐講了些什麼他再也不回雷則爾場，什麼丟了那所房子之類的話，可是並沒說得準定。我們最好是別提牠。關於洪斯福德那些朋友們你得到那樣有趣味的報告，我是極其喜歡。請你同威廉爵士和瑪麗亞去看他們去吧。我相信你在那裏會覺得舒服的。

——你的，（下略。）——

伊利沙伯讀了這封信，心裏未免難受；可是轉念以後至少攝茵不會再上那姊妹兩人的當了，不覺心裏很坦然。現在對於那位作哥哥的的期望，算是完全斷絕了。她甚至於不願意他以後還會跟她姐姐好起來。無論從那方面看去，他的品格都已毫無價值；她真正的希望他會早些和達綏先

生的妹妹結婚，以後依魏克翰的報告，她要弄得他大大的爲那位他所丟了的人悔之不及，這樣算是懲罰他，同時也是可能的於擲茵有利。

卡丁納太太這時候卻把伊利沙伯所應許關於那位紳士的話拿起來提醒她，並問消息如何；伊利沙伯所回答的倒是叫她別母滿意可不是令自己稱心的。他那明顯的傾心已經減少了，也不大注意她，他現在戀慕的是另一個人了。伊利沙伯很留心把這一切都看了出來，可是她能够看出而且寫出並不覺十分痛苦。她的心只稍微有些感觸，她相信假如財產有把握的話，她自己就會變成他的唯一對象，這樣一想，她的虛榮心也得到滿足了。忽然得到了一萬鎊錢的事，是現在那位姑娘所有的一種極端了不起的誘惑使他拜倒裙邊；可是伊利沙伯這一次也許不如上次看夏綠蒂的事那麼見得到，並沒有因爲他要獨立行動就和他生氣。反之，她還覺得是再自然不過的；而且一方面既能揣想到他去她並不費事，另一方面她也覺得這樣對於雙方都是又正好又聰明的辦法，因此倒是非常鄭重的願他快樂。

這一切都對卡丁納太太承認了；把情形報告了之後，她又這樣寫：「親愛的舅母，我現在纔知

道，我從來都不會怎樣戀愛過；因為假如我真的經驗了那種純潔而崇高的熱情，那我現在一定是連他的名字都要厭惡，並且恨不得他諸凡一切都倒霉。可是我的感情不但是對於他很熱忱；甚至於還能公公道道的對待金小姐。我簡直找不出自己有絲毫的恨她，或有毫末的不甘心把她當作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在這種現象中是不會有愛情的。我的留心已經收到了效果了；假使我心亂神迷的愛他，那我自然會惹得親戚朋友們多多的注意，但我卻不能說，因為人家不看中我，就生慚恨之心。重要性有時候得花很大的代價呢。古蒂和李底亞很在意他的缺點，比我更厲害的多。她們在人情世故上還是很幼稚的，還不懂得那種痛心的信念，美少年和普通一樣，也得有點靠着活下去的東西呵。」

第二十七章

天氣有時下雨有時很冷，鄧薄恩家庭也沒有什麼大事出現，不過有時走遠一點到麥兒屯去，一個正月二月，就這麼過完了。三月裏伊利沙伯要到洪斯福德去。她起初原不怎樣想去；可是不久她發現夏綠蒂竟是指望着這計畫，並且漸漸的她自己也學得想起這件事來比較更高興，也更拿得穩。她要重見夏綠蒂的心因為別離更有增加，可是嫌哥林斯先生的心卻因此反而減少了。這計畫又很有新鮮處，而她的家裏既有着那樣一位母親和不投契的妹妹們，也就不是十全無缺的，就為着變換的緣故而遷變一下，自不是討人厭的事。而且旅行又使她可見見攔茵；總而言之，時間來近了，若有一點耽擱她就會心裏不舒服。不過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結果還是按夏綠蒂的計畫定了。她和威廉爵士及他的第二個女兒同行。以後又改為在倫敦住一夜，於是這計畫就算十全其美了。

唯一的痛苦就是要離開她爸爸，他定是捨她不得的，並且他是那樣的不願她走，說到這一點的時候就囑咐她給自己寫信，且差不多許定了接她的信就回她。

和魏克翰先生告辭的時候，雙方都是十分友好的；在男人那方面還更好一些。他目下的追求並不能叫他忘了伊利沙伯曾經是第一個撩起他注意，也是值得他注意的人，她首先就諦聽他，憐憫他，也被他仰慕，他都不能忘記；他說再會，祝她一切歡喜，提醒她撒琳狄波夫人會是怎樣一個人，相信他們兩人對她的意見——他們對無論誰的意見都會剛好相合的，在他這一切表現的態度上，有一種懇切和趣味使伊利沙伯感到自己對他有極端真誠的關切；別了之後，她心裏相信無論他結婚與否，在她心裏他一定永遠是一切可愛與和藹的模型。

第二天她的旅伴們也不是那種能使他遜色的人。威廉爵士和他的女兒瑪麗亞，一個性氣很好的女孩子，可是頭腦空空像乃父一樣，簡直說不出什麼中聽的話，只得聽賞車聲那種的高興聽着他們。伊利沙伯本來喜歡聽無稽之談，可是威廉爵士的那一套她已經太熟了。關於他的引見和騎士道，他再也講不出什麼新的奇聞；而他的禮貌和他的消息一般，都已經腐敗了。

途程不過二十四英里，他們安排好，在中午時到報恩寺街。當他們朝着卡丁納先生的家門前過時，攝茵正在起居室的一個窗口等候他們。走進過道去，她就在那兒迎接，伊利沙伯戀戀的看她的面孔，見她還是照舊那麼可愛又健康，心裏很高興。樓梯上有一隊男女小孩，因為急於要見着他們的表姐就在客廳裏默不作聲，可是又因為一年之久的別離使他們有些害臊，不好意思直接跑下來。總之一切都是歡喜和和善。這一天過得十分高興，早上是忙這忙那買東西，晚上又上戲園子去聽戲。

伊利沙伯於是設法單同她舅母在一起。她們首先就講她姐姐，她仔仔細細的問一些關於她的情形，據說雖然攝茵努力在支持自己，也還是有苦悶的時候；她聽了也吃驚，可也更難受。好在還有理由，希望這情形不會很久。卡丁納太太又把賓格帶小姐到報恩寺街來過訪的詳細情形講給她聽，也告訴她自己屢次和攝茵談的那些話，由那些談話可以看出攝茵是的確從心裏決定跟那些人斷絕關係了。

卡丁納太太於是叫她的姪女告訴她魏克翰先生離棄的情形，同時也稱贊她善於忍受。

「可是，好伊利沙伯，」她又說，「金小姐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果我們那位朋友是個見錢眼紅的角色就糟了。」

「告訴我，舅母，倒底在婚姻的事情上，所謂之見錢眼紅與謹慎的動機有什麼分別呢？到那兒為止就算審慎，從那兒起頭又算貪心？去年聖誕節的時候，你怕我會跟他結婚，因為那樣是沒分寸；可是現在，因為他要把一個有一萬鎊錢的女孩弄到手，你又要說他是見錢眼紅。」

「只要你告訴我金小姐是怎樣一個人，我就曉得怎樣去想。」

「我相信她是很好的。我不知她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可是他從來一點都不注意她，一直等到她祖父死了，她變成了那麼些錢的主人的時候。」

「不，爲什麼他要那樣呢？假使因為我沒有錢，他就不能得到我的愛，那麼，爲什麼他應該和一個跟我一般窮而又不能惹他注意的女子講戀愛呢？」

「可是一有這件事發生，他馬上就去注意她，總似乎有些不雅道。」

「在困難景況中的人，很沒有時間去考慮那些優美的儀節，那是別的人纔看得出來的。只要

她沒有意見，我們何必去管？」

「她的沒有意見，不能夠替他辯護，那不過表明她自己有什麼東西不行——見識，要不就是感覺。」

「得，」伊利沙伯叫起來，「你自己挑吧，他就是見錢眼紅；她呢，就是蠢。」

「不，麗綏，我可不挑那個。你知道，要把一個在德爾比縣經過的青年人說壞，我是很難受的。」

「哦！假如只是那一點的話，對於那些德爾比縣的青年人們我可沒有什麼看得起；至於在赫得福縣住的他們的好朋友，也是高明不了許多。我真討厭他們。謝天謝地！明天我會見着一個一無所長的人，這人的態度見解無一能夠表彰他自己的。總而言之，只有蠢東西纔值得認識認識。」

「小心呀，麗綏；這話含有很大的失望的意味。」

她們又談了一會所看的戲，分手的時候，伊利沙伯被邀請和她舅舅舅母一道去旅行，那預備在夏天的時候開始，這真是想不到的快樂。

「我們還沒有定規到什麼地方去，」卡丁納太太說，「不過，也許到湖上去。」

這種計畫對於伊利沙伯真是再起勁沒有的。她立刻就千感萬謝的答應了。「親愛的親愛的舅母，她高興的叫起來，『多好！多幸福！你給了我新鮮的生命和力量了。告別了失望和氣苦吧。人比起石岸和高山來算得了什麼呢？啊，那時候我們會是怎樣的歡喜！我們回來的時候，一定不會像別的遊人一樣，對於什麼東西都得不到真正的觀念。我們會知道自己到了什麼地方，——我們也會記起所見的一切。湖哪，山哪，河哪，決不會在我們腦子裏攪成一團；在我們要描寫牠們的時候，我們也決不會弄不清他們的地位。我們第一次的縱情表現總得比一般遊人們的要更有趣一點的。」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旅行中的一切所見所聞，都叫伊利沙伯感到新鮮有趣，她的精神也是興致勃勃的；因為頭一樁她姐姐的樣子那樣好，使她完全不用為她的身體發愁，其次去北方旅行的事，也常常叫她想來就高興。

當他們離了大道走入去洪斯福德的小徑時，每一隻眼都在找那牧師住宅，每一轉道，都盼望牠就在自己眼前。他們是沿着洛新寺的籬笆在前進。伊利沙伯記起自己所聽來關於裏面住戶的一切，她不覺微笑起來。

隨後牧師住宅已經看得見了。斜伸到路旁的花園，其中立着的宅子，綠的柵欄，和月柱編的籬笆，一切一切都表示他們到來了。哥林斯先生和夏綠蒂兩人都站在門口，就在人人點頭個個微笑的當中，車子在一條通着正屋的鵝卵石甬路前小門口停下。一會兒他們已是下了車，大家歡喜相

見了哥林斯太太極高興的歡迎她的朋友，而伊利沙伯看見人家這樣親熱的招待自己，也是越來越滿意這次的出遊，馬上她就看出她那位表兄的態度結婚後一點兒也沒改變；他那種拘拘束束的形式禮貌還是那老樣子，在門口的時候他就攔着她問候她的家人，又等她回答了他之後纔放走，這樣鬧了好幾分鐘。於是除了他指出門口的清潔整齊耽擱一點工夫之外，她們也就走進了屋子；一到客廳裏，他又歡迎他們一次，以極其誇張的形式歡迎他們到他的寒舍來，並且豪釐不差的把他太太送上來的點心重獻了一次。

伊利沙伯是打算到了他那種得意情形的；所以當他誇獎那房子的配置，牠的局面和牠裏面的陳設時，她就覺着他是有意講給她聽，要叫她覺得拒絕了他是多麼大的損失。可惜一切的一切雖然都是又整齊又舒服，她卻不能嘆口失悔的氣叫他滿意，她甚至於用詫異的眼光看着她的朋友，希奇她竟能夠跟這樣的人共同生活得那麼高興。有時哥林斯先生說些話，很能使他老婆不好意思，這種時候並不少，而碰見了伊利沙伯總會不知不覺看貝綠蒂一眼。有一兩次竟被她發現了一點點紅暈。不過通常貝綠蒂老是聰聰明明的沒有聽見。大家生在那兒，稱贊那屋子裏的一件件

陳設器具，從碗櫃子到火爐欄，隨後又報告旅行中的一切以及在倫敦的情形；這樣弄了許久之後，哥林斯先生就請他們去花園裏散步，那花園很大，佈置得也好，由他自己專門負責。在花園裏工作是他的一種最高貴的娛樂；同時夏綠蒂也講起這種運動合乎衛生，還說自己儘量鼓勵他這樣作；她說的時候那種神色自若的樣兒真叫伊利沙伯佩服。在那兒他領着他們把每一條路每一條小徑都走到，並且每一點景色都瑣瑣碎碎由他指點出來，一點都不管美是怎麼回事，也簡直連誇獎的時間都不給他們。每一方有多少田園他都能數得出，連最遠的樹叢裏有多少樹他也能講。不過無論他的園子，或這一鄉，或全國有多少好景緻，總比不上洛新寺的景色。那園邸差不多正對他的房子前面，沿邊有一帶樹，樹林開處可以望得見。那是很漂亮的近代建築，聳立在高坡上面。

哥林斯先生本來想把他們還領去看看他的兩個草原；可是那些太太小姐們因為沒有鞋子去抵抗那還不會融淨的濃霜就回了頭。於是威廉爵士陪着他，夏綠蒂就帶他妹妹和朋友看看房子，她十分的高興，也許因為有機會不用她丈夫幫忙這差使的緣故。房子是很小，可是建築得好，也很方便；一切都佈置安排得整齊調和，這使得伊利沙伯稱贊夏綠蒂得了不得。在大家可以忘記哥

林斯先生的時候，她們中間的確有一種舒服的感覺，由夏綠蒂那時候明顯的高興看來，伊利沙伯想他一定是老給她忘掉了的。

她已經知道加撒琳夫人還在鄉下。晚飯的時候，哥林斯先生在座，這話又提起來了，他說：

『對了，伊利沙伯小姐，這禮拜天在禮拜堂你就可以有見到加撒琳狄波夫人的眼福，我不消說你自然是會喜歡她的。她完全是和愛而待下人謙柔，我相信作完禮拜之後，你就會有惹她老人家稍加注意的榮幸。我更知道以後凡遇她老人家賞光請我們的時候，只要你們在這兒，她老人家總是會請到你和我妹妹瑪麗亞的。她對待我親愛的夏綠蒂真是好。每禮拜我們要在洛新寺喫兩頓飯，飯後是從來不讓我們走回來的。老是吩咐她老人家自己的車送。我演說一輛車，因為她老人家有好幾輛呢。』

『加撒琳夫人的確是個尊貴的明達的人物。』夏綠蒂又說，『同時她又是一位極關切的鄰居。』
『實實在在的，我的愛妻，這恰恰是我的意思。她是那種女人，用不着別人太過於敬而遠之的對待。』

晚上大部分的時間都講的赫得福縣的新聞以及一些已經寫在信上了的事；完了之後，回到自己屋子裏，伊利沙伯一個人就考慮起夏綠蒂究竟滿足到什麼地步，她了解她引導她丈夫的技巧，也明白她對付那丈夫的鎮靜，這些她都承認作的非常好。同時她又預想她在這兒的時間會怎樣過去，諸如她們日常娛樂的安靜生活，哥林斯先生那些討厭的衝破（她倆談話），以及和洛新寺來往間的行樂等等。活潑的想像把這一切都解決了。

第二天中午光景，她正在屋子裏收拾準備出去走走，忽然底下一陣喧嘩，像是這一家子都弄慌張了的樣子；聽了一聽，她就發覺樓梯上有人拚命的急急朝樓上跑來，並且大聲叫她。她打開門來碰見瑪麗亞在樓梯口上，急得吐氣都吐不出，直喊她：

「啊，好伊利沙！請你快些到飯廳去吧，那兒有好熱鬧場合看呢！可是我不告訴你什麼事。快些快些，馬上下去看。」

伊利沙伯問也問不出道理來；瑪麗亞一定不肯多說，於是兩人就趕忙跑到那面對着小徑的飯廳裏去，看看是什麼奇跡！原來在花園門口是兩位女客坐在一乘矮矮的四輪馬車裏面。

「就是這一點麼？」伊利沙伯叫起來，「我以為至少也必是幾隻小豬鑽到花園裏去了，原來只不過是加撒琳夫人和她的女兒！」

「噫！好小姐，」瑪麗亞說，很爲她的錯誤吃驚，「那不是加撒琳夫人呢。那老太太是嚴京孫太太，同她們住在一起的；那一位是狄波小姐。你看她。那樣一點小人兒，誰會想到她那麼瘦那麼小！」

「她太不講禮了，爲什麼不進來叫夏綠蒂站在門外那種風地裏。」

「哦，夏綠蒂說她很少進來的。要得狄波小姐進來那是天大的人情呢。」

「我喜歡她那樣子，」伊利沙伯說，忽然想起別的事來。「她看來又是病態的，又乖戾，不錯，她爲他是很好的。對於他，她會是一位很合式的奶奶。」

哥林斯先生和夏綠蒂兩人站在門口跟她們談話；很叫伊利沙伯開心的是威廉爵士，他站在門中間，細細的在體會他面前的偉大，同時一見狄波小姐朝他這面看，他就趕緊鞠躬。

講也沒有什麼可講的；那兩位貴客走了，別人也回屋裏來。哥林斯先生一看見兩位姑娘就恭喜她們好福氣，據夏綠蒂的解釋，因爲明天洛新寺請全體的人去吃飯。

第二十九章

因為這次的邀請，哥林斯先生簡直充分的感到了自己的勝利。他所要的剛好正是那種能力，在他那些早已神往的客人們面前，表白自己那女主人的偉大，同時也叫他們看看她待自己夫妻兩人的禮貌；尤其叫他贊仰不止的是這樣的機會，竟有這麼快就給了他，更可以證明加撒琳夫人對下人謙厚的地方。

「說老實話，」他說，「假如她老人家叫我們禮拜天去吃茶，在洛新寺頭一個晚上，我倒一點不奇怪。以我所曉得的照她老人家平日待人的殷勤，意料中我就知道會有這麼回事。可是誰能想到竟會有這樣的留意關注呢？誰想得到你們剛剛一來，我們就被請去吃飯（而且是全體被請）呢！」

「就我所知關於大人物們的態度，」威摩爵士說，「那是由我所處的生活地位得來的，看來

剛纔的事倒不十分稀奇。在朝廷裏這種優美態度的前例有的是。」

這一整天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們所談的差不多光是到洛新寺去的事。哥林斯先生仔細的告訴他們這樣那樣，房子有多大，多少聽差，酒席是怎樣好，免得那些情形會把他們驚呆了。

女人們要去收拾打扮的時候，他對伊利沙伯說：

「親愛的表妹，不要發愁衣服的事，加撒琳夫人從不在我們身上考究那種服裝的優美，那只有適合於她和她女兒的。我勸你只要把你比較出色的衣服穿上就行了，用不着更好的。加撒琳夫人不會因為你穿得不好就覺得不對。她這人歡喜保存品位之間的分別。」

在她們打扮的時候，他跑到她們門口去了兩三次，催她們快些，因為加撒琳夫人頂討厭等人吃飯的。關於她老人家及其生活態度的這些駭人聽聞的報告，把瑪麗亞盧克弄得怕極了，因為她本來是少在人羣中生活的，她想着去洛新寺進見的事就那麼提心弔膽，正像她父親親見英國國王及王后時所感覺的一樣。

因為天氣很好，他們就爽爽快快的散着步穿過差不多半英里的園林。是凡園林都自有牠的

美和牠的遠景；這使伊利沙伯覺得觀之不盡，可是她倒底不能像哥林斯先生所盼望的那樣被這兒的美景弄得歡喜雀躍；他把那房子迎面的窗戶細細數道，又講說所有的玻璃花了路易狄波爵士多少錢，可是這一切對於伊利沙伯都沒有什麼影響。

他們上臺階進過廳的時候，瑪麗亞是一刻比一刻的膽戰心驚，甚至威廉爵士都不能感覺自如。伊利沙伯卻並沒有什麼。就她所聽來的加撒琳夫人並沒有什麼出奇的才能或驚人的德行使她畏敬，光只是品級高，錢財多，她以為自己還是以見見，用不着心驚膽顫。

在過廳裏哥林斯先生得意洋洋的指出那屋子的勻稱和精美的裝置，隨後從那兒他們跟着底下人們走過一間前廳來到加撒琳夫人，她女兒，以及嚴京孫太太們所在的屋子裏。她老人家非常謙和的竟站起來迎接他們。哥林斯太太早已和她丈夫商量好了由她擔任介紹，所以就免除了許多他認為必要的請求原諒和感謝，這件事總算本本分分的作到。

雖是也曾有在宮廷之上親見過英王，這宏偉的場面竟完全鎖住了威廉爵士，弄得他只敢深深的鞠一躬然後坐在位上一句話不能說。他的女兒簡直是嚇糊了，坐在椅子邊上，不知朝那一方面

看去纔好。伊利沙伯卻泰然行所無事，靜靜的觀察面前的三位女主人。加撒琳夫人是個高大個子，面上輪廓分明，從前也許是很好看的。她的風度並不和善，接待人的態度也不是那種叫人忘掉自己的卑微地位的。雖然沉默不說什麼，她卻也不可怕，可是凡一開口，就帶着一種權威的聲調，顯出她的自以爲了不起來，同時也叫伊利沙伯立刻想起魏克翰先生；根據這天的觀察，她相信加撒琳夫人完全和他所講的一樣。從她的舉止和神色上她覺得她有些像達綏先生。

隨後她就將眼光轉到那女兒身上。差不多和瑪麗亞一樣的吃了一驚，看見她是那樣又瘦又小，這兩位女主之間在身體上在面貌上都沒有相像之處。狄波小姐顏色青白又是病態的；眉目雖不平庸卻也很不起眼；她說話的時候很少，除了小小聲音對嚴京孫太太講點什麼。嚴太太的樣子沒有絲毫特別的地方，而且完全只是注意聽她講話，不敢正眼往遠處看。

坐了幾分鐘，他們都給打發到窗口上去瞻仰外面的景色，哥林斯先生陪着指點給他們看；加撒琳夫人仁厚的告訴他們，說夏天還要更好看些。

酒席果然是很漂亮，所有的聽差，所有的碗碟都和哥林斯先生所講的一樣。並且正像他告訴

過他們的，她老人家叫他坐在桌子橫頭，看來好像他覺得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收穫。他又切又吃，又痛快淋漓的誇獎，每一盤菜都有他和威廉爵士一唱一和的讚來讚去。威廉爵士現在是已經恢復了常態，凡是他女婿說一句什麼他都可以響應，那種態度使伊利沙伯奇怪爲什麼撒琳夫人竟能受得住。可是撒琳夫人似乎很喜歡那種脅肩諂笑的欽佩，她老人家總是極寬仁的微笑，特別是有什麼新奇的菜上桌的時候。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談，只要一開頭伊利沙伯是有得說的，無奈她坐在夏綠蒂和狄波小姐之間。前者是用心用意，在諦聽撒琳夫人，後者是終席都不會向她說一句話。嚴京孫太太主要的就是留心她的狄波小姐怎樣吃東西，逼着她吃點別的菜，又怕她覺得不舒服，瑪麗亞覺得談話不是她的事。那些男先生們除了吃喝，誇讚之外沒有別的。

太太小姐們回到起居室之後什麼也不用幹，就只聽撒琳夫人談話，一直到獻上咖啡的時候爲止，她不斷的談下去。無論說到關於那項問題的意見，她的態度總是那麼斷然無二的樣子，證明她這人的意見是從來沒有嘗過人反對的。她細細末末一點也不客氣的問及夏綠蒂的家務，又告訴她一大堆怎樣料理這些事情的話，告訴她像她這種小家庭一切事情該怎樣調節，牛和家禽

該怎樣去照料，伊利沙伯覺得凡是可供給她機會來教訓人的事，都足以使這位貴大人注意。在哥林斯太太談話之間，她也問了瑪利亞和伊利沙伯一些問題，特別是後者。她並不甚清楚伊利沙伯的來歷，可是她對哥林斯太太說她是個很文雅也頗好看的女郎。她問她有多少個姐妹，是她大或者比她小，問那些姐妹中間有出了嫁的沒有，問她們好看不好看，受沒受過教育，還問她父親有什麼樣的馬車，她母親的娘家姓什麼，這些都不是在一個時候問的。伊利沙伯真覺得她問得無理，可是也鎮靜的答覆她。於是加撒琳夫人說：

「你父親的財產是依法傳給哥林斯先生了。我想，爲你的原故，」轉頭對夏綠蒂，「我是很喜歡，要不然，我看不出什麼理由不把家產交給女的一支，卻依法傳給別人，在路易狄波爾士的家，中可並不覺得那是必要。彭乃特小姐你會彈唱嗎？」

「一點點。」

「呵！那麼總有一個時候，我們會喜於聽你的。我們的琴是非常好的，也許更好，比——那天你可以試試看。你的姐妹們彈唱嗎？」

「有一個會。」

「爲什麼你們不都學？你們應該都學的。韋伯小姐們都彈琴，可是她們的父親收入還沒你父親多——你會畫嗎？」

「不，一點都不會。」

「怎麼你們沒一個會嗎？」

「一個都不會。」

「那很奇怪。可是我想你們沒有機會。你們的母親每年在大該帶你們到城裏來就師纔是。」

「我媽倒也不會反對，可是我父親恨倫敦。」

「你們的保姆已經離了你們麼？」

「我們從來不曾有過什麼保姆。」

「沒有保姆？那是怎麼能行的？五個女孩子在家裏長成卻沒有一個保姆爲着你們的教育，你媽簡直要變成個奴隸了。」

伊利沙伯告訴她並沒有那回事，自己卻忍不住好笑。

「那麼誰教你們？誰管你們？沒有保姆你們一定是沒人理的了。」

「比起有些家庭來，我想我們是的；不過像我們這種人，自己願意求學的，總不會沒有法子。平常老是在鼓勵我們讀書，必要的教師我們也都有。自然那些要偷懶的人是可以那樣的。」

「哦，毫無疑義的；不過那正是保姆所能防止的呀。假如我認得你母親，我就會極其盡力的勸她請一個。我老是說如果沒有堅定而經常的教導，就不用想有什麼教育，而那種教導只有保姆纔能給。有多少家庭都是由我那樣供給牠們的，真了不起。我老是喜歡把年青人好好的安置起來，京孫太太的四個姪女都極高興的得了好位罟，也都是由於我；而且不過前幾天我又介紹了一位青年人，那人不過偶然的被人家在我面前提及，現在那家子很喜歡她呢。哥林斯太太，我告訴過你沒有，昨天麥考夫夫人來道謝我，她覺得蒲伯小姐是個珍寶呢。」加撒琳夫人她說，「你給了我一個寶貝哪。」你的妹妹們都出來了沒有，彭乃特小姐？」

「是的，太太，全出來了。」

『全出來了！——什麼，五個一起出來？真奇怪！你還只是第二個呢，大的還沒出嫁，小的就出來了！你的妹妹們一定是很小的。』

『不錯，我的小妹妹還沒有十六歲。或者她是太小不宜多有交際。可是，太太，真的我覺得因為大的也許不能夠或不想早嫁，作妹妹的就不能有社會交際生活和娛樂，那是太苦了她們了。最後的一個該和最先生的一樣有享樂的權利，而且為的是那種動機不許出場！我想那很不是能夠增進姊妹的感情和優美的心境的。』

『真了不得！』她老人家說：『以你這麼點年紀就有這麼決定的意見了。請問你有多少歲？』

『有了三個成人的妹妹。』伊利沙伯笑着說：『你老人家不能盼望我招認我的年紀吧。』

得到這樣直率的答覆，加撒琳夫人很是吃驚。伊利沙伯也覺得自己怕是世間上第一個和這種尊嚴的魯莽開頑笑的人。

『你不會過了二十，我相信——所以你不用着瞞你的歲數。』

『我沒有二十一歲。』

等到男人們進來了，茶吃完了，打牌桌就擺出來。加撒琳夫人，威廉爵士，哥林斯先生和太太四人打四組牌。因為狄波小姐要頑卡西諾紙牌，兩位姑娘就叨光幫着嚴京孫太太來湊她的角。她們這一桌簡直是太呆板了。除了嚴京孫太太表示她怕狄波小姐受冷受熱，光線太多或太少之外，每一個字都是關於那牌戲的。那一桌可有很多名堂。加撒琳夫人通常都是在講話，指出別人的錯處，也講自己的故事。哥林斯先生的職務就是附合她老人家所說的一切，自己贏了要謝謝她，若是以為贏得太多了，還要道歉。威廉爵士沒說什麼，他是在搜集高貴的名字和故事來充實他的記憶。

加撒琳夫人和她的女兒覺得頑夠了的時候，牌場就散了，要用馬車送哥林斯太太，哥太太也感激的領受，於是立刻就吩咐去套車。這兒大家圍着火，靜聽加撒琳夫人說明天的天氣會怎樣。隨後報說車來了，大家纔停止了受教。在哥林斯先生無數的感謝詞以及威廉先生那同樣多的鞠躬之中，他們離開了那兒。一出了大門，伊利沙伯就被她老表叫着問她對於洛新寺所看見的有什麼意見。爲着夏綠蒂的緣故，她說的比實際的更好一點。可是她雖然費了大勁說了她的意見，哥林斯先生一點也不滿足，於是他不得不很快的就自己肩荷起誇獎她老人家的任務來。

第二十章

威廉爵士在洪斯福德只住了一禮拜，就這個短時期已經夠使他相信他的女兒得到了最舒服的安身之所，並且有這樣不可多得的丈夫和鄰居。威廉爵士在這兒的時候，哥林斯先生天天早上跟他乘着自己的二輪車出去頑，領他去看賞村景。他走了之後，大家都恢復了常態的生活，伊利沙伯謝天謝地，因為這種變換並沒有使她見着那老表的次數增加。早午兩餐之間，他大部分是在園子裏工作或看書，或寫字，有時站在自己的書房窗朝外望，那窗子是朝大路開的。女人們聚集的房子在後面。伊利沙伯起初很奇怪，為什麼夏綠蒂不要把那大飯廳改成起居室，那間房子更大，景象也更好。可是不久她就知道她的朋友這樣作，有個非常好的理由，因為假如她們都聚在一間同樣有趣的好屋子裏，哥林斯先生一定不會肯多踏在他自己屋裏的，她很贊成她朋友的佈置。

從起居室裏她們簡直看不見胡同裏什麼東西。虧得哥林斯先生常常來告訴她們有什麼馬

車在那兒走過，特別是多少次狄波小姐乘着她的小馬車走過去。雖然她差不多每天都來，他也沒有一次不報告的。她常常停在牧師住宅前面跟哥林斯太太說幾句話，可是很少叫人請下車來的。

隔不了幾天，哥林斯先生就到洛新寺去走走，同樣的，他的太太也是不過多少天就覺得該上那邊去一趟。伊利沙伯記起原來他們將來也許還可以分到些別的產業，要不然，她簡直不懂爲什麼要犧牲這麼多時間。有的時候她老人家也光降到他們家來，那時候什麼大小事情都逃不掉她的眼睛。她考察他們的事務，看他們作的工作，有時叫他們用別的法子做，也偵察出他們家裏僕婢的勤惰。假使她答應進一點食物，那好像只是爲的要找出以哥林斯太太這種的人家，她午飯所喫的一塊連骨的羊肉，是不是太豐厚了一點。

不久伊利沙伯發現這位老夫人雖然沒有負擔這個村子裏的治安責任，可是她實在是這教區裏最活動的村長，極其瑣碎的事都由哥林斯先生報告給她，無論什麼時候有什麼鄰巴老們吵架，不安或者太窮苦，她就親征到村裏去解決他們的糾紛，平息他們的怨訴，並且大罵他們一頓使

他們歸於和平和豐足。

洛新寺的邀去吃飯又重演了，是一禮拜兩次。除了威廉爵士不在場，牌桌只有一張之外，每一次都可以和最初那回一樣印板，他們沒有什麼別的宴會。因為左近人家一般生活的情形，哥林斯家還夠不上攀附。這一點對於伊利沙伯倒沒有什麼不好，總的說來，她的生活是過得，很舒服的。常和夏綠帶有半點鐘暢快的談話，這時節天氣又好，她可以常常有戶外娛樂。在別人家大家都到加撒琳夫人那兒去了的時候，她就常常一個人出來，在那園子旁邊一帶樹林底下的綠蔭小徑上散步，那是她所喜歡的，那地方好像除了她之外誰也看不起，在那兒，她覺得可以不去招惹加撒琳夫人的好奇心。

開頭這兩個禮拜，她的日子就這麼安安靜靜的過去了。復活節漸進，節前一個禮拜會有位新人物來參加洛新寺家族，這件事在這小小集團中當然是很要緊的。伊利沙伯纔來不久就聽說達綏先生在幾個禮拜之內會來。雖然她所有的親戚朋友們叫她看着逆眼的沒有多少，他這一來卻在洛新寺團體中新添了一個她最不願見的，不過以他對他表妹的態度來看，她也許可以看出賓

格雷小姐在他身上的計畫是如何的失敗，那是很有趣的。因為加撒琳夫人的確派定了他是爲了她的（表妹）。她老人家談起他來就心滿意足，稱讚他到人間少有的地步。並且聽說盧克思小姐和她自己已經見過他好些次，就差不多好像要生氣的樣子。

牧師住宅裏不久就知道他來了。因爲那天一早上哥林斯先生都在洪斯福德胡同各住宅的左近走來走去，以便得到最早的消息，並且，正值馬車駛入園子的時候，他就鞠了一躬。隨後趕緊跑回家去報告這重大消息。第二天早上他就跑到洛新寺去進謁。需要這種禮數的有加撒琳夫人的兩位姪兒，因爲達綏先生帶了一位費芝威廉大尉，他舅舅——爵士的小兒子同來。哥林斯先生回來的時候，大家很奇怪的發現那兩位紳士也同來了。夏綠蒂在她丈夫的屋裏見到他們穿過大路，她立刻跑到另一間屋子裏去把他們所會有的榮幸報告給姑娘們，又說：

「伊利沙伯爲着這種光降，我謝謝你。達綏先生決不會這麼快快的跑來拜望我的。」

等不到伊利沙伯辭讓這種褒獎，門鈴已經響起來報告他們到了，過一會三位先生都走了進來。打頭的費芝威廉大尉有差不多三十歲，並不漂亮，可是在詞令和容貌上都顯得是個道地的紳

士達綏先生還是和他在赫得福縣時候一樣用一種照例的含蓄態度致候哥林斯太太，對於她的朋友卻無論感覺怎樣，總之是極其鎮定的。伊利沙伯只是對他行了一禮，什麼話都不說。

費芝威廉大尉立刻敏捷而自然的談起話來，像一個受了好訓練的人物，並且談得很高興。他的老表就不然，只是對哥林斯太太說了幾句關於房子和花園的話，以後就坐了好一回，跟誰也不說什麼。不過，過了好一會他的禮貌又恢復起來，對伊利沙伯問候她家人。她也照例的答覆了他。歇了一歇她又說：

「我姐姐在城裏住了三個月。你在那兒都沒碰着她麼？」

她完全明白他沒有，不過想從他嘴裏漏出點關於賓格雷一家和攝茵之間的情形罷了。他說他不幸竟沒有碰着彭乃特小姐，說的時候伊利沙伯覺得他有一點慌張。這話就沒往下再提。男先生們過一會就走了。

第三十一章

費芝威廉大尉的態度大受牧師住宅諸人的欽佩，女人們都覺得有了他，必然使他們在洛新寺的聚集更加快樂。不過他們有好幾天沒接到邀請了，因為那兒既有客人，人家就用他們不着。一直到復活節那天，紳士們到了差不多一禮拜了，他們纔萬分榮幸的受了邀請，那也不過是在出禮拜堂的時候叫她們晚上去頑頑就是。在過去一禮拜中，他們竟沒有怎麼看見加撒琳夫人和她女兒。費芝威廉大尉到牧師住宅來了不止一次，達綏先生卻只在禮拜堂碰見。

自然他們都答應了去。於是在適當的時間，他們就到了加撒琳夫人的起居室參加茶會。她老人家彬彬有禮的招呼他們，可是很明顯的，他們並不是那麼受歡迎，好像她找不着別的人的時候一樣。事實上，她差不多全付精神都在她娃娃們身上，特別是達綏，跟他們說話比對誰都說得更多。費芝威廉大尉像是真正歡喜見她們，他住在洛新寺，心中不免厭煩，碰見任何人任何事，都是

一種可喜的調濟。哥林斯太太的漂亮女朋友更使他特別歡喜。於是他坐在她旁邊，高高興興的跟她談到肯特，談到林得福縣，談到旅行和居家，談到新書和音樂，伊利沙伯在那兒簡直從來不曾受到這種招待過。他們談得那麼興致橫飛，使加撒琳夫人和達綏先生都來注意。達綏的眼睛很快，就時時朝着他們轉，帶着一種好奇的眼光；過了一會她老人家也發生同樣的感覺，可是比他更公開的表示出來，她毫不遲疑的叫：

「費芝威廉，你剛說的是什麼？你們談的什麼事情？你告訴彭乃特小姐什麼話？說給我聽聽。」

「太太，我們在談音樂，」他說，實在不得不答覆了。

「講音樂！那麼大聲響音吧。在所有的東西裏我就喜歡牠。我想在英國就沒有幾個人真能欣賞音樂，或者真有自然審美力比我還更好的。假如我學了，我就會成個名手了。安娜也是這樣，假如她的身體使她能專心的話。我相信她會表演得動人極了。喬治安娜怎樣？達綏。」

講起他妹妹的精華來，達綏先生滿是種親愛的誇讚。

「聽到她這樣的好消息，」加撒琳夫人說，「我真快活。請你替我帶話給她，假如她不使勁練

習，她就不會特別出人頭地的。」

「告訴你，老人家，」他說，「她用不着人這樣說呢。她總是經常的練習。」

「這樣更好。這是不能嫌練得太多的，所以下回我寫信的時候，我就要吩咐她無論如何不能忽略了這個。我常常告訴姑娘們如果不常常的練習，決不會把音樂弄得頂好。我已經告訴了彭乃特小姐好幾次，說她要不老練，她是總不會彈得好的。雖然哥林斯太太沒有琴，我已經告訴她，我們歡迎她天天到洛新寺來，在嚴京孫太太的屋子裏那大鋼琴上彈。你知道在那一塊地方，她是誰都礙不着。」

這位姨母的失禮態度，使得達綏先生頗有些覺得丟臉，他就不答她的話。

獻了咖啡之後，費芝威廉大尉提醒伊利沙伯說她應許了彈給他聽的；於是她立刻在琴上坐下來。他拖了一把椅坐在她旁邊。加撒琳夫人聽了半首歌，就跟先頭一樣，同她那位姪兒談起來，弄到後者拔步走開，以他向來那種審慎態度，朝着琴邊走去，在完全可以看得見那演奏者的地方站住了。伊利沙伯看見他的動作，於是在一方便可以住手時，她就回頭對他巧妙的一笑，說：

「達綏先生，你這麼樣的走來聽，是想嚇我嗎？可是雖然你妹妹彈得那麼好，我也是不怕。我是有一點強項的，永不能讓人家要我怕，我就怕了。越是想嚇我，我的膽子越大。」

「我倒不會說你弄錯了，」他說，「因為你不會真的相信我打算嚇你；並且我幸早已和你相熟，知道你喜歡講一些全不在你腦中的意見。」

這種對伊利沙伯的描寫，使得她痛快的笑起來。她對費芝威廉大尉說：「你表兄會在你跟前把我講成一個什麼寶貝東西，叫你一個字都不要相信我的。我是特別，倒毒，碰見這麼個會發現我的真品格的人，且是在一個特殊環境裏，在那兒我是很希望自己能夠充有信用的人物的。當真的，達綏先生，你把我在赫得福縣丟臉的事都講出來，是很不寬洪大量的，而且怨我吧，也是很不上算，因為牠使得我想要報復呢。那些事我說出來也許會叫你的親戚們嚇一跳。」

「我不怕你，」他笑笑的說。

「請告訴我你有什麼事怪他，」費芝威廉大尉叫起來說，「我要看他在生人們中間怎樣行事。」

「那麼告訴你吧，不過你要準備聽到很可怕的事情。我在赫得福縣第一次看見他是在一個跳舞會裏。你想他在那會裏怎樣做。他僅跳了四次！叫你聽着難受，我很對不起，不過事情就是這樣的。雖然男先生們很少，他還是只跳了四次；並且我的確知道在那兒並不只一位女眷閒坐一邊，沒有舞伴呢。達綏先生，這種實情你不能否認。」

「在那時候，會場中除了我自己一夥的人之外，慚愧我並不認識別的女眷。」

「對了！在跳舞場裏也是不可以介紹什麼人的。喂，費芝威廉大尉，再彈什麼呢？我的手指在等你的吩咐。」

「也許，達綏說，『假如我想介紹的話，我的主意就會打得更好一點；可是我又很夠不上對生人介紹我自己。』」

「好不好我們問問你老表，這是什麼緣故呢？」伊利沙伯還是對費芝威廉大尉說，「好不好我們質問你老表爲什麼一個有見識，受了教育，有經驗的人，夠不上對生人介紹他自己？」

「用不着找他，費芝威廉大尉說，『我可以答覆你的問題。那不過因爲他怕自己找麻煩。』」

「和那些我從來沒見過面的人容易的就談起來，這種本事有些人是有，我是一定不行。我不能像人那麼附和他們說活的腔調，或者裝作對他們的事很發生興趣，我看見有些人是會的。」

「我看見，」伊利沙伯說，「有些女人的手出能在琴上來去得非常精熟，我的可不能夠。我的指頭不能那麼快，也不能有那種樣子的表現，可是我總覺得是我自己的錯，因為我不用心的練習。我可不信我的手指不能像別的女人的那樣彈得更好。」

達綏笑了笑說：「你完全是對的。你的時間用得好了，凡是聽了你的人再也不會覺得還有什麼不滿。我們都是不在生人面前表演的。」

加撒琳夫人又喊起來問他們講什麼，話就打斷了。伊利沙伯立刻又彈起來。加撒琳夫人走近前來，聽了幾分鐘就對達綏說：

「假如彭乃特小姐多多練習，並且能在倫敦找到一位琴師，她是真一點也不差。她很懂得用指頭，不過她的美感倒是跟安娜的不同。假如安娜的身體演練下去，她會變成一個很動人的演

奏家。」

伊利沙伯看着達綏，看他以多少熱忱來贊成人家誇獎他老表；可是無論那時候，或者別的時，她都找不出一點愛的徵象來。由他對狄波小姐的整個行動來看，她頗替賓格雷小姐安心，以為假如她變成了他的親戚，他也許就會和她結婚。

加撒琳夫人繼續的發表關於伊利沙伯彈奏的意見，中間夾夾雜雜的教訓她一些關於表演和審美的事情。伊利沙伯以十分禮貌忍受了這一套。依着男先生們的要求，一直彈下去，直到她老人家的馬車備齊了，要送她們回家。

第二十二章

第二天早上，伊利沙伯正坐在屋裏寫信給攝茵，哥林斯太太和瑪麗亞都到村裏有事去了，忽然門鈴震動，報告來了客人。她沒有聽見馬車聲，心裏想不見得不是加撒琳夫人，這樣有點怕，就寫完了纔一半的信擱下來，預備忘掉一些不相干的盤問，恰巧這時候，她奇怪極了的看見是達綏先生，達綏先生自己一人走了進來。

他看只有她一人，也似乎吃驚。於是對她道歉，說自己這樣莽撞的跑進來，因為想着女眷們都是在家的。

他們坐定後，她問候了洛新寺的人們，以後好像就有完全掉在沈默中的危險似的。所以必須找出什麼來講講。在這當兒，她記起最後一次在林得福縣見面時是什麼時候，同時又很好奇的想法知道關於他們那一次急急的搬走，他會說些什麼，於是她說：

「達梭先生，去年十一月你們離開雷則爾場離得多麼奇突！賓格雷先生看見你們隨後去得那麼快，必是很奇怪，可也是極其合意的；因為假如我記得的確的話，他不過是頭一天纔動身。你離開倫敦的時候，我想他和他的姊妹都很好？」

「正是這樣，謝謝你。」

她的話沒有回答，於是停了一停，她又說：

「我覺得賓格雷先生是不打算再回雷則爾場了的，對嗎？」

「我從來沒聽見他講過。恐怕他是不打算將來在那兒待多少時間。他有好些個朋友。他的年齡也正是朋友交際一天天加多的時候。」

「假如他不打算在雷則爾場待得久，那麼爲着那一帶的鄰里，他應該把那地方完全放棄，使人也許可以弄到一家長久的住戶。不過恐怕賓格雷先生弄那所房子，是爲自己，而不是什麼爲着鄰里左右的方便呢。我們是盼望他，不管留着那所房或是退掉那所房，都應當是爲他自己的便利（而不是爲着鄰里。）」

「假如有合式的可買，他把那地方放棄，是一點都不奇怪的，」達綏先生說。

伊利沙伯不響。她不敢往下再談他的朋友。既沒有什麼話可說，她就決意把找話談的麻煩完全交給她。

他接收了暗示，就開口說：「這像是一所非常舒服的房子。」哥林斯先生初來洪斯福德的時候，我相信加撒琳夫人在這上面頗費了一些心。」

「我相信她是。同時我覺得她也並沒有白費心，那樣感恩戴德的人就不會有第二個。」

「哥林斯先生似乎是在找太太這方面走了好運。」

「對了，真的。她碰着了一位有見識的女人，這種人少有願意娶他的，假如她們娶了他，就會使他快樂。我的女朋友是非常懂事明理的，不過她跟哥林斯先生結婚這件事，我倒不一定以為那是她從來作得頂聰明的事。可是她像非常的快樂；就慎重的方面看來，那種婚姻對於她自然是很好的。」

「她嫁得離親戚朋友這麼近，一定她是很合意的。」

「你說近不是差不多有五十英里嗎？」

「道兒好，五十英里算什麼？不過只要半天多工夫。是的，我說這算近。」

「我總不會覺得這樣距離是這段婚姻的優點。」伊利沙伯叫起來。「我永遠也不會說哥林斯太太嫁得離她娘家近。」

「這證明你離不得赫得福縣。我猜，凡是不在郎薄恩一帶的地方，都會顯得遠吧。」

伊利沙伯覺得他說的時候有點微微的笑。他一定猜她在想到插茵和雷則爾場。她臉上發赤，
回答說：

「我不是說女人不可以嫁得離家太近。遠和近都是相對的，同時也看各種不同的情形而定。如果有的錢，盤費一點都不成問題，遠也沒要緊。可是現在的情形卻不是這樣。哥林斯先生和太太的收入很好，可是供給不起常來常去的花費。我相信即使比現在的距離少了一半，我的朋友也不會說自己嫁得離家近的。」

達綏先生把椅子拖得靠近她一點說，「你不可以有這樣堅強的鄉土感情。你並不能永遠賴

在郎薄恩呵。」

伊利沙伯像有點奇怪的樣子。那位先生知道情感上有點變化，便把椅子拖靠後一點，從桌上拿起一張報紙來看，用比較冷靜點的聲音說：

「你喜歡肯特嗎？」

關於這問題他們對答了幾句，雙方都是平靜簡短的。接着夏綠蒂和她妹妹散步了回來就打斷了。看見閑談，他們覺得很奇怪。達綏先生告訴她們因為弄錯了，使他這樣打擾彭乃特小姐。又待了幾分鐘，跟誰也沒有說什麼話，他就走了。

「這是什麼意思？」他一走了之後，夏綠蒂說「親愛的伊利沙，他一定是愛你。要不然，他再也不會這麼隨隨便便的來看我們。」

可是伊利沙伯把他沈默的情形告訴她。這時候，即使夏綠蒂願望那樣，也不像是那種情形。大家亂猜了一頓，末了只好說他這次來，不過因為找不着什麼事幹。由季節來看，那倒許是實情。野外遊藝已經過了。屋內生活只有加撒琳夫人，書籍，和檯球桌子。男人們是不大喜歡關在屋子裏的。救

師住宅既離得近，上那兒去散步是很爽快的，那兒住的人也很和藹，中表兩位這時期差不多忍不住每天要上那兒走走。他們去總是早上隨便什麼時候，有時一個人，有時兩人一道，碰着他們的姨母和他們一起。明明白白的費芝威廉大尉來，是因為喜歡跟她們湊一塊，這自然使大家都稱贊他。伊利沙伯喜歡跟他在一處，他也明顯的敬慕她，她因此記起自己從前所喜歡的喬治魏克翰來。不過比較起來，她看出費芝威廉大尉不是那麼柔和得動人的。她相信他的頭腦一定受了極好的訓練。

至於達綏先生爲什麼這麼常到牧師住宅來，可不容易懂。不會是因為要和她們有交際生活，他常常一個人坐上十分鐘不開口。說起話來好像是不不得已，而不是要說，這是爲社交規矩而犧牲，自己卻沒有什麼高興在那兒。他顯得真正起勁的時候少極了。哥林斯太太不知道他是怎麼回事。費芝威廉大尉有時笑他發癡，證明他通常並不是這樣，那是以她關於他的知識所不能看到的。她很願相信這種變化是因為他在戀愛，同時戀愛的對象是伊利沙伯，於是她就打起主意來偵查這件事。她們去洛新寺的時候，他來洪斯福德的時候，她總是留心看他，可是並沒有什麼成功。自然他

看着她朋友看得很多，可是那種眼光的表現卻很有靈辯的餘地。那種眼光是誠懇的，而且定睛定意的，可是她常常懷疑是否裏面含有什麼敬慕。有時候那裏面像什麼都沒有，不過是心不在焉。

有一兩次她跟伊利沙伯提，也許他對她有傾愛的可能，伊利沙伯總是笑她。哥林斯太太覺得不該堅持這一點，恐怕惹起一種毫無下落，只有失望的期盼。她知道毫無疑義的，假使她朋友能夠覺得那人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她的厭惡就會消滅。

在她為伊利沙伯計畫，有時她想使她跟費之威大尉結婚。大尉是個最和藹的人，那是沒有比較的。他自然又敬慕她。他的社會地位又是最受歡迎的。不過和這些利益比較起來，達綏先生在教會裏有很大的勢力，那是他老表一絲一毫都沒有的。